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學位論文

Master Thesi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總統當選人之衣尾效應再檢證：

以 2017 年法國選舉為中心

**A Reexamination of the Coattail Effect Created by the President-Elect: The Case of 2017 Elections in France**

指導教授：翁燕菁 博士

Adviser: Dr. Vivianne Yen-ching Weng

研究生：吳文煜 撰

Author: Wen-yu Wu

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July, 2018

## 致謝

本論文從構想階段、討論、修正與校稿到完成皆受指導教授翁燕菁教授的支持與教誨。在翁老師的指導之下，短短十個月的寫作過程中，筆者所獲之處不僅侷限於學術層面，感謝翁老師的耐心與嚴謹，使筆者得以完成階段任務，並藉由論文寫作達到進一步的成長。筆者在碩士生涯的最後一哩路程中，深深體會將論文從無到有的過程，必將經歷挑戰與挫折，但一路上筆者蒙受許多師長及同輩的照顧，讓本文得以問世，筆者致以最深的感謝，在此表達筆者的愛與謝意。

回想在政治大學修讀碩士的時光，可以說是學術生涯中最具挑戰卻也最充實與快樂的日子。特別感謝政治學系的兩位助教—蕙瑋與詠雯助教，在辦公室工讀的日子給予筆者許多關照與歡樂；以及研究所的朋友們—心禹、怡慧、栞尹、楊光、子堯、博智、月晟等，感謝你們與筆者共過甘苦，互相成長，留下寶貴的回憶。

筆者也特別感謝政治大學政治系項昌權獎學金對此研究之部分補助，以及本論文的評審委員—蘇彥斌教授與鐘國允教授。蘇老師對本文的研究方法與設計提供諸多的幫助，讓筆者得以克服量化與統計學的艱困；鐘老師對於法國法律系統與研究方向給予許多輔助與指點，使本文在法律系統補充之處更為完善。此外，筆者也向盛杏媛教授、陳建綱教授與蔡宗漢教授以及張銀珍學姊致上滿滿的謝意，讓筆者在學生階段就得以有機會學習工作上與人際上的功課，受益良多。

然而，再多的言詞都無法確切描述筆者內心的感謝與感動，在此祝福各位。

文煜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 總統當選人之衣尾效應再檢證：

## 以 2017 年法國選舉為中心

### A Reexamination of the Coattail Effect Created by the President-Elect: The Case of the 2017 Elections in France

#### 摘要

2017 年的總統選舉，是法國第五共和以來首次傳統左右大黨皆未晉級決選的特殊選舉。而進入決選的 Emmanuel Macron 與 Marine Le Pen，前者脫離左派新創中間新興政黨 La République En Marche! (LREM)，後者則是法國極右派 Front national (FN) 黨魁。在阻擋極右派當選總統的助力下，Macron 最終以逾 6 成得票率當選總統。借助時勢當選且非代表左右大黨，Macron 短期成軍並改組的新政黨，卻於約 1 個月後的國民議會大選中囊括過半數席次。

法國第五共和新當選總統的衣尾效應，長期為諸多研究驗證。尤其 2002 年起施行之蜜月期選舉，皆成功創造府會一致之局，有效阻止左右共治的發生。相對而言，國會議員亦以支持新當選總統的方式爭取選票，而選民亦呈現以支持新當選總統與否取決國會議員選票。反之，過去的衣尾效應僅發揮在傳統的左右派政黨之間，而來自新興政黨的中間派總統是否得以領導其政黨發揮衣尾效應？

透過檢證 2017 年法國大選，證實衣尾效應在法國確實具有普遍性且不受傳統左右派意識形態侷限，即使新興政黨在舊國會當中沒有任何席次，透過蜜月期選舉時程也得以依靠總統當選人之衣尾效應成為國會最大黨。由此得知，總統大選的結果最為關鍵，傳統的左右派大黨在總統選舉中失利，進而喪失國會選舉的話語權來影響選民是否要支持新總統與否。

「蜜月期選舉時程」下造就的低投票率與反共治政府是使 LREM 成為國會最大黨的主因。此外，本次選舉超過 200 名現任國會議員放棄連任，使原本存有顧客型政治文化的國會選舉更進一步簡化為總統的「第三輪選舉」。

為了檢證本文的假設：「蜜月期選舉時程下，法國總統當選人之衣尾效應具有普遍性」，筆者採用「內容分析法」與「個案研究法」進行驗證。將法國 577 個國會選區列為「分析單位」，並與選舉結果作驗證；另以「個案研究法」深入探討在何種情況下衣尾效應之效力會衰退。

本文證實，法國在「蜜月期選舉時程」下，總統當選人之衣尾效應確實具有普遍性，不論當選人為誰，產生府會一致的政治局面之機率非常高，左右共治再次出現的機率則大幅度下降。

**關鍵字：**衣尾效應、法國總統選舉、法國國會選舉、投票行為、選舉策略



## Abstract

The French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2017 was the very first time in the history of the Fifth Republic that the traditionally major political parties from both left and right wings failed to advance to the final round. The candidates who reached the final round were Emmanuel Macron and Marine Le Pen. The former, a dissenting Socialist, had created his new centrist party, La République En Marche! (LREM), whilst the latter ran her campaign as head of the far right party, Front national (FN). Labelled as “anti-far-right president”, Macron collected more than 60% of the votes, making him the new French president in May 2017. Following this personal victory, his LREM also won more than 50% of the seats at the end of the legislative election held one month later.

The coattail effect of the president-elect under the French Fifth Republic has been extensively studied, especially from 2002 onwards. The “honeymoon” voting schedule has successfully triggered consecutive unified governments and therefore prevented the cohabitation from happening again. The deciding factor that has driven the electorate’s votes is whether or not to support the president-elect. As such, the National Assembly candidates would only need to rely on votes from supporters of the president-elect to win more votes.

The 2017 elections have produced a new phenomenon. Only the traditionally major parties had benefited from the president-elect’s coattail effect in the past. The weight of these parties could weaken the president-elect’s personal influence on the following National Assembly election. However, I argue in this thesis that the coattail effect does not stop with traditional right-left cleavage. In the case of 2017 elections, I found that the president-elect did have the power to collect sufficient votes for a unified government under the “honeymoon” voting schedule.

The 2017 French elections reveal that the president-elect’s “coattail” does have an impact on the legislative electorate beyond the traditional right-left cleavage. Thus the outcome of presidential election is crucial. Major parties that failed 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would lose the power of discourse in the legislative election.

The “honeymoon” voting schedule was the key in explaining why LREM could become the majority in the National Assembly. It has benefited from a low turnout rate and the anti-cohabitation electorate. Moreover, the fact that more than 200 incumbents announced not to defend their seats in 2017 has also reinforced the coattail effect. The legislative election could further be reduced to the president’s “third round” voting.

In this thesis, I approached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and “case study method” to justify my hypothesis; the coattail effect of the French president-elect does have a generalizability under the “honeymoon” voting schedule. I tested all the 577 French legislative constituencies as the “unit of analysis” to check whether the election result would meet the assumption and used the “case study” to observe what might have weakened the coattail effect.

I found that as long as the “honeymoon” voting schedule remained unchanged, the president-elects of France would keep their “coattail effect” to secure a solid majority in the National Assembly. In other words, the chance of cohabitation is slim, no matter who the president-elect is, his/her party will very likely be a majority in the National Assembly.

**Keywords:** coattail effect, French presidential election, French legislative election, voting behavior, election strategy

# 目錄

<b>第壹章 緒論</b> .....	<b>1</b>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1
(一)、 研究動機.....	1
(二)、 問題意識.....	4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章節編排.....	6
(一)、 研究方法.....	6
(二)、 章節編排.....	7
<b>第貳章 衣尾效應對法國總統及國民議會選舉之解釋力</b> .....	<b>1</b>
第一節、 衣尾效應之理論溯源.....	2
(一)、 美國新任總統之衣尾效應.....	2
(二)、 衣尾效應說於美國選舉分析之興衰.....	3
第二節、 法國第五共和之總統化與衣尾效應.....	6
(一)、 2000 年總統任期改革前之衣尾效應適用問題.....	7
(二)、 2002 年起大選後之衣尾效應分析.....	16
<b>第參章 法國 2017 年總統及國民議會選舉之衣尾效應</b> .....	<b>28</b>
第一節、 法國 2017 年大選與先前大選之異同.....	28
(一)、 總統選舉主軸.....	29
(二)、 總統選舉選情分析.....	34
(三)、 總統選舉後之政治重組.....	40
第二節、 衣尾效應是否足以解釋 2017 年國民議會選舉？.....	43
(一)、 正論：什麼樣的情況下 LREM 之衣尾效應會強化？.....	49
(二)、 反論：什麼樣的情況下 LREM 之衣尾效應會弱化？.....	50
(三)、 2017 年國民議會選舉結果與衣尾效應之檢證.....	52
<b>第肆章 結論</b> .....	<b>67</b>
<b>參考文獻</b> .....	<b>1</b>

## 圖表目錄

圖 1、2017 年法國總統大選民調。.....	30
圖 2、衣尾效應強度分類之樹狀圖。.....	50
圖 3、LREM 第一類選區選舉結果。.....	54
圖 4、LREM 第二類選區選舉結果。.....	55
圖 5、第二類選區中，它黨現任者尋求連任失敗比例。.....	56
圖 6、LREM 第三類選區選舉結果。.....	57
圖 7、LREM 第四類選區選舉結果。.....	58
圖 8、2017 年國會選舉現任者選舉結果（不含脫黨轉投 LREM 的 25 名現任者）。.....	59
圖 9、2017 年國會選舉 PS 現任者選舉結果。.....	60
圖 10、2017 年國會選舉 LR 現任者選舉結果。.....	60
圖 11、他黨現任者轉投 LREM 統計。.....	64
圖 12、各政黨現任者選情結果統計。.....	65
圖 13、各主要政黨無勝選經驗候選人當選比例。.....	66



## 表格目錄

表 1、2012 年與 2017 年總統大選候選人與政黨支持者之變化。.....	30
表 2、原現任者放棄競選連任後，第一類選區 LREM 的選情。單位：選區。.....	54
表 3、衣尾效應效力強度之預期與實際結果。.....	69



# 第壹章 緒論

##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 (一)、研究動機

2017 年法國總統選舉，是法國第五共和以來首次傳統左右兩大黨皆在第一輪選舉就慘遭淘汰而無緣晉級第二輪決選。進入第二輪決選的分別是來自極右派政黨 Front national (民族陣線，以下稱 FN) 的 Marine Le Pen<sup>1</sup> (瑪琳勒龐，以下稱 Marine Le Pen) 以及中間派新政治運動<sup>2</sup>En Marche! (前進!) 的創始人 Emmanuel Macron (馬克宏，以下簡稱 Macron)。至於傳統的左派大黨 Parti socialiste (社會黨，以下稱 PS)，則由於時任總統 François Hollande (歐朗德，以下稱 Hollande) 似因執政成績不佳而宣布不競選連任，經過黨內初選後由原教育部長 Benoît Hamon (阿蒙，以下稱 Hamon) 代表參選，但最終遠未達成目標，競選失利。另一方面，原本因 Hollande 執政末期聲勢低迷，而被視為本次選舉最大贏家的右派大黨 Les Républicains (共和黨，以下稱 LR)，其候選人 François Fillon (費雍，以下稱 Fillon) (BBC 2017b; Ifop-Fiducial 2017)，卻在選前被媒體揭發過去的貪汙弊案，衝擊選情。2016 至 2017 大選期間，Macron 的民調從落後攀升至超越原本最熱門的 Fillon 與 Marine Le Pen，終而以第一高票晉級第二輪決選。

眾所周知，法國的兩輪絕對多數決選舉制度使得極端陣營候選人不易當選，但 2017 年總統大選中，卻沒有任何左右大黨候選人進入第二輪決選。如此局勢使人不禁懷疑，總統當選人是否仍得發揮衣尾效應，或是法國將走向新的左右共治 (cohabitation)？第二輪決選結果出爐後，Macron 以 66.1% 得票率當選為法國歷史上第 25 位總統，法國第五共和第 8 位總統。這位被譽為繼 Napoléon Bonaparte (拿破崙) 之後最年輕的法國領導人，並未以當選總統為唯一目標 (BBC 2017a)。緊接而

---

<sup>1</sup> 台灣一般譯為「瑪琳勒龐」。為統一及簡化用語，並利於文獻關聯，凡英法語姓名以下僅於首次提及而台灣有固定或常見譯法時附上華語，其餘則皆以其外文姓氏稱呼之。

<sup>2</sup> En Marche! 並非傳統政黨 (parti politique)，而是以政治 (選舉) 參與為目的之跨黨派結盟運動 (mouvement)，參見本文頁 39 之討論。

來的國民議會 (Assemblée nationale) 大選中，由 Macron 一手創建的 La République En Marche! (共和前進!)，以下稱 LREM)<sup>3</sup>及其結盟友黨 Mouvement démocrate (民主運動聯盟，以下稱 MoDem)，聯手獲得國會 577 的席次中的 350 席。BBC (2017a) 即以 Charles de Gaulle (戴高樂，以下稱 de Gaulle) 之後，法國最有聲望的總統，來比喻 LREM 在國會選舉中的勝利。如此優異的選舉成績居然是來自成立僅一年的新政黨，在缺乏其他傳統政黨所既有的政治資源與網絡，LREM 如何獲得選民的支持？從文獻中可以初步推測，法國的蜜月期選舉時程與選民特徵與此選舉結果有很大的關聯。新總統挾其勝選時的高人氣來幫助之後的國會選舉選情，此種現象被稱之為「衣尾效應」(coattail effect; 郝培芝 2014)。值得追究的是，衣尾效應理論源起於美國，但如今在法國的影響層面比起美國來深遠，且自 2002 年以來影響更是顯著。學者一致指出，其中主因在於選舉時程的改變，過去有許多學者就法國的蜜月期選舉時程作深入的探討與研究，如 Gschwend and Leuffen (2003; 2005) 便以蜜月期選舉時程下的選民投票行為作探討；Russoa, Dolezb and Laurenta (2013) 以蜜月期選舉時程與法國國會選舉的國家化指數之關連作為研究；郝培芝 (2014) 提出法國選舉時程的改變與政黨體系的演變有密切關係。

上述的文獻都是針對 2017 年以前的選舉，雖有助於我們認識法國第五共和直選總統與蜜月期選舉所造就的權力分立關係，但還需要確認是否亦能適用於解釋 2017 年 LREM 的勝選。尤其，研究主要奠基於左右兩大黨的競爭，就總統當選人對國會議員選情的衝擊，衣尾效應與兩大黨體系的影響似乎難以切割。此外，面對 2017 年選舉的特殊性，亦即傳統政黨失去民意支持以及極端政黨與新興政黨掌握選舉話語權等現象，現有研究亦有加以補充驗證之需。本次選舉的特殊地位使許多政治學者進行探討之，例如，Magni-Berton and Robert (2017) 以法國選民投票行為的改變來解釋 2017 年的選舉；以及 Evans and Ivaldi (2017) 以「蜜月期選舉時程」為主因再度確立法國總統「衣尾效應」的普遍性，但兩者並未深入討論法國在 2017 年大選中現任國會議員放棄連任的影響，以及國會議員在總統大選後的政治行為與總統衣尾效應之關聯等等；又 Paparo (2018) 以「兩輪絕對多數決」的選舉制度因素，以及 Macron 成功以反

---

<sup>3</sup> 共和前進! (La République En Marche!, LREM) 成立於 2016 年 4 月 6 日。成立最初名為前進! (En Marche!)，在 2017 年國會大選時改為現名。

極端勢力的共和國力量來獲取更多選民的支持認為是本次選舉勝選的原因；Michel (2018c, 115-116) 特別關注本次選舉選民「棄權」與「廢票」比例攀升的現象，如此是否造成 LREM 在國會選舉的成功極大化，且強調藉由本次選舉再度確認國會選舉淪為對總統的「再認可」複決；Emanuele, De Sio and Elie Miche (2018) 由本次選舉的主要議題與選民意識形態之連結進行探討，了解重要議題與爭議性議題由極端勢力所掌控，進而主導選舉話語權；此外 Emanuele (2018) 更針對本次選舉的特殊性以及爭議話題之顯著性來談討第五共和傳統的左右派意識形態是否面臨轉型；De Sio and Paparo (2018, 99-102) 則認為 Macron 與 Marine Le Pen 進入決選的主因分別在於候選人本身形象，以及成功掌握重要突出議題等因素。

Magni-Berton and Robert (2017, 489-491) 認為法國選民近年來的投票行為開始轉變，主因在於「選舉時程」的改變所致，蜜月期選舉時程造成選民疲勞，使得選民在國會選舉時傾向棄權。Evans and Ivaldi (2017, 327) 也提出相關的論點，如蜜月期選舉時程下，會繼續參與國會選舉的選民又以支持總統的選民為多數，如此也使總統政黨可獲得更多的紅利。雖然本次選舉被媒體評論為中間力量與極端力量的抉擇 (BBC 2017f)，Emanuele, De Sio and Elie Miche (2018, 63-64) 則進一步將本次選舉的主要話題詳細觀察後分成「法國議程」(French agenda) 與「時代思潮」(Zeitgeist) 兩者，前者代表具有選民高度一致性的項目，後者則為特定敏感議題(如移民政策)，他們認為本次選舉仍然係以傳統的左右派意識形態為中心，只是極端議題被極端政黨所掌握進而激化罷了 (Emanuele 2018, 91-96)。如同 De Sio and Paparo (2018, 99-102) 的論點，Marine Le Pen 成功掌控極端議題的話語權，而 Macron 則以中間溫和派的形象相對應，然而第五共和以來的左右派意識形態光譜並未改變。

綜觀上述學者及其研究對 2017 年法國選舉研究的貢獻良多，但仍然缺乏解釋國會選舉中傳統兩大黨之「現任者優勢」的衰退之因。Costa (2011, 3; 2012, 296) 指出過去法國國會議員善用「兼職」地方官員來增加自己的連任機率等政治行為，在本次選舉中也不再適用，現任者連任成功率也不如 Costa 所述的顯著。2017 年起法國正式禁止國會議員兼職地方官員，此舉也造成多位現任議員宣布放棄連任，如此是否使得 LREM 在國會選舉中夠具有優勢？以及以傳統左右派政黨為多數的舊國會中，在本次選舉中頓然失去選舉的話語權後，是否也連帶影響其國會選舉，使得連任成功率大幅

下降？此外，LREM 的崛起是否與 PS 的衰退有關、以及衣尾效應是否適用於包含海外領土的全法國選區等等均缺乏相關文獻深入探討之。

甚者，若「投票行為」、「選舉時程」、「選舉制度」、「國會選舉地位」、「意識形態」，乃至於「候選人形象」等理論觀點都成為理解 Macron 與 LREM 成功的途徑，則吾人該如何解釋 LREM 在被視為「總統第三輪選舉」的國會選舉中（Gschwend and Leuffen 2003; Gschwend and Leuffen 2005; Lazard 2009; Sauger 2009; Dupoirier and Sauger 2010; Costa 2012; Evans and Ivaldi 2017; Magni-Berton and Robert 2017; 郝培芝 2014），某些選區卻因此落敗？因此，本文試圖從理論原點出發，穿越法國第五共和歷史脈絡，建構更完整的框架，以解釋並探討 2017 年法國選舉的特殊性與總統當選人之衣尾效應的普遍性。其中，左右派傳統政黨支持度的下降，尤其構成 2017 年選舉異於過往大黨主導之選情，若能確立衣尾效應的關鍵性，則本次選舉甚至將對日後法國政黨競爭方式，開啟新的觀察角度。

## （二）、問題意識

法國自 2002 年以來的蜜月期選舉時程都得以創造出總統與國會多數同黨的局面，學者將此主因歸納為選舉時程所致（Gschwend and Leuffen 2003; Gschwend and Leuffen 2005; Evans and Ivaldi 2017; Magni-Berton and Robert 2017）。因蜜月期選舉時程增加選民的選舉疲勞，以及多數選民期待府會一致，使得總統的政黨在稍後的國會選舉中得以獲得多數席次，而總統也因此得以擁有國會多數的支持，成為政治實際領導人。

除了選舉時程之外，法國的選舉制度也具有關鍵的影響因素。法國採取的兩輪絕對多數決選舉制度意謂著候選人必須獲得過半數的選民支持，或者不反對的形況下才得以當選，如此便解決了「低度代表」的問題（王業立 2006）。因此在總統第二輪選舉中，候選人便會試圖去吸引其他選民的選票，來增加自己當選的機會，依照「中間選民理論」，越偏激的候選人就越難從其他意識形態光譜間吸引更多選票（Black 1948, Downs 1957）<sup>4</sup>。Paparo（2018）便指出第二輪選舉對 Macron 最為有利，成功

---

<sup>4</sup> 中間選民理論最早為美國政治學者 Duncan Black（1948）所提出，他認為在兩黨制的政黨體系中，若能獲得勝選，則必須朝意識形態的中間靠攏，方能吸引多數選民的支持。雖然法國政黨體系與兩黨制

吸引其他政黨支持者的選票。將 Paparo (2018) 結合 Gschwend and Leuffen (2003; 2005)、Evans and Ivaldi (2017) 和 Magni-Berton and Robert (2017) 的論點，便可得知因「選舉時程」與「選舉制度」等制度因素，導致「投票行為」的轉變，使總統衣尾效應受到強化。

但過去衣尾效應僅發生在傳統左右大黨之間，究竟一個新的政黨是如何在稍後的國會選舉中囊括絕大多數的席次，便成為值得探討的現象。更何況，2017 年的國會選舉中，LREM 的候選人超過一半為政治素人<sup>5</sup>。政治素人往往缺乏足夠的知名度及政治經驗，他們如何獲得選民的青睞進而當選？是否藉著 Macron 當選時的高人氣與聲望來拉抬國會選情，依靠總統的衣尾效應而獲勝？這次選舉是否解釋了總統的衣尾效應之影響力不會僅限於傳統左右大黨之間，只要任何人當選為法國總統，不論其政黨年齡或意識形態，在蜜月期選舉時程之下，都會發揮其衣尾效應？而衣尾效應的效力又會受到那些情況有所增減？如多位現任國會議員放棄連任，還是選民的投票行為有助於總統衣尾效應的強化？

若衣尾效應確實為 LREM 獲得國會最大黨地位的主因，則吾人該如何解釋為什麼有些選區衣尾效應會失靈？是否與「選區特徵」有所關連？自文獻回顧約略可整理出下列疑問：首先，Paparo (2018) 認為第二輪選舉對 Macron 有利的論點，是否適用於國會選舉？法國國民議會有 577 個選區，平均每個選區人口數為 12 萬 5 千人、註冊選民數為 8 千人 (Costa 2011, 3)。如此緊密的國會選區劃分，是否使得極端政黨得以在國會選舉中突破選舉制度的限制，特別是在鄉村選區？此處則應和 Emanuele (2018) 的觀點：Marine Le Pen 的支持者主要散布於鄉村法國，主因在於鄉村的低度工業化程度及保守的意識形態與 FN 的立場較為接近。但此一觀點是否得以套用在國會選舉中？換言之，FN 在鄉村選區是否確實較容易勝選，亦待檢證。而自 2002 年以來規律的蜜月期選舉時程，除了國會選舉地位受到改變之外，法國的政黨體系似乎也開始轉變。郝培芝 (2014) 觀察法國進入 21 世紀以來，因採用蜜月期選舉時程，使得政黨體

---

的美國有所差異，但在第二輪決選中，候選人必須獲得多數選民的支持，在此情況下越極端的立場則越不容易被多數選民所認同，因此極端候選人要在兩輪絕對多數決制度下勝選是不太容易的 (王業立 2006)。

<sup>5</sup> 本文對「政治素人」的定義源自於 LREM 所聲稱者，參見第參章。

系由兩大多小轉變為偏向兩黨制為基調的政黨競爭，且蜜月期選舉時程下，國會選舉對總統選舉中的第一及第二黨有利，如此的論述為何卻與本次大選有所不同，且過去的兩大黨 PS、LR 何以在本次選舉中紛紛落敗？

本文試圖探索本次選舉的特殊性，並嘗試解釋 2017 年 LREM 的成功是否可歸功於總統的衣尾效應所致、又衣尾效應在哪些情況下會失靈、傳統左右派政黨是否面臨政黨解組、法國第五共和的意識形態競爭，及國會選舉與國會現任者的優勢是否受到挑戰等等探索與檢證。

## 第二節、研究方法與章節編排

### (一)、研究方法

欲探究法國總統、國民議會議員這樣的一級選舉中，衣尾效應是否已脫離傳統左右大黨之限制，而更接近總統個人影響力，本文必須先面對理論背景上的挑戰。首先，衣尾效應理論出自美國經驗，須藉由文獻開發其內涵；其次，衣尾效應之於法國第五共和，還涉及選制變遷前後不同的法國，亦須借重現有研究確立其異同。因此，本文在理論探討部分，採用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作為主要的研究方法。

換句話說，本文將不僅限於法國第五共和之衣尾效應探討，亦將溯及其理論背景，針對美國總統的衣尾效應之理論緣起與衰退同步探討，解釋為什麼衣尾效應在美國被視為缺乏普遍性，反觀在法國卻越來越多學者認同總統衣尾效應的影響力。如此對照，更能突顯衣尾效應理論對法國選舉的解釋力。而對於法國第五共和以來的總統角色定位自 1962 年起開始轉變，總統儼然成為法國最有權力的職位，但面對總統與國會的任期不一、選舉時程之交錯，可能造成總統與國會多數不同黨的局面。第五共和憲法賦予總統「解散國會」之權，成為新上任總統解決總統國會雙重多數困境的手段之一。反之，新改選國會將迫使時任總統進入左右共治，此時總統權力將大幅度受限縮。為了避免左右共治再度出現，自 2002 年起的蜜月期選舉時程安排，進而鞏固總統為中心之政治文化。此外，選民的投票行為，以及國會選舉與國會角色乃至於政黨體系也因此轉變。就上述現象，本文將進行文獻統整與分析。相關的參考文獻包括：學

術論文期刊、學位論文、研討會論文、專書、新聞報導以及網路資料等，主要以文字敘述說明之，必要時以圖表呈現之。

而為了驗證藉由文獻分析法所建構的理論架構，本文第二部分則以內容分析法（textual analysis）與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 method）相輔而成。本文將以法國 2017 年國會選舉 577 個選區作為分析對象，將衣尾效應效力正反分為正論與反論兩部分。檢證衣尾效應正論的選區時，以「現任者是否參選」與「LREM 候選人特徵」兩者間的相互關係對衣尾效應之效力強度進行歸納排序，衣照效力強度大小分為四類：（1）LREM 候選人有勝選經驗且選區現任者放棄連任、（2）LREM 候選人有勝選經驗但選區現任者競選連任、（3）LREM 候選人無勝選經驗且選區現任者放棄連任、（4）LREM 候選人無勝選經驗但選區現任者競選連任，隨後依據選區的衣尾效應強度假設與實際選舉結果相比驗證之，並進行分析；而在衣尾效應效力最強的第一類選區中失敗的選區，以個案研究法探討為什麼 LREM 候選人會失敗。另外，將失業率高及法國海外領土選區設為衣尾效應的弱化選區，即衣尾效應的反論，除了「現任者是否參選」與「LREM 候選人特徵」外提供另一種探討途徑<sup>6</sup>。

## （二）、章節編排

本文以法國政治為研究標的，因此亦參考法式論文之兩段式寫作，以正反論對照為基礎，建立「理論架構—案例檢驗」之論述模式。兩段式寫作在臺灣碩士論文中較為罕見，但對本研究之結構甚為合適，故擬嘗試採用之。其中，理論架構即第貳章，而案例檢驗則為第參章，另搭配第壹章之緒論，以及第肆章之結論。因此，本文章節安排如下：

### 第壹章、緒論

緒論部分包含研究動機、問題意識、研究方法以及章節編排說明。各節安排如下：

####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

<sup>6</sup> 筆者特別感謝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蘇彥斌副教授對此研究方法的指導。



「衣尾效應」源起於美國，而為何衣尾效應在晚近的美國政治學者當中討論度不如以往，反而是在法國受到更多學者的重視與探討？有若干政治學者指出此現象起源於 21 世紀開始，法國採用新的選舉時程所致。蜜月期選舉時程不僅改變選民的投票行為，也改變國會選舉的地位，使得呈現以總統為中心的政治文化受到強化。

但過去衣尾效應僅限於傳統左右派大黨之間，而 2017 年的大選是法國第五共和以來最具獨特地位的一次選舉。究竟一個新興政黨能否延續過往的衣尾效應為本文所探討的主要原因。

(一)、研究動機

(二)、問題意識

第二節：研究方法與章節編排

為了檢證總統衣尾效應的有效性，本文以「內容分析法」與「個案研究法」分別探討 LREM 在國會選舉中是否受到總統衣尾效應的影響，特別是無勝選經驗候選人的選舉情況，並與他黨無勝選經驗候選人選情作比較。

分析對象為法國 577 個國會選區選舉結果，而針對衣尾效應效力應為最強卻失效的選區作個案研究，深入探討衣尾效應失敗的原因。

(一)、研究方法

(二)、章節編排

第壹章、衣尾效應對法國總統及國民議會選舉之解釋力

理論架構部分，從衣尾效應理論之緣起與其在美國的演進興衰談起，探討衣尾效應對法國總統及國民議會選舉之解釋力，並證立衣尾效應適用於法國第五共和現制的原因。本章以為何衣尾效應之效力在法國得以逐

年增長、第五共和總統角色變化、國會議員與選民的政治行為等為主要闡釋標的。各節安排如下：

### 第一節：衣尾效應之理論溯源

從衣尾效應理論之發源地—美國探討該理論的相關背景。而隨著美國總統選舉與國會選舉間的相關性逐漸下降，以及政黨組織的轉變使得衣尾效應逐在美國不受到重視。本節進行歷史背景詳細分析之。

(一)、美國新任總統之衣尾效應

(二)、衣尾效應說於美國選舉分析之興衰

### 第二節：法國第五共和之總統化與衣尾效應

2000 年後衣尾效應在法國開始受到政治學者的重視與探討，主因在「選舉時程」的改變。本節探討衣尾效應與法國在選舉時程改變前後的各次大選分析，及第五共和憲政運作總統化之現象。

(一)、2000 年總統任期改革前之衣尾效應適用問題

(二)、2002 年起大選後之衣尾效應分析

## 第貳章、法國 2017 年總統及國民議會選舉之衣尾效應

案例檢驗部分，為驗證法國 2017 年總統及國民議會選舉之衣尾效應，須確立 2017 年法國選舉的特殊地位，以及對衣尾效應的再次檢證以證明其影響力；隨後以內容分析法進行理論假設驗證，並在衣尾效應效力應為最強卻敗選的選區中，以個案研究法深入探討之，另探討在什麼情況下衣尾效應會受到弱化。各節安排如下：

### 第一節：法國 2017 年大選與先前大選之異同

本節將深入探討造成本次選舉不同於以往的原因何在，以及傳統左右派大黨的出局是否與法國選民意識型態的轉變有所關聯，是否可能造成第

五共和的政黨面臨政黨解組？又或者僅是傳統左右派大黨受到選民回溯性投票的懲罰，以及極端政黨掌握選舉重要議題？

(一)、總統選舉主軸

(二)、總統選舉選情分析

(三)、總統選舉後之政治重組

第二節：衣尾效應是否足以解釋 2017 年國民議會選舉？

本節正式探討衣尾效應在本次國會選舉中的影響力。LREM 的無勝選經驗候選人在本次選舉中獲得重大勝利是否與衣尾效應有所關聯？而其他政黨的無勝選經驗候選人表現又是如何？現任者的優勢是否持續存在？及海外選區是否有不同之處？

(一)、正論：什麼樣的情況下衣尾效應會強化？

(二)、反論：什麼樣的情況下衣尾效應會弱化？

(三)、2017 年國民議會選舉結果與衣尾效應之檢證

## 第參章、結論

結論，將本文的理論架構與實證結果進行統整與評析。

## 第貳章 衣尾效應對法國總統及國民議會選舉之解釋力

2017年4月23日，法國總統大選第一輪選舉結束，選民必須在 Macron 與 Marine Le Pen 之間做選擇。雖然 Marine Le Pen 的反移民、反全球化、反伊斯蘭化及守護法國傳統價值等口號，似乎成功吸引不少極端、低收入及失業的選民（Sandford 2017），但極端的色彩仍然無法獲得絕大多數選民的支持。反之，Macron 則以「法國唯一的親歐力量」以及「中間派」自居（BBC 2017i），成功獲得絕大多數選票支持。2017年5月7日，法國舉行總統第二輪選舉，Macron 以 66.1% 的得票率當選（Ministre de l'Intérieur 2017）。但在法國的憲政體制下，總統能否擁有實質政治權力，取決於是否贏得國會多數的支持，也就是總統的權力大小將取決於其所屬政黨或政黨聯盟能否獲得國會多數席次（Gschwend and Leuffen 2005）。而當時甫成立僅一年的 LREM，能否在一個月後的國會選舉中打敗傳統左右大黨拿下國會多數，便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BBC 2017b）。

法國自 2002 年以來的蜜月期選舉，皆成功造就總統與國會多數同黨的局面，政治學者便將此歸功於總統的「衣尾效應」。而一般咸認，因法國選舉採取「兩輪絕對多數決」（runoff election /scrutin uninominal majoritaire à deux tours），過去能當選為總統的政治人物均來自於傳統左右大黨，如以 PS 為代表之左派或屢經更名而現稱「共和人」（Les Républicains, LR）之右派<sup>1</sup>，因此衣尾效應的影響範圍也就落在這些傳統大黨之間。衣尾效應是否可能突破左右大黨結構？2017 年的總統當選人來自一個年僅一年左右的新政黨，且在政治光譜上將自己定位為中間派（BBC 2017i），這樣年輕且意識形態中立的政黨，為什麼可以在一個月後的國會選舉中也順利打敗傳統左右派政黨，囊括過半數的席次？甚至吸引許多政壇老面孔加入 LREM？

為尋求有效解答，本章將從理論與歷史的脈絡中，嘗試完整架構理論背景。第一節針對衣尾效應理論，藉由文獻回顧探討衣尾效應如何「生於美國、用於法國」。第

---

<sup>1</sup> 共和黨（Les Républicains, LR）於 2015 年成立，成為繼承右派戴高樂人士的新政黨。LR 做作為戴高樂人士的傳承，繼承過去的保衛共和聯盟（Union des démocrates pour la République, UDR）（1968-1976）、共和聯盟（Rassemblement pour la République, PRP）（1976-2002）與人民運動聯盟（Union pour un mouvement populaire, UMP）（2002-2015）等右派政黨。

二節則將回顧法國第五共和總統直選後的歷次國民議會大選，跨越選制的改革進行比對，以確立 2017 年總統及國會大選的特殊性與個案研究價值。

## 第一節、衣尾效應之理論溯源

衣尾效應，又稱「衣擺效應」（林長志、黃紀 2007, 3；陳明通、楊喜慧 2016, 114-119；王蓓潔 2017, 57）、「燕尾服效應」（游盈隆 2004, 161-167）或「裙擺效應」（王維芳 2002, 69；施奕任 2009, 145），新當選的總統如同燕尾服的裙帶般，間接影響國會選舉的選情。本文採用衣尾效應一詞，在於「衣尾」雖指燕尾服的衣擺，但單以燕尾服表達則稍嫌未能表現「背後牽動」的意涵，而裙擺則可能在華語中產生「裙帶」之聯想。雖不否定其他翻譯方式的信與達，但權衡本文表達所需，仍採「衣尾效應」之翻譯。

### （一）、美國新任總統之衣尾效應

陳明通（2016, 113）指出，最早研究總統的衣尾效應的學者為統計學家 Louis H. Bean（1948），他以「拉抬的力量」（pulling power）來形容總統的衣尾效應如何幫助同黨議員獲得勝選。Mondak（1990, 265-266）簡要以「總統選舉的選情將影響國會選舉的選情」，將支持者投票行為以衣尾效應歸納之；究其選民之投票動機，可能是為了增加新任總統的支持度，或是缺乏其他相關的準則去衡量國會候選人。Campbell（1991）觀察美國 1868 年至 1988 年間的六十一一次同時程選舉及期中選舉，Campbell 發現在同時程選舉時，總統當選的政黨往往也會贏得國會多數的席次，Campbell 將此現象稱為「總統的拉抬」（presidential surge）。Shugart and Carey（1992, 263-265）對衣尾效應則有更長時效的定義：新總統就職後一年內舉行的國會選舉，其所屬政黨選情會受到總統的影響而有選舉上的優勢。此優勢並非僅止於整體上的「勝選」，Campbell（1986, 165）便將衣尾效應如何影響選情細數為三個層次，第一、幫助同黨國會議員獲得勝選；第二、減少國會選舉中可能輸掉的席位；第三、增加國會多數黨與少數黨席次的差距。

## （二）、衣尾效應說於美國選舉分析之興衰

過去關於衣尾效應的研究大多是針對美國總統大選年與期中選舉兩者相比，總統所屬的政黨在國會中席次得失的多寡，而到期中選舉時，執政黨則往往會輸掉國會多數席次，許多學者認為造成此因素的主因可以分為兩個：一、期中選舉時，總統所屬政黨會受到衣尾效應之衰減，進而使得席次數下降（A. Campbell 1960, 397-418; J. Campbell 1993, 911; Calabresi and Lindgren 2006, 2613）；二、期中選舉給予選民對執政黨的執政表現一個複決的權利（Abramowitz 1986, 562; Calabresi and Lindgren 2006, 2613）。Ferejohn and Calvert（1984）觀察美國總統的衣尾效應之消長，他們認為當總統當選人的聲望強大時，國會議員們會主動去依附總統的聲望來增加自己連任的機會，例如在國會中支持總統的法案並加以宣傳等，而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羅斯福，以下稱 Roosevelt）總統時期便是最好的例子。

雖然 Roosevelt 總統的衣尾效應達到歷史高峰（Calvert and Ferejohn 1984, 138）<sup>2</sup>，但其後總統的衣尾效應又再度下降，也就是 20 世紀中葉起美國總統的衣尾效應開始衰退。如此也代表著總統期望國會能「規律地」產生國會同黨多數、一致政府的情況不再出現，且國會議員也無法再依靠的總統的聲望來幫助自己贏得選舉。即使美國總統的衣尾效應開始下降，但 Lyndon Johnson（詹森）及 Ronald Reagan（雷根）總統時期的衣尾效應又短暫的出現（Calvert and Ferejohn 1984, 140-144），由此可得知，美國總統的衣尾效應必須取決於該任總統的聲勢而定，但在期中選舉時選民分裂投票行為將再度出現，也因此衣尾效應在美國的普遍性並不高，衣尾效應從 20 世紀中葉以來就開始衰退。另 Campbell（1991）也特別提到，晚近美國總統的衣尾效應似乎不再如此明顯，甚至還會有反效果，他便舉例 1988 年選舉，George H. W. Bush（老布希）總統雖然擊敗民主黨的 Michael Dukakis（杜卡基思），但共和黨卻在國會選舉輸掉兩個席次。因此衣尾效應的普遍性也開始受到學者懷疑，Calvert and Ferejohn（1983）便指出自 1956 年以來，總統選舉對於地方選舉的影響力開始下降，這也代表新當選總統的「衣尾」在美國的影響力開始式微。

---

<sup>2</sup> 在美國大蕭條時期，羅斯福總統以「新政」贏得總統選舉，連帶提升同黨國會議員的選情。

反之也有學者認為，衣尾效應被認為開始式微的主因在於國會議員的連任率開始上升（Burnham 1975），美國眾議員連任率自 1980 年代起都高過九成（Jacobson 1992, 27; Flemming 1995, 197; 盛杏媛 2006, 6），在現任者欲繼續參與競選連任的選區中，執政黨的執政表現或總統的衣尾效應都不是影響選民投票行為的主要因素（Flemming 1995, 197），反倒是國會議員的「選區服務」才是選民投票的主要考量因素（Petrocik 1991, 14-15; 許增如 1999, 87-88），這也不難理解為什麼選區服務對於美國國會議員是如此的重要，自二戰以後，總統選舉與國會選舉已被視為兩個獨立且互不影響的選舉了（Burnham 1975）。儘管如此，總統的衣尾效應在特殊的情況下仍然存在於美國的國會選舉中，如在開放選區（open-seat）中<sup>3</sup>，同時程選舉之下，總統的衣尾效應影響力便扮演著重要的角色（Mondak 1993; Flemming 1995）。Flemming（1995, 206-208）發現在這些開放選區中，總統的衣尾效應在「得票率」上發揮重要的影響力，例如過去屬於民主黨的國會選區，在共和黨總統當選時，該選區的共和黨議員候選人也有可能以些微的差距勝選，如此便證明總統的衣尾效應在特殊情況下仍然會影響國會選舉的勝敗。

而衣尾效應在美國的衰退，除如同 Petrocik（1991）所指出，國會議員在選區的選民服務才是選民選擇的關鍵。但 20 世紀中葉之前，美國總統當選人確實產生衣尾效應，原因何在？在過去政治資訊取得成本較高的情況下，資訊的收集是需要時間的，依照 Downs（1957）所提出的「理性選擇理論」（theory of sophisticated voting），選民透過總統選舉時所獲得的政治資訊套用在國會選舉之上，不僅符合選民的經濟效益，也進一步支持總統候選人的政黨，因此造就總統當選人的政黨在國會選舉中也獲得多數席次的情況。Burnham（1975）與 Calvert and Ferejohn（1980）也提到在 20 世紀之前，政黨組織在美國是非常健全且強大的，選民往往依賴政黨組織所提供的政治資訊來進行投票，而進入 20 世紀以後，政黨的組織強度開始逐漸衰退，此衰退也影響選民的投票行為。除此之外，隨著 20 世紀中葉以降政治資訊取得的成本下降，選民不再需要依賴政黨來取得政治資訊，進而導致總統的衣尾效應影響力式微。

---

<sup>3</sup> 開放選區指現任的國會議員不再進行參選的選區。

20 世紀中葉以後，傳播媒體的快速發展，選民取得政治資訊的成本大幅下降，國會議員也得以更有效率地宣傳自己的政見與政績，並且透過諸多手段滿足選區選民，例如肉桶立法（pork barrel）便被視為國會「分贓政治」（distributive politics）中最為詬病的方法之一<sup>4</sup>。選民在國會選舉中首要考量不外乎是該國會議員過去的政績以及政見（McAllister and Darcy 1992, 695-712），乃至於選民服務等因素為首，而在政治資訊取得容易的今天，國會議員也得以有效率的宣傳政績與政見，增加自己勝選的機會，這也是為何美國國會選舉存有「現任者的優勢」（incumbent advantage）原因。

承上所述，美國總統的衣尾效應在近年來逐漸衰減與政治資訊取得與傳播的成本下降有關，美國總統的衣尾效應不再是造成國會議員連任成功或失敗的主因。美國多數選民在國會選舉時的考量是基於現任國會議員的執政表現、選區服務等因素為主（McAllister and Darcy 1992, 695-712），如此可以了解為何美國國會議員的連任率可以高達九成。此外，美國的選舉制度使得美國的政黨體制以兩黨制為主，依照「中位選民定理」，兩黨的意識形態光譜會愈趨於集中，這也造就兩大黨在意識形態上的主要差異不大，政黨缺少特定的意識形態也使得選民難以區分兩大黨的差別（Jacobson 1990），再加上柔性政黨與三權分立的因素，使得多數選民在國會選舉時專注於候選人本身，而非政黨標籤或其與總統的政黨關係（Luttbeg and Gant 1995）。但如果說美國總統對於國會選舉毫無影響力也是錯誤的，如先前提到的，在開放選區中總統的衣尾效應便扮演著關鍵的角色，主要原因在於缺少了現任者的優勢，以及對現任者的評價，使得在國會選舉時將總統選舉時所吸收政治資訊套用在國會選舉之上。

承上，從美國的經驗出發，則 20 世紀中葉以降美國權力制衡體制下的分裂投票，是否也可能出現在總統實質權力高攀的法國第五共和？

---

<sup>4</sup> 分贓政治又稱為分配政治、政治分肥，國會議員透過預算的分配將利益帶回到選區（如基礎建設等），以滿足選區選民。而分贓政治與國會選舉的關係最早由 Mayhew（1974）提出，「肉桶立法能帶給國會議員多少民意的支持是很難去測量的，但可以確定的是，沒有任何一位國會議員會因此而不爭取將利益帶回選區（Mayhew, 1974: 57）」。



## 第二節、法國第五共和之總統化與衣尾效應

不同於美國，自 2002 年起法國的選舉時程以「先總統、後國會」的安排，給予選民決定是否要給予該任總統一個國會多數的支持，或是投給其他政黨來限制總統的權力。此外，透過縮減總統的任期，使得法國總統與國會的屆期不再向美國一樣存在著交錯的選舉時程，選民也無法藉由期中選舉來懲罰現任者，創造左右共治的產生。而 2002 年前，法國則面對總統與國會選舉時程之交錯，使得來自不同黨派的新任總統面對由反對黨所掌控的國會，時常以「解散國會」作為解決困境的手段。甚至，總統政黨在國會改選後失去多數黨的席次，在憲政規範下不得已任命反對黨領導人擔任總理一職，總統失去領導政策的實權，實際內政上只剩下緊急命令權以及被動仲裁地位。受到第五共和開創元老 de Gaulle 的強勢領導風格，總統一職開始成為法國政治界的中心，為了避免左右共治再度出現，縮減總統任期與選舉時程變成為 2000 年修憲的主軸。而為什麼同樣都是以「總統」作為政治界的主要領導人，法國願意修改選舉時程，使得總統當選人得以獲得「準國會多數」，但美國卻仍然遵循交錯選舉？

晚近，美國國會議員的連任率節節上升，國會議員擅長以選區服務及肉桶立法等手段來攏絡選民，如此使得總統選舉與國會選舉之間的關聯性大幅度下降，衣尾效應不再具有普遍性。但是，同樣屬於國會議員連任率高、且高度重視選區服務的法國，為什麼衣尾效應反而越來越強？現有文獻指出，原因在於第五共和憲法的特殊設計，在節制議會（*parlementarisme rationalisé*. Slater 1985, 165）與強大行政權主導的體制下，國會角色受到打壓，連帶影響國會議員的政治行為，如試圖依附總統的聲望來拉抬自己的選情，或在國會中忠誠地支持總統政策等。更甚者，加上「蜜月期選舉時程」的交互影響，國會選舉被比喻為總統的第三輪選舉（Dupoirier and Sauger 2010, 22-23），在此情況下，選民在國會選舉時所進行的考量被簡化為贊成「總統多數」與否（Gschwend and Leuffen 2005, 702-711; Sauger 2009, 317-321; Dupoirier and Sauger 2010, 22-23; Costa 2012, 294-296; Evans and Ivaldi 2017, 360-361; Magni-Berton and Robert 2017, 495-502; 郝培芝 2014, 33-40），自然使得總統選舉與國會選舉之間的關聯性密不可分。

此外，美國的總統制及權力制衡架構下，總統依憲法為國家元首以及行政首長，就算失去國會多數的支持，總統仍然握有憲法所賦予的行政權力足以制衡國會。反之，法國的半總統制架構下，國會多數決定總理人選與政府組織，因而成為決定總統權力大小的重要因素。如此便不難想像為何法國會透過修憲來創造蜜月期選舉時程，以符合第五共和的憲政文化。本節將探討第五共和憲法源起、de Gaulle 對總統一職的影響力、節制議會下的國會議員之政治行為、法國選民偏好及 2000 年修憲前後的主要變化等。

## （一）、2000 年總統任期改革前之衣尾效應適用問題

### 1. de Gaulle：國會多數對直選總統的意義

早在第四共和時期，de Gaulle 便表明反對以自己的名義來組成政黨，並期許自己能超越政黨進而成為全法國的領袖，但 de Gaulle 深知，若缺乏政黨的奧援與支持，領導者便缺乏國會穩定的支持來推動政策，更無法有效在選舉中進行動員（張台麟 2013, 177），因此 Union pour la nouvelle République（新共和聯盟，以下稱 UNR）便在第五共和創建時期成立，成為支持 de Gaulle 的力量。而原本自詡為超越黨派的 de Gaulle 在將總統改為直選的公投事件時，造成國會內部除了 UNR 的成員之外一片撻伐，國會進而對時任總理 Georges Pompidou（龐畢度，以下稱 Pompidou）通過不信任案<sup>5</sup>，de Gaulle 也不甘示弱地宣布解散國會，在國會改選之際向選民喊話，期許選民支持 UNR，自此，de Gaulle 從超越黨派的總統變成新共和聯盟的實際領導人（胡祖慶 2008, 72-76），有了政黨的奧援與支持，再加上總統直選的直接民意付託，總統的角色不再是第五共和憲法起草人 Michel Debré 所設想的「超然中立的憲法捍衛者」<sup>6</sup>。議會制傳統的牽制下，只要總統的政黨得以獲得國會多數，總統才有可能享有領導政策方向的權力。

---

<sup>5</sup> 該不信任案也是第五共和至今唯一一次成功的不信任案。

<sup>6</sup> 雖然 de Gaulle 當時將總統改為直選的理由之一在於「維護總統的超然角色，使總統不受國會及政黨控制」，但實際上直選之後的總統都能以其民意基礎領導行政，de Gaulle 也提到：「總統直選才能領導國家、維繫共和」（徐正戎 2002, 23）。

而第五共和特殊的「強行政、弱國會」制度設計，我們可以追溯至第四共和法國所面臨的政治危機。Malezieux（1959）便指出，第四共和的失敗在於弱小的行政機關、無能的內閣，選舉制度設計不周，使得國會多數只好建立於不穩定的聯盟上，政府倒閣頻繁，在面對阿爾及利亞危機時更突顯巴黎政府的無能，這樣的歷史關鍵使得第五共和憲法特別強調一個強化的行政權。蔡相廷引自 Krasner（1984, 223-246）在歷史制度主義領域的研究中提出歷史事件導致制度的形成觀點，「現存制度可能是某些歷史關鍵的產物（蔡相廷 2010, 49）」。在阿爾及利亞危機爆發後，de Gaulle 成功復出掌權，深知法國若要重回繁榮則必須重建新的憲法制度，打造強勢國家元首及落實有效率的行政機構與節制的立法機構（江大樹 1994:33），這些理念均在第五共和憲法中實現；雖然憲法明文規定總理領導政府、指揮軍隊、維護國家安全，但在 1962 年修憲後，總統擁有選民直接的權力付託，張台麟（2013, 11）認為總理的這些職權都受到相當程度的侷限，實質領導人仍為總統。

除了第五共和憲法強化行政權及打壓國會的空間外，在「選舉制度」上也進行大規模的改變。第四共和時期採取的比例代表制，助長戰後三強鼎立難以整合的國會，境外抗戰與境內抗戰勢力各自尋求壯大發展，成為政府不穩定的主要原因之一<sup>7</sup>，也使得第四共和短短的 12 年間（1946-1958）就出現了 22 個內閣政府與 24 個內閣總理（Assemblée nationale 2017）。第五共和採取的兩輪絕對多數決選舉制度就是要避免在四共和時期的多黨體制再度發生（張台麟 2013, 78-81）。雖然選舉制度與政黨體系的關連不必然是完全機械式的轉變（王業立 2006, 45），但兩輪絕對多數決的選舉制度確實有效地解決了第四共和時期的多黨體系及反體制政黨的生存空間<sup>8</sup>。1958 年 11 月，第五共和國民議會的首次選舉，支持 de Gaulle 的 UNR 獲得了 189 個席次，成為國會中最大的政黨；反之，二次戰後第一大黨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法國共產

---

<sup>7</sup> Satori（1976, 144）指出極端多黨制的主要特徵為，一國存在 6-10 個主要政黨，而政黨之間的意識形態差距大，並採取離心競爭的方式。法國第四共和時期從極左到極右都存在多個政黨，如極左的共產黨；中間偏左的社會黨；中間派的激進黨、人民共和黨；中間偏右的獨立共和黨；極右派的獨立共和聯盟等（呂世昌 2008）。

<sup>8</sup> Duverger（1954）以選民的心理因素（Psychological Factor）來解釋其投票行為，選民期望自己的選票得以發揮最大的影響力，進而改變其選票的歸屬，此種行為被稱之為「策略性投票」（Strategic Voting）。而選舉制度則決定了選票與席次的轉化規則，兩輪絕對多數決下，選民在第一輪投票中進行真誠投票，將自己偏好的政黨或候選人得票率衝高，增加其進入第二輪決選的機率；而在第二輪選舉中，若沒有自己最屬意的政黨或候選人，則進行策略性投票，防止不喜愛的政黨或候選人當選。

黨，以下稱 PCF) 在第一輪選舉中獲得最多選票，但最終只獲得 10 席 (胡祖慶 2008, 72)。兩輪絕對多數決加上 de Gaulle 創設第五共和的號召力，使得大黨益大，有助於高聲望政黨更順利取得國會多數。

選舉制度與憲政制度也一改國會議員的政治角色與政治行為。Norris (2004) 提出當選舉制度越能使選民對國會議員課責時，國會議員在理性的考量之下將更加重視選區的服務；除了選舉制度之外，第五共和憲政運作更是關鍵。Costa (2011) 在研究法國國會議員的政治行為中發現，比起待在國會中，議員們更喜歡待在自己的選區做選民服務並建立個人選票，原因在於第五共和的節制議會設計使得國會難以與一個強大的行政權抗衡，以及行政權所擁有的資源與資訊比起國會更加廣大且有效率，這也使得國會在立法方面反而扮演著較為被動的角色。上述這些原因也讓我們得以了解為何法國第五共和的國會可能受到衣尾效應的衝擊：國會議員依賴政黨勝選的程度似乎有限，難以單憑政黨拉抬選情。

Costa (2011, 1-4) 清晰描繪法國第五共和的政治生態，單一選區多數決使得國會議員們必須更加仰賴選區選民的支持，且節制議會也使國會議員毋寧致力於選區選民服務。但國會議員若如此低度依賴政黨，而第五共和預設的執政中心在於總理而非總統，則是否能推論，總統所屬政黨在國會席次的多寡，並非如此關鍵？換句話說，只要能獲得跨黨派的支持，是否強人總統依然能透過總理貫徹其政策，如同 de Gaulle 最初強調之超越政黨利益使法國團結強大<sup>9</sup>？然而事實上，法國國會議員在國會中的政治行為卻少有背離政黨立場之時，也就是形式上雖然法國國會議員就選舉成敗並非如此依賴政黨，但在國會表決時，國會議員仍然以「政黨」做為投票的依據。Sauger (2009, 312-314) 提到，國會議員在國會的投票行為多半依照政黨屬性投票，特別是從 1962 年起<sup>10</sup>，國會議員黨派投票的趨勢明顯上升，主要因素仍在於政黨可以提供國會議員許多政治資源，例如個別議員能夠爭取到的選區保留款 (réserve parlementaire. Brouard, Costa, Kerrouche, and Schnatterer 2013, 146)。更甚者，在國會中的議事規則如發言時間分配、國會職位等等也都是以黨團為單位進行分配；叛離政黨的國會議

---

<sup>9</sup> 此亦為戴高樂主義 (Gaullism) 最初之中心訴求。

<sup>10</sup> 主因受到 de Gaulle 將總統直選交付公投，使國會中除了 UNR 之外的政黨強烈反對。

員，將可能面臨失去政黨資源分配的機會。這種種的規範也使得國會議員在表決時必須以政黨為依歸。如此一來，我們也不難理解儘管法國國會議員在選舉上看似政黨依賴度不高，但在國會表決時，絕大多數情況下仍然願意以政黨立場為依歸，這也同時說明為何總統的政黨要取得國會多數是如此的重要。

直選總統以國會多數作為籌碼，繼 1958 年後，還有 1962 年的爭議可資參酌。當年 de Gaulle 引 1958 年憲法第 11 條，不願反對繞過在憲法第 89 條規定之修憲程序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國會，逕行將總統直選修憲案交付公投。此舉造成國會許多政黨的不滿，進而聯合籌組「反對大聯盟」（cartel des non），對 Pompidou 總理提出不信任案（胡祖慶 2008, 73）<sup>11</sup>。反之，de Gaulle 則以解散國會回應之，最終結果由 de Gaulle 獲得勝利，不僅總統直選的修憲案公投獲得 61.8% 的同意支持，UNR 也在國會改選中獲得 230 席，再度成為國會最大黨。de Gaulle 如此強勢的作風使得總統一職角色定位受到改變，也使得第五共和左派—右派對抗的意識形態鞏固（胡祖慶 2008, 73）。同時，國會議員的政黨界線也開始趨於明顯（Sauger 2009, 315）。

從總統產生方式的爭議中可得知，「總統直選」是造成法國第五共和總統權力躍昇的重要關鍵。但與其他國家相比，總統直選不代表可以使其他國家的總統在憲政運作上如同法國總統般擁有如此實質的權利，甚至也不是該國的政治要角。以奧地利、冰島及愛爾蘭為例，這些國家都被 Duverger（1980）歸納為半總統制國家，也就是總統的產生方式與法國總統一樣由直選產生，但張峻豪（2011, 113）指出，就憲法規範層面而言，雖然冰島總統與奧地利總統所享有的權力更是大於法國總統，但實際運作上則以儀式性元首為主，特別是當總統與總理均來自同一政黨時，仍由總理領導行政。因此「總統直選」雖然是一個關鍵，但並不必然會導致一國憲政運作上朝以總統為主的型態發展，最主要還是在於總統在該國的政治文化與實際憲政運作上的角色而異，若與奧地利、冰島與愛爾蘭一樣，總統雖然由人民直選產生，但就不會有衣尾效應般連帶影響國會選舉，因為總統不是憲政運作上的實際領導人。法國在第三及第四

---

<sup>11</sup> de Gaulle 援引憲法第 11 條：「涉及公權力架構調整事務時，總統有權將此交付公投決定之」，而非正當的修憲程序，依照憲法第 89 條之規定，經國會同意後修憲。此舉被視為刻意繞過持反對立場的國會，進而引發國會不滿。然而依照憲法之規定，國會無法對總統發動不信任案，只好轉而對付 de Gaulle 的親信 Pompidou 總理。

共和時期，總統都不是政府主要的領導人物，而第五共和立憲原意並沒有試圖將總統打造成實質的政治領導人，但在 de Gaulle 的強勢領導下使得總統成為政治的中心。de Gaulle 透過公民投票將總統改為全民直選對第五共和的憲政運作產生重大且實質的改變，總統不再如第三、第四共和時期的虛位元首，更不是第五共和原先設定的「超然與中立」的共和國總統，就如同徐正戎（2002, 26）所述：「1962 年的複決修憲案，不僅使得總統的民主正當性與代表性遠超過原先享有獨擅地位的國民議會，及連原本內閣向國會負責的內閣制憲政制度的精神，亦因總統改為直選產生，而有了本質上的變化」。

## 2. Giscard d'Estaing：非左右大黨總統的衣尾效應？

而 1974 年當選的中間偏右自由派總統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季斯卡，以下稱 Giscard d'Estaing）<sup>12</sup>，使得右派戴高樂在第五共和以來首次失去總統的大位（Madej 2008, 184-185; Cole 2017; 28-30）<sup>13</sup>，但 Giscard d'Estaing 上任後便任命右派戴高樂的重要人物 Jacques Chirac（席哈克，以下稱 Chirac）為總理，而為什麼 Giscard d'Estaing 當選之後不選擇解散國會，反而任命 Chirac 出任總理？主要原因在於該年選舉，右派戴高樂內部分裂，黨內 Chaban Delmas 及 Jean Royer 都以正統戴高樂為號召參選，而 Chirac 則聯合其他右派重要人士支持 Giscard d'Estaing 參選總統，籌組選舉聯盟 Union des Republicains de Progres（進步共和聯盟，以下稱 URP），最終 Giscard d'Estaing 以 50.7% 的得票率擊敗 PS 的 François Mitterrand（密特朗，以下稱 Mitterrand。呂炳寬 2005, 9）。靠著以 Chirac 為首的右派戴高樂等重要人物支持，Giscard d'Estaing 將總理一職交給 Chirac 被視為「報償」其在選舉時的幫助，並且與右派戴高樂組成聯盟進行執政（Madej 2008, 185）。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政治算計在於 Giscard d'Estaing 期望藉由與 Chirac 共組執政聯盟，來進一步削弱面臨內部分裂的右派戴高樂在國會中的力量（Cole 2017, 28-30）。Madej（2008, 185）便指出這些原因也使得 Chirac 成為當時第五共和以來最有權力的總理。

---

<sup>12</sup> 時任總統 Pompidou 在任期屆滿前便過世，使得總統選舉必須提前改選。

<sup>13</sup> Giscard d'Estaing 為「獨立共和人士」（Républicains indépendants, RI）的黨主席，該黨成功結合許多非右派戴高樂的中間偏右成員。

Giscard d'Estaing 總統與 Chirac 總理執政時期（1974-1976）並不被視為左右共治，原因在於兩黨在那段時間組成執政聯盟（Madej 2008, 185）。由此得知，當總統缺少一個強而有力的政黨組織，且在選舉中獲得由不同政黨所組成的聯盟所支持時，總統解散國會的可能性便下降許多。Giscard d'Estaing 在任內（1974-1981）都沒有使用憲法的權力將國會解散，除了為了報償 Chirac 在選舉時的支持外，其他原因在於第二輪決選時他只贏了 Mitterrand 四十多萬票，而 Giscard d'Estaing 所屬的 *Républicains indépendants*（獨立共和人士，以下稱 RI）在國會中並不是主要政黨。RI 在 1973 年的國會定期改選中僅獲得 55 席，加入右派戴高樂領導的聯合政府作為支持 Pompidou 總統在國會中的力量，1974 年受益於右派戴高樂內部的分裂而獲得總統大位。原被視為右派戴高樂接班人的 Chaban Delmas 在 Pompidou 總統過世的 48 小時後便宣布參選，如此急迫的政治宣言反而造成 Chaban Delmas 的個人形象受損、輿論撻伐，聲望下降（Gaffney 2010, 112）。隨後時任總理 Pierre Messmer、右派戴高樂保守人士 Jean Royer 與國民議會議長 Edgar Faure 都宣布參選；而 Giscard d'Estaing 在右派戴高樂人士分裂加劇後才宣布參選，如此的手段被選民視為對 Pompidou 的尊敬及看似如同右派調解者的候選人（Gaffney 2010, 113）。Giscard d'Estaing 擁有長期與右派戴高樂合作的經驗，且其中間派色彩也塑造出中間政黨與右派戴高樂人士在政治上的和解（Gaffney 2010, 113）。在宣布參選後，Chirac 成為第一位支持 Giscard d'Estaing 的右派戴高樂人士，Chirac 率領右派戴高樂重要人士發表「43 聲明」（appel des 43）<sup>14</sup>，表示因與 Messmer 的左翼理念相左，宣布拒絕支持 Messmer 參選總統（胡祖慶 2014, 58-60），轉而支持 Giscard d'Estaing。

第五共和採用的兩輪絕對多數決雖然得以避免當選人正當性不足的問題，但卻無法避免，甚至於強化政治人物之間的交易行為（王業立 2006, 56）。Giscard d'Estaing 當選後，國會便由右派多數所組成總統多數聯盟，Chirac 也得到報償獲得總理一職。但隨著 Giscard d'Estaing 與 Chirac 的歧見日益深厚<sup>15</sup>，1976 年 Chirac 正式以

---

<sup>14</sup> Chirac 以「43 聲明」為標語的原因單純在於找不到適合的名稱來稱呼自己的選舉聯盟，而 Chirac 率領支持 Giscard d'Estaing 的選舉聯盟由 43 名右派戴高樂人士所組成，故直接命名為「43 聲明」（Gaffney 2010）。

<sup>15</sup> Giscard d'Estaing 的自由化政策使得右派戴高樂成員的不滿，例如將選舉年齡下降至 18 歲及墮胎合法化等立場均與右派戴高樂的保守理念相左。

「無法有效施展總理一職之權」為由辭去總理，Giscard d'Estaing 便任命與自己同黨的 Raymond Barre 出任總理。Giscard d'Estaing 為求穩固其支持度，扮演開明妥協、左右兼容的中間派，開始大力推動「現代自由社會」計畫（advanced liberal society），如降低投票年齡的限制、強化國會的角色、志願終止妊娠合法化等政策。而 Giscard d'Estaing 的強勢主導，也證明第五共和要同時具有兩位實質權力的領導人是不可能的（Madej 2008, 185）。雖然 URP 隨著席哈克的辭職而瓦解，但 Giscard d'Estaing 仍得以繼續有效執政的原因在於其中間自由派的色彩，在推動「現代自由社會」計畫時也受到部分左派及中間派議員的支持（Madej 2008, 184-185; Cole 2017, 28-30）。

1978 年國會定期改選，面對左派的競爭，對外 Giscard d'Estaing 告誡選民若左派勝選，他將無法阻止法國的赤化，對內則成功整合非右派戴高樂的中間及偏右議員的支持。最終選舉結果出爐，左派雖然沒有獲得過半數的席次，但選票已大幅度成長，而 Giscard d'Estaing 的競選聯盟 Union pour la démocratie française（法國民主聯盟）僅獲得 123 席，右派戴高樂以 154 席成為國會最大黨，為了獲得執政權，兩黨願意放下歧見，在國會中再度組成總統多數聯盟（張台麟 2013, 191）。Giscard d'Estaing 終究未能藉由解散國會發揮其衣尾效應，至多襄助右派維持其國會優勢。此例乃至於嗣後至 2012 年大選的結果，似乎都傾向新當選總統仍須與固有政黨勢力結合，方得直接或間接促使國會產生與其同陣營之多數。

### 3. Mitterrand：善用選舉時程創造衣尾效應

de Gaulle 在任期間曾經兩度解散國會，第一次在 1962 年的總統直選公投爭議，而第二次在 1968 年，該年解散國會原因在於「五月風暴」（mai 68）學運引起的社會動盪<sup>16</sup>，改選後右派戴高樂再度獲得國會最大黨的地位。而 de Gaulle 兩度解散國會都不是位於蜜月期選舉時程，1962 年時，de Gaulle 得以憑藉其領袖魅力，將自身的總統一職當作政治豪賭；1968 年則在學運引起的示威遊行與全國大罷工之後解散國會，要求選民給予政府執政的正當性（胡祖慶 2008, 77-78）。兩次的改選都給予 de Gaulle 穩定

---

<sup>16</sup> 五月風暴起自於當時的法國教育部打算對大學升學制度做改革，使得學生不滿進行抗議，但面對警察的執法過當及 de Gaulle 的強勢，讓學運規模擴大，再加上勞工階級面對經濟發展停滯與失業率上升，讓工人也加入這場抗爭中，造成全法國發生大罷工、罷課的社會運動（戴晚郎 2014）。



的國會支持，可見在非蜜月期選舉時程下，總統政黨不一定會失去國會多數。在重大政治爭議影響之下，特別是政治情勢對於總統政黨有利時，總統解散國會似乎得以擴大總統的多數支持，因此解散國會的時機點最為關鍵。國會選舉儼然成為選民表達是否支持強人總統立場的公投。

1981 年的總統大選，右派再度面對內部分裂的情況，Chirac 公開批評尋求連任的 Giscard d'Estaing 之社會主義價值，並呼籲右派選民「各憑良心投票」（胡祖慶 2012, 62），此外 Giscard d'Estaing 任內的經濟政策卻不受到歡迎（Becker 2002, 952），即使 Giscard d'Estaing 第一輪選舉中獲得最高票，但在第二輪決選卻被 PS 的 Mitterrand 以 3.52% 的得票率差距擊敗。Mitterrand 成為第五共和以來史上首位來自左派政黨的總統。Mitterrand 雖然獲得勝選，但面對右派掌控的國會，Mitterrand 將面臨缺乏國會多數的支持，進而無法掌控政策的主導權<sup>17</sup>，而面對國會的劣勢，Mitterrand 選擇動用 1958 年憲法第 12 條第 1 項之權力，於就職總統當天宣布解散國會使其重新改選，也成為第五共和以來第一位主動解散國會以創造蜜月期選舉時程的總統。

國會改選結果由 PS 聯合左派政黨的總統多數聯盟獲得 333 席的過半席位，成功瓦解由右派掌握的國會，也成功於第五共和體制下首次將右派排除在執政聯盟外。由此次解散國會改選的決定觀察，法國總統藉由蜜月期選舉時程的設計所助長，確實可能產生衣尾效應，使總統獲得國會多數的支持。但是，這次選舉的前提是總統所屬的政黨具有足夠的力量領導派系結合。反觀 Giscard d'Estaing 的 RI 就缺乏足夠的力量領導統合右派陣營。1981 年國會選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國會改選的結果雖然讓左派獲得國會多數的席次，允許 Mitterrand 得以有效藉由總理與國會施展他的政策，但左派在國會中的勝利並不代表著選民全然地支持 PS。此次選舉中，儘管 PS 得票數確實增加，Goguel（1981）卻於報端指出，左派席次數大幅度的成長必須歸功於右派選民的棄權，該年選舉的投票率與上次選舉相比下降了 10%。Goguel（1981）的論點與 36 年後的 Magni-Berton and Robert（2017）之觀點如出一轍，即蜜月期選舉會使棄權比例上

---

<sup>17</sup> 沒有國會多數的支持將使總統的政策無法貫徹執行，例如 Giscard d'Estaing 時其任命的 Raymond Barre 內閣政府在國會中時常缺乏戴高樂派的支持，1980 年的政府預算案甚至必須依靠強制立法程序才得以過關（胡祖慶 2012：62）。由此可見，在 Giscard d'Estaing 與右派戴高樂籌組執政聯盟時常因兩黨理念的差距，使政策必須處處妥協以換取支持，而 Mitterrand 的社會主義理念更是與右派戴高樂不相容。

升，進而造成總統政黨在國會中的席次數極大化（請參閱第參章）。1986年國會定期改選，右派為了反擊左派，也深知若持續分裂，最終獲益的將是左派，因此願意放下歧見而籌組選舉聯盟（張台麟 2013, 180）。該次國會改選後，由 Chirac 領導的右派聯盟取得國會多數的席次，Mitterrand 在拒絕辭去總統一職之下任命 Chirac 出任總理，開起法國史上首次的左右共治。

反之，1988年 Mitterrand 尋求連任成功，再度重演 1981年以解散國會的方式瓦解由右派所掌之國會，左派再度成為國會多數，兩年的左右共治正式宣告結束。五年後，國會定期改選，右派戴高樂再度重回國會多數黨的地位，Mitterrand 則任命右派的 Edouard Balladur（巴拉杜）出任總理，重新開啟法國第二次左右共治時期。Dupoirier and Sauger（2010, 31）指出，Mitterrand 於 1981及 1988兩次主動解散國會，皆確實使其政黨受益，衣尾效應甚強。反之，PS 的茁壯，則由其他友好左翼政黨付出代價。換句話說，Mitterrand 成功利用蜜月期選舉培植其所屬政黨，但票源主要剝奪自其餘左翼盟友，而非贏得較多中間偏右選民的支持。這也將是文後對 2017年選舉的觀察對照要點。

#### 4. Chirac：反蜜月期選舉時程的失敗

與 Mitterrand 相比，Chirac 便成為最不會掌握蜜月期選舉時程的總統，即使 1986年曾經成功藉由國會定期改選，領導右派從 Mitterrand 手中奪走國會多數。三度代表右派戴高樂政黨 Rally for the Republic（共和聯盟）參選的 Chirac 終於在 1995年總統大選中當選為新任總統<sup>18</sup>。面對為本就由右派所掌控的國會，Chirac 並未選擇解散國會，並且以承諾泛右派議員不會解散國會，換取他們對自身的支持，以便對抗右派政敵 Edouard Balladur（Dupoirier and Sauger 2010, 24-25）。直到 1997年，執政黨總理 Alain Juppé（居貝，以下稱 Juppé）的施政表現不佳，通貨膨脹、失業率上升以及政治貪污醜聞等因素使選民大為不滿，Chirac 決定將國會提前解散，除了向選民展現出改革整頓的決心，也避因執政黨受形象持續惡化而影響原訂於 1998年的國會選舉（張台麟 2013, 125-126）。但國會改選結果出爐後，左派聯盟獲得多數席次，Chirac 也只好

---

<sup>18</sup> Rally for the Republic（共和聯盟）於 2002年 9月改組為 Union for a Popular Movement, UMP（人民運動聯盟）。

任命 PS 的 Lionel Jospin (喬斯班, 以下稱 Jospin) 出任總理, 法國再度進入左右共治。

## (二)、2002 年起大選後之衣尾效應分析

有了三次的左右共治經驗, 選舉時程便成為重要的政治問題。若同意法國總統作為第五共和憲政運作中的領導人物, 那麼就應該避免左右共治的產生。因總統與國會任期不一致而導致選舉時程交錯的問題, 便成為法國 2000 年修憲的主要課題。總統任期五年制 (quinquennat) 的改革, 使得國會選舉正式成為次要選舉, 甚至構成總統選舉的真正第二輪投票 (Fauvelle-Aymar, Lewis-Beck, and Nadeau 2011, 55), 或謂確認總統執政地位之投票。其中, 總統執政地位、選民投票行為、國會議員行為與 2002 至 2012 共 3 次大選的經驗, 必須分別探討, 以作為本文 2017 年選舉之對照。

### 1. 總統作為第五共和的實際領導人之強化

自 1962 年透過公投方式將總統由間接選舉改為直接選舉以後, 總統在擁有國會多數的支持下便是法國政治界的領導中心。法國傳統的兩大政黨均把總統選舉視為最為重要的選舉 (歐書函 2015), 也因此把絕大多數的資源挹注在總統選舉上, 並試圖將總統候選人打造成政治明星來增加其衣尾效應的強度。例如 2012 年選舉, 欲角逐連任的 Sarkozy 總統競選經費被媒體揭穿超過法國法律對於競選經費的上限 (BBC 2016)<sup>19</sup>。當總統當選人聲望越高時, 其衣尾效應就會更強烈, 與前段所述的美國總統般, 衣尾效應的強度與總統當選人的聲勢有密切關聯 (Calvert and Ferejohn 1983), 如此也使得政黨越趨總統化 (presidentialization) 發展<sup>20</sup>。而法國的半總統制憲政體制有別於美國的架構, 總統與國會多數的關係將影響政府的組成, 府會關係與政府運作將比起總統制的美國來得更多元, 過去的蜜月期選舉時程便給與選民對「左右共治」或「府會一致」一個選擇的機會<sup>21</sup>, 而自 2002 年起的規律性蜜月期選舉時程更是如此。

---

<sup>19</sup> 法國選舉法規定選舉經費的上限為 2250 萬歐元, 而薩柯吉該年的競選經費涉嫌比該上限多出 1700 萬歐元 (東森新聞 2016)

<sup>20</sup> 政黨總統化, 或稱之為總統化政黨, 「總統化政黨的現象是指總統的權力行使弱化政黨原本的功能, 政黨不是政策辯論和產出的中心 (蔡榮祥、陳宏銘 2012, 130)」。

<sup>21</sup> 如 1981 及 1988 年 Mitterrand 解散國會重新改選, 藉以創造蜜月期選舉時程。

當總統與國會多數分屬不同黨時，依照法國憲政慣例，總統將任命國會多數黨的領袖擔任總理，進行左右共治；但自 2002 年起蜜月期選舉時程的安排，左右共治出現的機會已經大幅度降低。而且，不同於美國，衣尾效應在法國不但持續存在，且影響力自 2002 起似有上升之趨勢，2017 年選舉便可能成為最佳例證，也就是選民選擇府會一致，願意給予 Macron 實權，並拒絕左右共治。

總統一職在第五共和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可以說總統是第五共和權力運作的中心，不同於美國的聯邦國政體（Campbell 1991），在單一國政體之下擁有集中的政治權力，本文將法國自 2002 年起的蜜月期選舉時程都創造出總統與國會多數一致的選舉結果主要因素歸類為三個，第一、蜜月期選舉時程使總統的衣尾效應得以完全發揮；第二、法國選民偏好一致性政府；第三、政黨總統化（Gschwend and Leuffen 2003; Gschwend and Leuffen 2005; Lazardeux 2009; Sauger 2009; Costa 2012; 郝培芝 2014）。當然，第五共和總統的角色也是造就衣尾效應的先決條件，自 1962 年 de Gaulle 以公投的方式將總統由間接選舉改為全民直選後，總統便成為全法國唯一一個以全國為單一選區選民直接授權的政治職位，郝培芝（2010, 81）指出法國在 2000 年時修憲後，法國總統的影響力又再度攀升，朝向「體制的大總統化」（*présidentialisation du régime*）方向前進，主要原因不外乎是選舉時程的改變，「國會選舉形同變成是民眾對總統的再度認可或是等同總統的第三輪選舉，祂這樣的政治結果對憲政體制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就憲法上之意義有三點：第一、總統作為中立仲裁者角色概念的結束：總統將作為第一線行政權的實際運作者；第二、過去憲法第 20 條所界定的由政府決定與執行國家大政方針的憲政概念結束；第三、總理角色的調整與行政二元性的結束：總統是真正的國會多數領導者，總理僅是總統政策的執行者，實質上是將法國第五共和體制往『大總統主義』傾斜」。

蜜月期選舉時程確實造成大總統主義的攀升，但大總統似乎也曾在 1962 年出現，並非新現象。原則上，除了左右共治時期之外，總統便是法國政治界的實質領導人，2000 年的修憲僅是降低左右共治發生的機率，進一步使得以總統為執政核心的體制更佳穩固。2017 年的總統及國會選舉，不僅可能驗證法國新當選總統的衣尾效應可以突破傳統大黨局限，更可能佐證選民趨向選擇以總統為中心的憲政運作模式，而揚棄左右共治。郝培芝（2010, 71-74）在解釋大總統主義之概念時提到，必須先區分「憲政

體制」(constitutional regime)與「政治體系」(political system)兩者的差異。憲政體制為憲法層面規範政治權力之歸屬，而政治體系則是政治權力實際層面之運作，如政黨體系等等(Bahro, Bayerlein and Vesper 1998, 203-207)。法國總統擁有權力解散國會，而國會卻無法對總統發動不信任案，再加上第五共和節制議會的制度設計，使得法國總統的憲政權力攀升。而至於政治體系方面，郝培芝引用 Duhamel (2003) 的觀點指出總統與國會多數黨的關係，特別是當國會多數黨為總統政黨，且總統為其政黨的領袖時，這時總統所享有的權力將達到巔峰，大總統型態之運作亦更加穩固。

法國第五共和將總統視為政治權力的中心，即使憲法規範仍保有些許第五共和最初超越政黨政治的「仲裁者」色彩，然而實際上，直選使得總統得以挾其民意基礎領導行政，並無須國會同意得自行任命總理<sup>22</sup>，主持部長會議以及掌握關鍵的主動解散國會權。而在政治體系上，「總統多數」(presidential majority)的政治文化<sup>23</sup>，讓總統成為實際領導人，這點與美國國會議員的政治行為便有很大的出入<sup>24</sup>。此外，自2002年起的蜜月期選舉時程，總統政黨都能取得國會多數，使得「大總統主義」受到強化。而這個法式「大總統主義」究竟是否能與美國總統的權力相提並論？美國總統雖為國家元首兼行政首長，但在三權分立之下，行政、立法、司法部門享有憲法上所規範的權力，相互分權且制衡。反之，美國總統便沒有權力解散國會兩院，即便由反對黨掌控國會也無法藉由解散國會來改變府會分立的政治情況。

反觀法國第五共和的立憲原意，雖然是節制議會，但終究保留了議會制。換句話說，打壓國會並強化行政權，強化的原應是總理的權力，包括信任案形式之包裹立法、政府版草案優先討論、於院會拒絕修正案等憲法保障權限。但歷經選制的改變，憲法上擁有行政權的總理，在府會一致時，已成為總統政策方針的執行者。單從府會

---

<sup>22</sup> de Gaulle 曾經表示總理由總統自行選擇，總統自然有權將其撤換(徐正戎 2002, 92)，如此也使得第五共和憲法第 20 條規定政府向國會負責的理念受到挑戰。

<sup>23</sup> 總統多數黨的定義：總統的政黨在國會中尊崇總統的意旨，使總統成為實際的行政首長(徐正戎 2002, 85)。

<sup>24</sup> Mayhew (1991) 針對美國國會 1974-1990 年間的重大法案做調查，發現立法效能在一致政府及分立政府時期並沒有太大的差異，總統對於重大法案都會與國會議員進行溝通及遊說等，甚至國會的調查案也不會因一致政府或分立政府而有所不同。如此便可得知，美國個別國會議員的政治行為較具獨立自主的運作型態，Jacobson (1991) 便認為主要受到美國憲法的分權且制衡之精神所致，因此一致政府或分立政府都不是影響立法效能的主要原因。

一致狀態觀察，總統不僅是實權掌握者，而且有權無責。但制度背後的議會制預設仍在，一旦選民決意分裂投票，則仍將使政策權回歸總理。因此，是否造就分裂投票、新當選總統是否發揮衣尾效應，對法國更形關鍵。此外尚需補充，法國與美國的中央地方分權體制也各不相同。法國為中央集權國家，雖然在東北省份、科西嘉，以及海外領土等地設有例外體制，但原則上地方自治權限甚微，中央官派地方行政長官（*préfets*）仍握有大權。此與以憲法保障之美國聯邦制大不相同<sup>25</sup>。總統若能成功影響國會選舉，將權力集於其身，便穩坐將其政策貫徹於全國之地位。對法國總統而言，綜合考量前文所討論的國會投票行為政黨忠誠度，總統自身陣營是否掌握國會多數席次，成為其權力地位的決定因素：近乎全無或全有的關鍵。

## 2. 蜜月期選舉時程與投票行為

自 2002 年起，總統與國民議會選舉的蜜月期時程設計，似乎成功降低左右共治的發生，進一步確保以總統為中心的施政體制。綜觀過去三次左右共治，都是在非蜜月期選舉時程下所產生。反之，蜜月期選舉設計下，第五共和總統的衣尾效應似乎可以完全發揮，創造府會一致，形同選民全權授命總統執政。然而，蜜月期有多長？時間是否可能左右總統衣尾效應的強弱？

關於選舉時程的研究，Shugart and Carey (1992, 261-272) 認為，蜜月期選舉的時程為新總統「就職後」一年內舉行的國會選舉。而國內學者陳宏銘、蔡榮祥 (2008, 132) 及郝培芝 (2014, 4) 則認為，蜜月期選舉時程應以總統「當選日期」為基點起算一年內舉行的國會選舉，原因在於新任總統在當選日起就會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陳宏銘、蔡榮祥 (2008, 132) 並進一步將蜜月期選舉時程以總統當選日起前後 6 個月分為「前期」與「後期」，來觀察兩者是否有顯著的差別。本文原則上認同陳宏銘與蔡榮祥以上觀點，即新任總統在當選日起就會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但蜜月期選舉時程影響選民投票行為的主要關鍵，在於總統的民意支持度。而隨著總統就任期間越長，

---

<sup>25</sup> 美國憲法第十條修正案的地方政府權力保留原則，「憲法未授予合眾國、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權力，由各州各自保留，或由人民保留」（The powers not deleg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by the Constitution, nor prohibited by it to the States, are reserved to the States respectively, or to the people.）。

總統的支持度往往會越來越低 (Mueller 1970; Stimson 1976)<sup>26</sup>，因此總統選舉之後的國會選舉應以總統「就職後」為基準點起算較為準確 Shugart and Carey (1992, 261-272)<sup>27</sup>。然而以法國的例子來觀之，過去總統「當選日期」與「就職日期」兩者相距均以 10 天為基準，主要原因仍受第五共和憲法第 7 條之規定：「總統選舉日期應在現任總統任期屆滿前至少 20 天、至多 35 天之內舉行」有關，王思為 (2016) 便指出，法國的兩輪選舉制度使得新任總統當選日期與現任總統任期屆滿日期多半不超過十天，也因此法國在政黨輪替之時也不會有所謂的新舊政府空窗期問題<sup>28</sup>。

自前節回顧可知，法國在左右共治時期，大總統主義運作的要件闕然，總統權力受到壓抑，擁有國會優勢的總理成為實質領導人。但法國選民似乎並不傾向於認同總理，即使法國政治人物自身亦以總統大位為角逐標的<sup>29</sup>。既然角逐總統為一線政治明星之首選，即可合理推論，耗費可觀資源參選並號召民意，必然不願屈居「元首」而讓出決策權。2002 的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的結果，或許只是抵制 Jean-Marie Le Pen 的「反極右公投」，但選民仍然在國會選舉上「理性回歸」總統多數黨 (Cole 2002)。Chirac 的總統多數聯盟雖然選前方整合成軍，但仍然以 UMP 為中心，聯合既有之右派主要黨派。嗣後的 2007、2012 年兩次大選，同樣出現以總統多數為號召之結盟，也同樣順利贏得國會多數席次。法國選民為支持總統政見，也同意接受府會一致，以利總統貫徹其政策 (Gschwend and Leuffen 2005, 695)。

Gschwend and Leuffen (2003; 2005) 以 2002 年法國選民在國會選舉之投票行為作為個案研究，在他們受訪的母體之中，有 56% 的選民偏好一致政府 (Gschwend and

---

<sup>26</sup> 總統民意支持度會隨著時間演進而下降一說受到許多學者提出反駁，認為主要原因在於經濟狀況及失業率等，但 Brace 與 Hinkley (1992) 透過經驗數據發現，整體而言總統的支持度確實會隨著就職時間越久而越低。詳情請參閱盛治仁，白瑋華，2008，〈陳水扁總統首任施政評價影響因素探討〉，《東吳政治學報》26(1): 1-50。

<sup>27</sup> 以 Macron 為例，根據 Ifop 的民調數據，Macron 的支持度在就職後開始下降，七月份時 Macron 支持度為 54%，11 月分更只有 41%。

<sup>28</sup> 第五共和總統交接的慣例係在 1981 年總統大選時所立下，時任總統 Giscard d'Estaing 的任期應到 1981 年 5 月 24 日止，但 Giscard d'Estaing 卻在該年選舉結束後四天主動向總統當選人 Mitterrand 提出提早進行交接的安排，此舉也建立第五共和現任總統與新任總統當選人得以進行協調交接時程的憲政慣例 (王思為，2016)。

<sup>29</sup> 巴黎 Nanterre 大學公法學教授 Éric Millard 曾解釋，2002 年選前曾有學者勸 Jospin 帶領 PS 選國會，爭取總理寶座，使法國實質回歸議會制，但 Jospin 並未接受，仍然角逐總統但失利。此語轉引自政治大學政治系翁燕菁副教授。

Leuffen 2003, 10; Gschwend and Leuffen 2005, 702)；當選民沒有明顯的政黨或意識形態光譜之偏好時，其將依據「政體偏好」進行投票，而之中偏好一致政府的選民為多數；至於有政黨或意識形態光譜之偏好的選民，面對與體制偏好上有衝突時，有許多選民會依其「政體偏好」去投票，但因此棄權或投給極端政黨的選民比例最多，而有強烈的政黨偏好或意識形態光譜之偏好的選民則會繼續支持原政黨。Gschwend and Leuffen (2003, 14-15) 也發現在受訪的選民之中，左派選民忠誠度較右派選民高，當左派選民面對政黨偏好與政體偏好相衝突時，則多會以政黨偏好作為投票依歸；反之，右派選擇則容易受到體制偏好之影響進行投票。其中值得一提的便是選民在國會選舉的棄權行為越來越普遍，特別是當政黨偏好與政體偏好相衝突時，棄權比例更是上升，此舉也大大造成總統衣尾效應的強度增加，此論點早在 1981 年就被 Goguel (1981) 提出，2017 年再度被 Evans and Ivaldi (2017) 與 Magni-Berton and Robert (2017) 所驗證。

「誰去投票」或「誰棄權」成為影響總統與國會大選的重要關鍵。Fauvelle-Aymar, Lewis-Beck, and Nadeau (2011, 58) 指出，法國第五共和歷次選制改革，皆以強化總統地位 (presidentialization) 為目標，同時皆降低了國會選舉投票率。而 2000 年的總統任期 5 年制改革，更促使國會選舉淪為次要或是總統選舉之確認。此外，除了 Gschwend and Leuffen 以 2002 年法國選舉為例之外，郝培芝 (2014, 14-19) 則更進一步依照法國總統選舉之選民的特性分類成「大黨選民」、「中間選民」、「小黨選民」及「體制性投票選民」，大黨選民政黨認同程度高，在國會選舉中會繼續支持其政黨；中間選民則棄權比例較高，此外也存在游離選民，在總統大選時投給極端政黨，但在國會選舉時則因個人因素投給傳統溫和政黨；小黨選民則更傾向棄權或選擇兩大黨；體制性投票選民則大多來自於在總統選舉時支持小黨的選民，他們多數支持一致政府，便依據此偏好進行國會投票，他們佔整體選民約 14%，且人數有上升的趨勢。以上研究讓我們對於法國選民結構的組成有初步的認識，並且可得出：過去在蜜月期選舉時程之下，受惠最大的是兩大黨，而小黨則面臨生存空間萎縮的現象。

依照郝培芝 (2014) 的分類，「大黨選民」為 LR 與 PS 傳統左右派政黨的支持者，但 2017 年選舉傳統左右派政黨卻相繼遭到淘汰，以得票率而言，該次選舉的兩大黨為 LREM 與 FN，此點再度顯現出 2017 年選舉的特殊地位。本文認同郝培芝



(2014) 對法國過去之總統選舉選民的分類，但考量到 2017 年選舉的特殊地位，若持續採用其分類與標準將無法有效解釋 2017 年的選舉，為何屬於傳統左派大黨的 PS 選票流失如此嚴重，而傳統右派大黨 LR 又何以失去晉級第二輪決選的機會？本次選舉傳統左右大黨在選舉中的失意，尤其是 PS 的瓦解程度使該黨面臨創黨以來最大的挑戰，而 LREM 的新興中間派色彩和 FN 的極端主義色彩成為選舉的主軸，固然不應再持續使用過去對選民的分類來做解釋。本文直接以 2017 年總統選舉的結果來分類之，以總統選舉的第一大黨、第二黨與第三黨來對 LREM、FN 與 LR 進行解釋，除了因應該次選舉的特殊地位有別於過去的 PS 與 LR 傳統左右派政黨之競爭，也得以解決 LREM、FN、LR 與 PS 面對各黨傳統實力與該次選舉結果出現不一致的問題，關於 2017 年國民議會選舉的細節請參閱第參章第二節。

而國會選舉方面，從國會議員候選人的策略觀察，國會議員為了連任，勢必會以各種手段討好選區選民，諸如選區服務及肉桶立法等等。此外，法國國會議員兼任地方公職的情況也非常普遍，根據 Costa (2011, 3) 所做的調查之中，超過 90% 的國會議員都有兼任地方公職，這樣的身分可以使國會議員有效利用多種政治資源來滿足選區選民，有利於其連任。法國國會共有 577 個選區，平均每個選區人口為 12 萬 5 千人、8 萬名註冊選民，在這樣小選區的制度下國會議員更容易與選民建立更為緊密的關係，再者法國採用的單一選區兩輪絕對多數決制，在此種制度下，候選人需要獲得過半數的選票才可當選，使得國會議員與選區之間的連結更加深厚，也得以避免簡單多數決下，「低度代表」候選人得以當選的問題 (Carstairs 1980, 10; 王業立 2011, 15)。

### 3. 蜜月期選舉時程與國會議員選舉策略

Magni-Berton and Robert (2017) 指出在 2002 年以後，政黨總統化的情況更是普遍，當國會議員依附總統的衣尾效應當選時，會更傾向支持總統的法案。反之，Brouard and Kerrouche (2013) 認為，當國會議員在選區聲望越高時，則越不需要依附總統的衣尾效應進行連任；Sauger (2009) 則以法國國會議員對政黨法案的忠誠度作探討，發現當國會議員的連任成功機率不高時，則會越依附政黨的政策。而近年來在面對蜜月期選舉時程與國會投票率低落的情況下，總統的衣尾效應受到穩固，國會議員理當會更加的依附於政黨，特別是來自總統政黨的國會議員。

上述文獻對於法國國會議員的政治行為及選民的體制偏好與投票行為有深度的研究，但對於國會議員在蜜月期選舉時程下的「競選策略」卻沒有深入探討，誠如 Costa (2012, 295) 所言，自 2002 年起的蜜月期選舉時程，國會選舉大都聚焦於選民是否願意給予總統完整的權力，而在此種環境之下，吾人應更加專注於國會議員的競選策略是否對於總統的衣尾效應有所影響。例如國會議員更改黨籍或以「總統多數」為口號，試圖吸引更多選票。以 2017 年選舉為例，在總統大選結束後，有許多前 PS 黨籍國會議員便加入 Macron 的 LREM (The Telegraph 2017a)，其中又以 PS 前總理 Manuel Valls (瓦爾斯，以下稱 Valls) 放棄 PS 改投聲勢較高的 LREM 的脫黨企圖最受矚目，根據法國媒體 France 24 (2017) 的報導，在總統大選結束後，Valls 宣布有意加入 LREM，並期望以該黨黨員的身分競選國會議員<sup>30</sup>。由此可見即使法國國會議員連任率高，但在面對其政黨整體局勢不佳時，仍會需要依靠總統的聲望來增加選票，如同 Campbell (1991, 476) 所說的「總統的拉抬」之作用，因此衣尾效應在法國並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作用，亦即國會議員也會試圖利用總統當選時的聲望與名氣來吸引更多選民的支持，特別是法國多數選民對一制政府存有偏好。「巴黎政治學院 (Sciences Po) 教授赫尼耶 (Dominique Reynie) 接受費加洛報訪問時舉例，過去社會黨議員當選，雖有受惠於前總統歐蘭德 (Francois Hollande) 庇蔭，但仍有來自黨本身的勢力和自己的耕耘，而如今當選的『共和前進！』新科議員『靠的全是 Macron』 (大紀元 2017)」。

如此可見，法國政治人物與政治學者對於選舉時程的安排及其如何影響國會生態及憲政運作之關係並不陌生，如上述所提及的，Mitterrand 在 1981 年與 1988 年兩度利用總統當選之際解散國民議會使其改選，成功瓦解由右派所掌控的國會，再度確立總統領導的憲政運作，日後為了避免左右共治所產生的問題，如總統與總理職權歸屬不清、選民課責界線模糊等問題 (Gschwend and Leuffen 2005, 693)，選舉時程成為法國兩千年修憲的主要課題，藉由將總統任期由七年縮短至五年與國會一致，且配合「先

---

<sup>30</sup> LREM 最終沒有接受 Valls 的加盟，主因在於其不符合 LREM 主打的「清新候選人」政策，Valls 便以獨立候選人的身分角逐 Essonne 第一選區的國會選舉，而 LREM 也宣布不會在 Essonne 第一選區提出候選人競爭，同意與 Valls 合作。最終 Valls 以 50.3% 的得票率極敗極左派 FI 候選人 Farida Amrani (France 24 2017; Assemblée nationale 2017)。

總統、後國會」的選舉時程安排，可望避免左右共治再度發生<sup>31</sup>。該次修憲除了總統與國會任期交錯的原因之外，第五共和總統在憲法上以及實際憲政運作上都被賦予重大的政治權力，而在一民主國家中，如此重要的職位更應該透過選民定期且頻繁的檢驗才有民主正當性可言（呂炳寬 2005, 17），七年的任期在民主國家中確實罕見，在經過右派總統 Chirac 與左派總理 Jospin 兩人的支持之下，終於在 2000 年經由參議院與國民議會同意通過修憲案並交付公投複決<sup>32</sup>，此外，國會也特別同意將原本應在 2002 年先舉行的國會選舉延後至總統大選之後再改選，主要原因在於基於「尊重法國憲法精神」及「第五共和的憲政經驗」<sup>33</sup>，由此確定「先總統、後國會」的選舉時程。

自 2000 年修憲後，法國先總統、後國會的選舉時程可望穩固總統與國會多數同黨的政治環境。修憲的結果除了確保總統得以擁有國會多數的支持外，也使得國會選舉在法國的「政治國家化」（nationalization of politics）程度越來越高<sup>34</sup>。Caramani（1996）指出，政治國家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一國的地方分歧與差異隨著時間的進展開始減少，使得地方政治的影響力下降，選民在選舉時更加關注國家事務。Russoa, Dolezb and Laurenta（2013, 359-361）觀察法國總統與國會選舉兩者的政治國家化程度，他們認為總統自從直選以來，國家化程度就非常高，而國會選舉隨著時間的進展，國家化程度也在提高，此結果符合 Caramani（1996）的論點，即時間進展使得政治國家化上升。而 Caramani（1996）也提到，一國的選舉制度也會影響政治國家化的程度，法國國會選舉如總統選舉一樣採取兩輪絕對多數決<sup>35</sup>，理當會使得國會選舉更

<sup>31</sup>為了確保「先總統、後國會」的選舉時程，2002 年大選前（2001 年 5 月 15 日）法國以 2001-419 號組織法（Loi organique n° 2001-419 du 15 mai 2001 modifiant la date d'expiration des pouvoirs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修正《選舉法典》（Code électoral）第 LO 121 條，將 1997 年該屆的國會議員任期由原先的 2002 年 4 月止延長至 2002 年 6 月第 3 週，並僅限 1997 年當選之國民議會議員適用之，如此可望確保蜜月期選舉時程之規律實現。筆者特別感謝本論文評審委員鍾國允教授所提供的補充建議。

<sup>32</sup>該公投結果獲得 73.2% 的同意支持，然而投票率卻只有 30.2%（張台麟，2013，108）。

<sup>33</sup>由此便可看出總統在第五共和的權力象徵深植法國政治界與選民心中。

<sup>34</sup>政治國家化最早由 Schattschneider（1960）提出，藉由觀察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在選舉時提出的政見作為分析單位，他指出在 1932 年前，兩黨在選舉中所關注的議題都以地方利益為主，而經濟大蕭條、二戰等重要事件使得選民關注於全國的事物，此舉也迫使政黨必須更加關注於全國整體利益之上，進而使得美國的政治國家化開始上升。

<sup>35</sup>法國國會選舉制度與總統選舉制度不同的設計在於「進入第二輪選的門檻」。總統選舉中，只有得票率最高的前兩位候選人得以進入第二輪決選，而國會選舉則僅需獲得該選區所有登記選民 12% 的得票率便可進入第二輪決選，顯過去時常發生有三位候選人共同進入第二輪決選的情況。但隨著國會選舉投票率下降，此情況將越來越罕見。

加專注於地方事務上 (Costa 2012, 295)，但在蜜月期選舉時程之下，國會選舉演變成對總統的第三輪選舉，自 2002 年起國會選舉的主要議題都在於是否要給予總統一個國會多數 (Gschwend and Leuffen 2003, 20; Gschwend and Leuffen 2005, 702; Russoa, Dolezb and Laurenta 2013, 361)，此種情況下，選民對國會選舉的主要考量便由地方事務演變成國家政治，在蜜月期選舉時程下也促使國會選舉國家化程度上升 (Russoa, Dolezb and Laurenta 2013, 368-369)。

#### 4. 2002 年起的常態與非常態競爭

2002 年選舉便是修憲後的第一次選舉，來自右派的時任總統 Chirac 欲尋求連任，而時任左派總理 Jospin 則成為 PS 的總統參選人，但在面對左派分裂的情況之下使得票源分散 (張台麟 2013, 132)<sup>36</sup>。第一輪選舉結束後，極右派政黨 FN 的 Jean-Marie Le Pen 打破眾人眼鏡擊敗 Jospin 進入第二輪決選，但因 FN 本身的極端色彩無法受到絕大多數選民的認同，也因此該年的總統決選被比喻為「反極右大公投」(BBC 2002;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2017)。

Chirac 在第二輪決選時以超過 82% 的得票率當選並不意外，因為在兩輪決選制度下，極端候選人要獲得過半選民的支持是幾乎不可能，我們應該要聚焦於稍後的國會選舉，尤其是在總統大選中失去機會的左派陣營是否可以恢復其強度。根據 BBC (2002) 的報導，左派選民在第一輪總統選舉結束後面對 Jospin 的出局感到意外，有許多左派選民將此責任歸咎於分裂投票所致，並期許在稍後的國會選舉中可以重新給予 PS「共治」的機會，但隨著 Chirac 勝選的聲勢以及有效操控反極右大公投並且呼籲選民給予他一個多數的國會等，在國會選舉中，包括左派在內的法國選民都預期「總統多數聯盟」將成為最大黨<sup>37</sup>，最終 Chirac 所屬的 UMP 獲得 358 席，而包含 UMP 在內的總統多數聯盟總共獲得 398 席，右派成為最大贏家，原本期望在國會選舉中重新獲得強度的 PS 則失去了 115 席，第三次的左右共治正式結束。

---

<sup>36</sup> 該年總統選舉，左派四大陣營—社會黨、綠黨、共產黨與從社會黨分裂出的公民運動黨皆推派候選人參選，進而造成左派選票分裂 (張台麟 2013)。

<sup>37</sup> 右派政黨在國會選舉中籌組「總統多數聯盟」(Majorité présidentielle)，目的在於防止選民分裂投票並有效圍堵 FN (BBC 2002)。

之後的蜜月期選舉時程（2007、2012、2017）都創造出一致政府，總統所屬的政黨都得以獲得國會多數，有效發揮「母雞帶小雞」的衣尾效應。2007年總統選舉，來自UMP的Nicolas Sarkozy（薩柯吉，以下稱Sarkozy）在第二輪決選中以53.06%的得票率擊敗PS的Marie-Ségolène Royal，而稍後的國會選舉，UMP雖仍以過半數的313席次成為國會最大黨，但比起5年前的選舉結果則萎縮了44席，如此是否得代表著Sarkozy的衣尾效應不如Chirac？若將2002年與2007年總統第一輪選舉（真誠投票）相比，2002年尋求連任的Chirac得票數為566萬張（19.88%），2007年Sarkozy則獲得1,148萬張選票（31.18%），相較可得知比起Chirac，Sarkozy獲得更多選民的支持，其衣尾效應應比起Chirac而言更具有影響力，那導致UMP席次數下降的主因何在？如前段所述，2002年選舉被比喻為反極右大公投，Chirac在第二輪選舉中獲得史上最高的票數當選，再加上Jospin宣布退出政壇使得PS頓時失去具有號召力的領導人（張台麟2013，137），也造就UMP得以繼續延續「反極右」的浪潮及批評「左右共治」將導致職權不清與缺乏效率等（Gschwend and Leuffen 2003, 20），如此便使國會選舉的選票極大化，讓UMP在國會選舉中獲得357席。

2007年的選舉則回到了第五共和的常態，亦即傳統左右大黨的捉對競爭。在缺乏極端政黨的刺激因素之下，總統選舉之後的國會選舉可以被視為法國總統衣尾效應的真正檢證，即便UMP的席次數下降，但仍然以313席的多數席次給予Sarkozy有力的國會支持，而以UMP為首的總統多數聯盟共獲得345個席次；反之，PS即便席次數有上升，但以186的席次仍不足以產生足夠的制衡力量。2012年選舉同樣屬於的第五共和的左右派常態競爭，總統選舉中第二輪決選，Hollande以一百多萬票的差距（3.28%）擊敗Sarkozy的連任之路，而國會選舉中PS也獲得280席的多數席次，並和其他左派政黨籌組總統多數聯盟；UMP則失去119個席次，使得右派繼2002年來首次同時失去總統大位與國會多數。2017年選舉再度上演反極右大公投，結果也讓支持Macron的總統多數聯盟獲得350席的絕對多數席次；傳統政黨的席次數則大幅度下降，UMP在失去總統決選資格後連帶影響國會選情，PS更是出現泡沫化的危機。統而言之，總統的衣尾效應在有極端政黨的刺激時可以將總統政黨的得票數極大化，如2002年與2017年，而當選舉回到常態競爭時，總統的衣尾效應雖然看似消滅，但仍然顯著存在，得以讓總統擁有國會多數的支持有效執政。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自 2002 年至 2012 年的衣尾效應都侷限於 UMP（現改名為 LR）與 PS 兩個傳統政黨之間，而三次左右共治出現主因在於總統與國會選舉的不同時程「非蜜月期選舉」。2017 年 Macron 總統勝選後法國再度陷入討論「第四次左右共治」的可能性，原因在於 Macron 創建的新興政黨，在國會中沒有任何席次，能否靠著 Macron 的衣尾效應在 577 個國會席次中獲得過半數受到質疑，然而從國會選舉結果可以得知，LREM 獲得近年來最多的席次（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2017），也讓我們得以確定衣尾效應在法國確實存在，左右共治再次發生機率微乎其微，當然，前提是在於蜜月期選舉時程沒有被改變之下。



## 第參章 法國 2017 年總統及國民議會選舉之衣尾效應

2017 年總統選舉可以說是法國第五共和以來最不尋常的選舉，在兩輪絕對多數制度制下，以往可以進入第二輪決選的大多來自 PS 與 UMP (LR)，因此也讓 2002 年與 2017 年的選舉產生值得相互比較之處。其中，相似之處在於極端政黨 FN 得以突破眾多候選人，晉級到第二輪選舉；相異之處則在於，2017 年傳統的左右派政黨皆是輸家，均未晉級到第二輪選舉，除此之外，比起 2002 年 Jean-Marie Le Pen 意外晉級第二輪選舉 (BBC 2002)，2017 年則是選前民調就預測 Marine Le Pen 將晉級第二輪選舉。

### 第一節、法國 2017 年大選與先前大選之異同

根據 Lipset and Rokkan (1967) 對社會分歧的論點，吾人可以從選舉主軸中觀察出一國的主要社會分歧為何，而政黨的存在則是依附於這些社會分歧，並試圖吸引更多選票。盛杏媛 (2010, 8) 引用 Lipset and Rokkan (1967) 的論點指出，一國的政治結構將影響一國的政治環境，而在選舉時，選民便依照該國特有的政治環境之衝突進行政治行為，也因此使得該國的政治文化與政治衝突得以延續與強化。

法國第五共和以來的主要社會分歧則在於左右派之間 (張台麟 2005, 21)，由此可見主要政黨便依附於這些社會分歧來吸引選民的支持。而 2017 年大選所造成傳統左右派政黨紛紛失意是否代表著傳統的社會分歧開始解組？又或者僅是 PS 與 LR 的政黨支持度下降或政黨候選人形象問題所至？依照 LREM 的競選訴求，Macron 強調自己為意識形態光譜上的中間派，其在移民政策、歐盟政策上，均為媒體評為溫和的政治訴求 (BBC 2017c; Foreign Policy 2017; Politico 2017)；而被視為極端派的 FN，Marine Le Pen 除了在反對移民立場上的顯著政策外，其針對勞工工作權、福利與全球化議題上，也在傳統的左右派政治光譜之間擺盪 (BBC 2017e)。

由此可見，2017 年選舉之社會分歧仍在在傳統的左右派意識形態光譜之間移動，傳統 PS 與 LR 大黨的失敗不代表意識形態或政治衝突受到改變，僅是由其他政黨取代競選主軸的話語權。如同 Michel (2018b, 113-114) 所述，2017 年選舉看似極端，但事實上僅為極端候選人成功掌握極端議題的話語權，進而激化選舉輿論。

### (一)、總統選舉主軸

本次選舉傳統左右派政黨的失意在民調數據當中便可清楚觀察之。根據 Opinion Way (2017) 所做的選前民意調查結果，2012 年選舉時支持 PS-Hollande 的左派選民，在 2017 年選舉時僅有 20% 的選民願意支持 PS-Hamon，44% 支持 LREM-Macron 及 22% 支持 FI-Mélenchon。反之，在 2012 年選舉時支持 UMP/LR-Sarkozy 的右派選民卻有 60% 願意支持 LR-Fillon，19% 支持 LREM-Macron 及 11% 支持 FN-Marine Le Pen (請參閱表 1)。

在面對 Hollande 的施政不佳，PS 選票開始瓦解，而面對 Fillon 的領乾薪醜聞後，雖然 LR 選民多半仍願意繼續支持 Fillon，但也流失了 40% 的右派選民<sup>38</sup> (Opinion Way 2017)。對於 PS 的潰敗與 LR 的出局是否代表傳統左右派大黨的洗牌或 PS 的解組並由 LREM 取代，仍需要時間以及日後的選舉結果來觀察。若日後法國政黨體系由原 PS 與 LR 為主的政黨體系轉變，吾人便可以將 2017 年大選視為「關鍵性選舉」。

2017 \ 2012	LREM-Macron	FN-Marine Le Pen	UMP/LR-Fillon	PS-Hamon	FI-Mélenchon
PS-Hollande	<b>44%</b>	8%	2%	<b>20%</b>	22%
FN-Marine Le Pen	2%	<b>85%</b>	5%	0%	3%

<sup>38</sup> 請參閱本章第二小節。



UMP/LR- Sarkozy	19%	11%	<b>60%</b>	1%	3%
MoDem- Bayrou	<b>43%</b>	4%	20%	6%	9%
LeftFront- Melenchon	7%	6%	1%	9%	<b>71%</b>

表 1、2012 年與 2017 年總統大選候選人與政黨支持者之變化<sup>39</sup>。

資料來源：Opinion Way（2017）。表格來源：筆者自製。

2017年總統候選人民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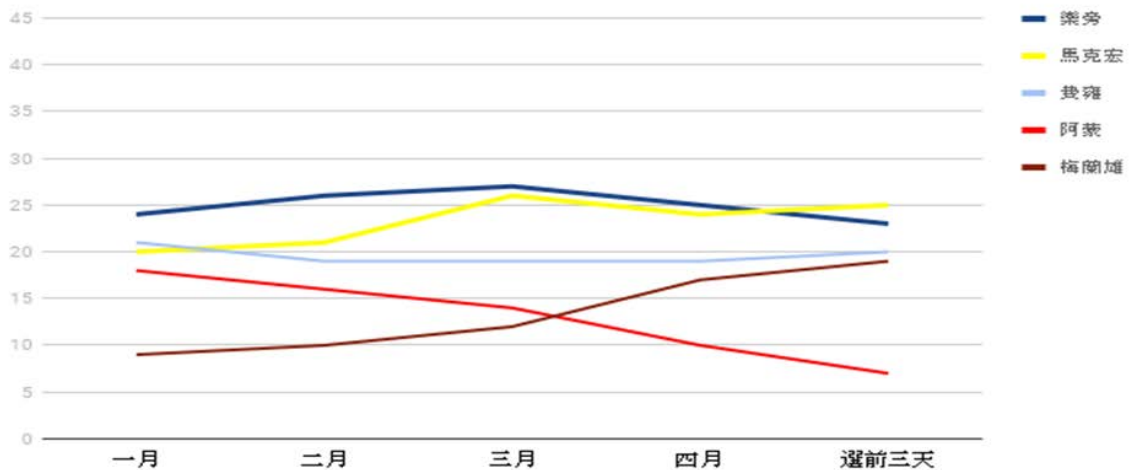


圖 1、2017 年法國總統大選民調。

資料來源：HuffPost Pollster（2017）；Ifop-Fiducial（2017）。

圖表來源：筆者自製。

<sup>39</sup> 本表顯示在 2012 年總統大選時（豎欄）的支持者在 2017 年總統大選時（橫列）轉為支持其他候選人的比例。

傳統左右派政黨的失意不代表傳統社會分歧獲政治衝突的轉變。如 Michel (2018b, 113-114) 所述般，多數選民投票給 Macron 的原因再於同意或支持 Macron 所提出的政治訴求，但真正的政黨解組與政黨重組尚未發生。

BBC (2017f) 將本次法國總統大選比喻為：「親歐勢力與反體制勢力」的選戰。Emanuele (2018, 91-96) 則認為本次選舉只是傳統的意識形態受到政治人物的操控而激活，他引用 Lipset and Rokkan (1967) 的論點，現今的左右派意識形態分期之緣起可追溯至農村與城市之間的差異。受到工業化影響，城市主張取消關稅等保護主義，而農村則受到傳統勢力與低度工業化等因素持反對開放的保守立場，隨著時間與文化的演進逐成為今日的開放與保守之左右派分歧。不過 Lipset and Rokkan (1967) 的論點過於廣泛，關於法國左右派形成可參考 Lynch (1988, 1-30) 的論點。Lynch (1988, 1-30) 指出當法國進入工業化後，勞工階級受到剝削的狀況層出不窮，因而產生了左派的社會主義與社會福利思想，反觀在工業化程度低落的鄉村地區，他引用 Weber (1976, 5) 的論述，鄉村法國是個工業化法國的「局外人」(outsider)，落後、保守與低文明充斥著鄉村地區。由此可得知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差異在工業化時代開始形成，結合今日社會文化的進展，朝向開放與保守兩端發展並在第五共和成為主要的政治意識形態之分歧。

Emanuele (2018, 91-96) 認為此次選舉就是典型的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雖然 Marine Le Pen 與 Macron 都不是來自於傳統意識形態的候選人，但 Marine Le Pen 卻能在具有爭議的議題上進行重要解釋，因此得以超越眾多後選人，進入第二輪決選。從 Emanuele, De Sio and Elie Miche (2018, 63-68) 的研究中可理解這些爭議性議題不外乎就是反對移民、保護法國勞工等福利沙文主義 (welfare chauvinism) 立場，以及保守的右派思想，如反對墮胎、同性戀婚姻等，這些立場便在鄉村地區受到更多的支持。相對的，較為開明的立場則在城市選區中受到多數人的支持，這也不難理解位除了 Macron 外，為何 Mélenchon 的支持者也多分佈於城市選區。

上開 Emanuele (2018) 的論據在於，左右派意識形態之競爭仍然是影響本次選舉選民投票行為的主因。若其論點為真，則吾人可借之觀察總統候選人之間的競選主軸

是否符合選民關注的焦點，即左右派的意識形態之競爭。對此，Emanuele, De Sio and Elie Miche (2018, 63-64) 更進一步將本次選舉選民所關注的議題歸納為兩大類：

1. 法國議程 (French agenda)：無論選民的意識形態偏好為何，該議題通常具有高度一致性且被普遍視為優先的事項。
2. 影響法國公共輿論的特定時代思潮 (Zeitgeist)：特定敏感議題 (如移民政策) 的主導權在左派還是右派？是否有政黨依具這些敏感議題而創立，又或者是政黨成功掌握這些敏感議題的話語權？

「在『法國議程』的項目中，以『保護法國免受恐怖主義之威脅』 (protect France from the terrorist threat) 與『打擊失業率』 (fighting against unemployment) 受到所有選民一致支持，而有 91% 的受訪者這兩個目標應被視為優先處理事項，這也代表無論法國選民的意識形態或者政黨認同為何，在這兩個議題上的態度是一致的 (Emanuele, De Sio and Elie Miche 2018, 64)」。

換句話說，候選人若要能獲得多數選民的支持，便必須在「法國議程」項目中取得話語權，如 Marine Le Pen 便在保護法國免受恐怖主義之威脅中成功獲得話語權。Vox (2017) 的報導指出 46% 的選民在「保護法國免受恐怖主義之威脅」上支持 Marine Le Pen 的主張，而 Macron 則在「打擊失業率」上獲 32% 選民的支持成為該項目的榜首。

其他同樣被廣泛支持的「法國議程」議題為「打擊貪污」、「加強教育品質」、「支持經濟成長」、「環境保護」、「讓女性在社會中的角色更加重要」、「讓法國在歐洲的角色更為顯著」、「讓歐盟更加民主化」。而在「時代精神」領域中，受到選民支持的主要議題依序為：「維持墮胎合法」、「減少移民數量」、「安樂死合法化」、「在公共場合中禁止穿戴伊斯蘭面紗」、「減少貧富差距」、「限縮移民法規」、「限制移民的社會福利」等等 (Emanuele, De Sio and Elie Miche 2018, 63-64)。

Marine Le Pen 在該次選舉議題中成功掌握話語權，特別是極端議題，De Sio and Paparo (2018, 99-102) 便指出，Marine Le Pen 在具有爭議性的議題上成功炒作，因此獲得極端選民的支持。過去移民與墮胎等保守議題是由傳統右派所掌控，這次卻由極右派掌握主導，進而影響選舉主軸 (Emanuele, De Sio and Elie Miche 2018, 63-68)。

法國近年來面對恐怖攻擊、失業潮、歐盟擰節政策與難民危機等棘手問題，FN 得以其激進的立場，換取更多選民的注意，並成功吸引極端選民的選票。Marine Le Pen 以恢復死刑、反對法國的伊斯蘭化等及保障法國本土中小型企業與勞工、揚言退出歐盟與歐元區等口號成功吸引許多極端選民（Shields 2013, 185-187; Mayer 2013, 164-168; Sandford 2017）。然而 Marine Le Pen 會這麼做也不意外，根據 Mayer（2013, 164-168）以法國 2012 年總統大選的數據調查中，Marine Le Pen 的支持者大多來自於意識型態光譜右端的民族主義者或威權主義者，他們對外來移民抱持著負面的態度，並要求落實嚴刑峻法、恢復社會秩序等。

自從 2015 年 1 月在巴黎發生的查理週刊恐怖攻擊事件之後，法國民眾對於伊斯蘭的不信任程度上升（Nossiter and Alderman 2015），連帶使得 FN 得以運用原本就極端的立場在選舉時主張「反穆斯林化」、「維護傳統法國」等口號。根據 Ifop（2016）的民調顯示，47% 的法國民眾認為穆斯林對於國家認同來說是個威脅（threat），以及有將近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認為穆斯林在法國太過於有「影響力」（influential）及太過於「顯見」（visible），反穆斯林的態度比起查理周刊恐怖攻擊前的調查數據明顯上升（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 2016）。

Macron 則在「法國議程」的經濟領域與生活環境領域獲得多數選民的認同（Vox 2017），例如「打擊失業率」、「加強教育品質」、「支持經濟成長」、「環境保護」等等。而在「時代精神」項目中，雖然 Marine Le Pen 以本身的極右派色彩以及反移民立場，成功取得許多福利沙文主義議題的話語權，但 Macron 在較特定領域中，諸如「墮胎合法化」、「安樂死合法化」等議題得到支持選民的認同（Associated Press 2017; Life Site News 2017）。而透過 Emanuele, De Sio and Elie Miche（2018, 63-68）的研究調查發現，在「墮胎合法化」與「安樂死合法化」項目中分別獲得 81% 與 79% 的選民支持，可見法國多數選民在與傳統天主教反對墮胎與安樂死的立場相比之下（The Guardian 2016a），較為開明。Marine Le Pen 的極右派保守色彩雖然在反移民、打擊恐怖主義上成功掌握話題，但卻也在一般社會議題上無法受到多數選民的認同，如此也使得 Macron 以其「中間派」色彩在除了移民議題之外的社會問題上獲得多數選民的支持（Emanuele, De Sio and Elie Miche 2018, 63-68）。

隨著大環境的轉變，以及隨著恐怖攻擊的發生造成反穆斯林的情緒高漲，因伊斯蘭國而湧進歐洲境內的難民等因素，使得強調世俗主義傳統的法國面臨許多新的問題，而原本就被視為極右派的 FN 便得以再度運用其自身的種族主義色彩，吸引更多選民的選票。但若以經濟階層來看，Shields (2013, 185-187) 提及 Marine Le Pen 的選民大多來自於低收入的地區，過去這些地區是傳統左派的票源。但在 PS 黨總統 Hollande 的施政表現低落、失業率高等因素，逐漸被 Marine Le Pen 的保護法國勞工等政見吸引 (Chrisafis 2017)。

Emanuele, De Sio and Elie Miche (2018, 64) 所提出的「法國議程」與「時代精神」作為 2017 年大選的主軸讓我們除了以 Hollande 的低落支持度以及 Fillon 的醜聞之外，有另外的途徑來檢視傳統左右派政黨在本次選舉中失敗的原因。不過如同本文所述，選舉主軸仍然受傳統的左右派意識形態之框架影響，只是極端的左右派議題在本次選舉中被放大與炒作。

## (二)、總統選舉選情分析

法國第五共和第十次總統選舉正式於 2017 年 4 月 23 日舉行第一輪投票。而前述所提及的法國兩輪絕對多數決選舉制度，候選人若要能成功晉級第二輪選舉，勢必要獲得越多的選民支持才得以晉級，在此情況下，越極端的政黨則晉級的機率越低，這也解釋為何過去總統當選人多半來自 UMP (LR) 及 PS 兩大傳統政黨。

自 1965 年開始進行的總統直選，參與第一輪選舉的候選人人數有越來越多的趨勢<sup>40</sup>。第五共和總統大選平均候選人人數為 10.2 人，最多人的紀錄為 2002 年，共有 16 名候選人；而最少的紀錄則為首次舉行總統直選的 1965 年，共有 6 名候選人。在候選人人數越來越多的情況下，也使得單一候選人要在第一輪選舉就獲得過半數的選票越是不可能<sup>41</sup>，甚至還會造成選舉結果與預測截然不同的現象，如 2002 年大選。

---

<sup>40</sup> 2002 年至 2017 年間四次總統選舉，候選人人數都超過 10 人。

<sup>41</sup> 第五共和總統直選以來，沒有任何一位候選人可以在第一輪選舉中就獲得過半數的選票。

2017 年總統大選共有 11 名候選人，但其中僅有 5 名候選人較具影響力，分別為 Marine Le Pen、Macron、Fillon、Mélenchon 與 Hamon (Chrisafis 2017; John 2017)。本文將就上述 5 位候選人分別敘述之。

## 1. 極右派 FN-Marine Le Pen

法國的極右派政黨 FN 在此種選舉制度下若要獲得更多選民的支持則必須在其極端的色彩上做出修正。如 Marine Le Pen 自擔任該黨主席以來便開始進行「去妖魔化」政策 (Shields 2013, 190-194; Mayer 2013, 171-175)<sup>42</sup>，並期許將 FN 打造成為一個屬於全法國的政黨 (BBC 2010)<sup>43</sup>。在降低其極端色彩的作為上如對墮胎及同性戀議題態度的軟化，以及 Marine Le Pen 本身的女性形象也使得該黨在女性選民的支持度開始上升 (Shields 2013, 185-187; Mayer 2013, 171-175)。即便如此，FN 在 2017 年選舉中，對於移民議題與反歐盟等政見主張仍被多數選民視為極端立場 (BBC 2017g)，De Sio and Paparo (2018, 99-102) 便指出，Marine Le Pen 在極端議題上的定位大幅超過其他候選人，FN 的極端色彩標籤似乎無法在短時間內完全轉變。雖然 FN 能夠在爭議領域與「時代思潮」議題上掌握話語權進行炒作，但多數中間選民仍然對於 Marine Le Pen 所領導的 FN 不具信心 (BBC 2017g)。

雖然 Marine Le Pen 與 FN 被視為極右派的代表，但若吾人仔細觀察 Marine Le Pen 的政見主張，我們將可以發先其在社會福利、勞工政策、稅收改革立場上與左派價值接近 (Chrisafis 2017)，一改先前其父親 Jean-Marie Le Pen 的反國家干預立場 (John 2017)，並開始在原本以支持左派政黨為主的選區中成功開拓許多票源 (Shields 2013, 185-187)<sup>44</sup>。但 FN 和傳統左派最大差異之處在於其強調「法國人獨享」的福利沙文主義 (Emanuele, De Sio and Elie Miche 2018, 63-68)，另在反移民、反伊斯蘭化、反

---

<sup>42</sup> Marine Le Pen 自 2011 年起擔任該黨黨主席。

<sup>43</sup> “a ‘big popular party that addresses itself not only to the electorate on the right but to all the French’ (BBC 2010)”。

<sup>44</sup> Shields (2013) 指出 2012 年總統選舉，Marine Le Pen 的支持者分布集中在法國東南部、北部和東北部。東南部有許多來自北非的移民；而北部及東北部則為法國傳統重工業重鎮，近年來飽受全球化、歐洲一體化的進展，使得工廠外移，失業率上升。

歐盟、反全球化以及強調落實嚴刑峻法的政見則使 Marine Le Pen 與 FN 持續被視為極右派的代言人 (BBC 2017e)。

## 2. 極左派 FI-Mélenchon

Mélenchon 領導的 La France Insoumise (不屈法國, 以下稱 FI) 成立於 2016 年, Mélenchon 被視為本次選舉極左派的代表, 受到如共產黨等極左派政黨支持 (Telegraph 2017c)。在經濟議題上以透過舉債投入 100 億歐元的經濟振興方案、保障勞工權益、降低工時及針對富人課與重稅等左派立場, 並在國際議題上揚言退出歐盟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 (Telegraph 2017c)。

Mélenchon 也提出要透過修改憲法的方式來減少總統的權力。Mélenchon 以「總統式君王」(presidential monarchy) 來描述法國第五共和憲法給予總統過大的權力, 其權力甚至超過美國總統 (Reuters 2017a)。他主張應透過修憲的手段來加強國會的權力, 進而限縮總統的大權, 此外, 廢除法國參議院、制定罷免總統的程序規定, 將投票年齡下修至 16 歲等都是 Mélenchon 提出的修憲工程。這些重塑法國政治的主張與經濟立場使 Mélenchon 的支持度受到左派選民的青睞而上升 (Telegraph 2017c), 最終民調甚至超越傳統左派大黨 PS 的候選人 Hamon (參見圖 2)。

## 3. 右派 LR-Fillon

而原本被視為此次選舉的最大贏家 LR (The Guardian 2016a), 其總統候選人 Fillon 在 2016 年 11 月底的黨內選舉時, 擊敗同樣身為前法國總理的黨內對手 Juppé, 正式代表 LR 出征總統大選。根據 Ifop-Fiducial (2017) 在 2017 年 1 月分中旬所做的民調表示, Fillon 以 21% 的支持度僅次於 Marine Le Pen, 並有 62% 的機率得以晉級第二輪決選。而若第二輪決選候選人為 Fillon 與 Marine Le Pen 時, 則 Fillon 擁有 60% 的支持度。但 1 月底 Fillon 被媒體爆料出在擔任參議員期間雇用其妻子兒女為助理領乾薪的新聞, 自始民調開始下降, 被原本民調位居第三的 Macron 超過 (參見圖表 2)。

另在經濟立場上, Fillon 則以增加每周工時限制、減少政治預算及刪減社會福利等政策, 使得左派選民難以支持 Fillon (Reuters 2017a)。根據 Ifop-Fiducial (2017) 所做的民調結果, 若 Fillon 與 Marine Le Pen 晉級第二輪決選, 則左派選民對兩者的支持

差距不會過大。由此得知，Marine Le Pen 的保護法國勞工政見開始奏效，吸引過去傳統的左派票源（Shields 2013, 185-187）。

除此之外，原本能夠掌握「時代思潮」議題話語權的傳統右派，在本次選舉中也被 Marine Le Pen 的突出性政策所邊緣化（Emanuele, De Sio and Elie Miche 2018, 63-64）。在「領乾薪醜聞」與「邊緣化」雙重影響之下，右派支持者開始往 Macron 與 Marine Le Pen 陣營移動（Opinion Way 2017），使得第五共和的傳統右派大黨—LR 首次無緣晉級第二輪總統決選。

#### 4. 左派 PS-Hamon

傳統左派大黨 PS 在 Hollande 的低支持度下面臨嚴峻的選情。被視為法國史上最不受歡迎的總統—Hollande 宣布不再競選連任（The Guardian 2013），經過黨內初選後，由前教育部長 Hamon 勝出，代表 PS 參選這場嚴峻的選戰。

如果說 Hollande 的右傾政策使左派選民不滿（Financial Times 2016），那麼 Hamon 則讓 PS 在意識形態光譜上大幅度往左端移動（The Guardian 2017a）。Hamon 的政見如將每週工時限制下修至 32 小時、推行全民基本收入、並推動大麻合法化，這樣的左傾立場也使得 PS 內部出現路線之爭（The Guardian 2017a），前 PS 總理 Valls 甚至揚言要退出 PS，轉投入 LREM（France 24 2017），讓原本就因 Hollande 施政不佳而支持度大跌的 PS 更是雪上加霜。

#### 5. 中間派 LREM-Macron

Macron 於 2016 年 4 月份發起新興之跨黨派結盟運動 En Marche！。自法國媒體分析觀察，這類法律上非屬正式政黨的「運動」（mouvement），以號召跨黨派成員基於相同理念集體行動為務，既非傳統政黨組織、亦非社會運動；或許可視為以政治參與為目標的政治運動（Wilgos 2017）<sup>45</sup>。Macron 於同年 8 月分辭去 Hollande 政府的經

---

<sup>45</sup> 與 LREM 發展雷同者，尚有西班牙的 Podemos 與義大利的 Movimento 5 Stelle，法國自身的極左聯盟 France Insoumise 也是一例（Wilgos 2017）。



濟部長一職<sup>46</sup>，該舉動即被主流媒體評論為 Macron 將參選 2017 年總統大選的徵兆 (BBC 2016; The Guardian 2016b)<sup>47</sup>。但 LREM 遲至 2017 大選後才尋求轉型為政黨 (Bonnefous & Pietralunga 2017)，從 Macron 創立運動至參選觀察，選前的 LREM 明顯是為了選舉而創設，而改名則是為了強化跨黨派結盟的「共和國」理念<sup>48</sup>。但由於 LREM 於 2017 大選中的參與模式，與傳統政黨仍為互斥關係 (候選人無法兼以他黨黨員與 LREM 成員身分或標籤參選)，本文仍將 LREM 視為「政治黨派」，並擱置其法律地位問題。

2016 年 11 月，Macron 正式宣布將以 En Marche! 候選人的身分參與總統大選，面對各黨派的候選人及其凸顯的主張，Macron 試圖以中間派回號召吸引最為多數的中間選民之支持。對內在經濟政策上強調不修改每周 35 小時的工時限制，降低失業率，對難民則採取較為溫和的立場，而對外則強調支持歐盟，但對歐盟的經濟問題則提出改革方案，如歐元區個別預算、平衡對德國的貿易順差等等 (BBC 2017c)。

Macron 的中間派立場與其清新的形象使他的支持度上升 (BBC 2017h)，自 2017 年 1 月起超越 Fillon 後就一直穩定保持領先，更在 4 月時成為民調最高的候選人 (Ifop-Fiducial 2017)。究竟一個從未參加過選舉的候選人民調是如在眾多候選人中領先？BBC (2017h) 將 Macron 的成功因素歸納成五點，包括運氣 (LR 總統參選人 Fillon 在選前被爆料出貪污醜聞，使得聲望大減)、精明 (了解 PS 的支持度迅速下降，便離開 PS 自組新政黨)、嘗試新方法 (黨工與民眾進行面對面的訪談，同時確保選民接收到他的政治理念)、個人形象 (在第二輪決選時，對手 Marine Le Pen 批評他與政治菁英無異，如此的論述卻造成反效果，對他的選情有加分的效果，此外本身的年輕與清新形象讓他與其他政壇老手不同)、以及對決的是 Marine Le Pen (與 Marine Le Pen 和 FN 的極端立場相左)。BBC 更指出在選前的造勢晚會中，Macron 的造勢活

---

<sup>46</sup> 當時的內閣被稱之為 Valls 第二次內閣 (2014/8/27~2016/12/6)。Macron 出任經濟、工業與數位事務部長一職 (Gouvernement.fr 2018)。

<sup>47</sup> 在總統選舉之後，Macron 將 En Marche! 更名為“Le Republique en march!” (LREM)，表示更能凸顯其中間共和國力量的形成，並以新名稱參加稍後的國會大選 (Uspsa News 2017)。

<sup>48</sup> 筆者感謝本論文評審委員鍾國允教授對於 LREM 似以選舉為目的之提醒。

動充滿著年輕的流行音樂，並傳達和諧與正面的訴求與 Marine Le Pen 充滿著極端的言論與反對者的抗議衝突和警察的維安佈署出現強烈對比。

第一輪選舉結果揭曉，Macron (24.01%) 與 Marine Le Pen (21.3%) 分別位居前二並取得決選資格，其他候選人依得票率排序為 Fillon (20.01%)、Mélenchon (19.58%)、Hamon (6.36%)、Dupont-Aignan (4.7%)。2017 年總統大選的特殊地位除了左右派傳統政黨紛紛出局之外，投票率與廢票比例也與過往不同，特別是 2017 年總統選舉第二輪與第一輪相比之投票率是第五共和以來首次下降，且第二輪選舉的廢票成長比例也大符增加。Paparo (2018, 105-109) 認為此結果的主因在於選民對政治現況的不滿，以及極左派選民（絕大多數為支持 Mélenchon 的選民）刻意棄權或投廢票所致，從此便可得之多數極左派選民在決選中無法認同唯二的候選人 Macron 與 Marine Le Pen，進而棄權或投廢票表達對政治現況的不滿。

而法國的「選舉制度」因素，使得極端政黨要獲得總統大位的機率可以說是微乎其微，故對於稍後舉行的國會選舉才是我們更應該探討的部分。2017 年總統選舉正式落幕時，對於進入左右共治的論述再度出現，主要原因仍在於 LREM 在舊國會中沒有任何一席，Macron 的衣尾效應是否能反制 LR 的反擊 (BBC, 2017b)？另外，貪污醜聞確實影響 Fillon 的選情，但實際選舉結果（第一輪選舉），Fillon 也僅落後 Macron 14% 的得票率，且 LR 擁有傳統悠久的歷史，更自詡為戴高樂派的傳承，在國會選舉中應仍然得以動員選民，重新獲得其強度。

甚者，法國國會選舉與美國國會選舉相似，都存在「現任者的優勢」(Costa 2012)，合理估計 LR 在國會選舉中應得以有更好的成績，Paparo (2018, 108-109) 也在總統大選結束後觀察到反對極右派 Marine Le Pen 的共合國力量開始形成，但他認為 LREM 能藉由 Macron 的氣勢取得國會多數的機會較小。最終國會選舉結果出爐，LR 失去 90 個席次，雖然以 136 席位居第二，但與 LREM 和其友黨 MoDem 所組成的總統多數聯盟之 350 席相比確實不足產生制衡的力量，如 Magni-Berton and Robert (2017, 502-503) 便以 Macron 在上任後推動勞動法案一事為例，由 LREM 所掌控多數席次的國會在與反對黨進行任何辯論之前就授權政府以法律命令執行勞動法案的改革，在憲

法的程序上雖然最後仍然需要經過國會的批准，但如此便得以了解 Macron 有足夠的把握國會將會支持其政策。

本文接續將探討總統選舉之後的政治重組，LREM 是如何以新興政治運動之姿獲得國會多數席位，「現任者的優勢」在本次選舉中消退是特例還是先例，傳統左右大黨是否面臨解組之際？

### （三）、總統選舉後之政治重組

法國 2000 年修憲將總統選舉與國會選舉的時程安排更改至蜜月期選舉時程的主要原因就是要避免左右共治的再度出現（Gschwend and Leuffen 2003; 2005），而如此的安排確實在 2002 年至 2017 年間的四次選舉都成功創造出一致政府。

除此之外，郝培芝（2014）也發現隨著蜜月期選舉時程的規律化，法國有效政黨數目逐漸減少，「蜜月期選舉時程將會使兩大黨之外的小黨弱化，由於總統選舉兩輪決選制與國會選舉兩輪決選制最大的差異在於前者會極大化強者的利益、懲罰弱者，蜜月期設計不利於小黨國會選舉，因此選舉時程的改革會使政黨體系有集中的現象，而轉回兩黨制發展（郝培芝 2014, 40）」。此論點與 Cox（1997）的看法一致，即蜜月期選舉時程會使該國有效政黨數減少應無異議，但 Cox（1997）與郝培芝（2014）對於蜜月期選舉時程下對第三政黨的影響之看法則與 Shugart and Carey（1992）不同，Cox（1997）認為蜜月期選舉時程對於總統大選中的兩大黨最有利，而第三黨的衣尾效應則較低。

對此，Shugart and Carey（1992）則提出相異的觀點，他們認為蜜月期選舉時程之下，對第一（總統當選之政黨）及第三政黨有利，反而對於第二大黨不利；郝培芝（2014）觀察用第五共和自 1958 年至 2012 年來歷次國會選舉得票數超過 5% 的有效政黨數，與選舉周期的變化做比較，進而得出結論：蜜月期選舉時程確實有利於兩大黨，而第三黨的衣尾效應極低，郝培芝（2014）認為法國的例子與 Cox（1997）的觀點相符，與 Shugart and Carey（1992）的觀點相異。

綜觀法國過去的蜜月期選舉時程，國會選舉確實如 Cox (1997) 與郝培芝 (2014) 的論點相同，衣尾效應對於兩大黨較有利，而第三黨則面臨得票率下降的困境。但 2017 年選舉卻與 Cox (1997) 及郝培芝 (2014) 的論點相左，反而符合 Shugart and Carey (1992) 的論點。如同前章所述，2017 年選舉有其特殊地位，若持續引用過去的分類將無法有效解釋該次選舉的傳統大黨、新興政黨與極端政黨的選情，以 2017 年總統選舉第一輪（真誠投票）結果前三名分別為 LREM 的 Macron (24.01%)、FN 的 Marine Le Pen (21.30%)，及 LR 的 Fillon (20.01%)，本文便以總統選舉第一大黨、第二黨與第三黨稱之，其餘政黨如 PS 與 FI 則可以歸納至其它政黨。其它政黨如同過去分類之小黨般，在蜜月期選舉中其衣尾效應較低，但並不盡然完全失去其強度。

在一般情況下能夠晉級第二輪決選的不外乎為傳統的左右派政黨，在蜜月期選舉時程下使這兩大黨受益最多，而這兩大黨可能隨著政治環境的演變而被其他政黨所取代，造就形式上的政黨解組。如同該次選舉 PS 的挫敗與 LREM 的崛起，但選民的意識形態結構並沒有改變，仍然是以左右派之意識形態光譜為主軸，故蜜月期選舉時程受益兩大黨之理論仍然適用，只是過去舊的政黨被其他政黨所取代罷了。但當進入第二輪決選之一的政黨為極端政黨時，該理論則遭到推翻，如同 2002 與 2017 年大選便是最好的例證。以實際情況觀察之，極端政黨在法國國會中的勢力始終微薄，主要仍受到「選舉制度」所限，而法國國會選舉又普遍存在著「現任者的優勢」（Costa 2012, 296），故即使極端政黨能在總統選舉中躍身前兩大黨，但受到制度與現任者因素所限，其衣尾效應效力將被壓縮，反觀，原本在總統選舉中被壓抑的第三黨將重新獲得其強度（Shugart and Carey 1992, 250-251）。

但若法國國會選舉真的存在「現任者的優勢」，吾人該如何解釋傳統兩大政黨在國會選舉中失去許多席次？PS 的挫敗或許可以歸類為選民的「回溯性投票」（retrospective voting）<sup>49</sup>，因 Hollande 的施政不佳所致，但又該如何解釋 LR 的挫敗與 LREM 的大勝？2017 年法國正式實施禁止國會議員兼任地方官員的法案，此舉也造成

---

<sup>49</sup> 回溯性投票的特徵在於選民對現任者的施政表現進行回溯性的評估，進而影響其投票行為。Kiewiet and Rivers (1984) 指出選民在選舉中最主要的考量不外乎為經濟情況，諸如失業率、通貨膨脹與薪資收入等等，並依照這些情況，對現任者的執政表現進而評估而決定其選票歸屬。

許多現任議員聲明不再競選，專心擔任市長或其他地方官員等職務（法國世界之聲 2017）<sup>50</sup>，現任者不再參選便沒有了現任者的優勢可言，是否因此使衣尾效應極大化？

承上啟下，Cox（1997）與郝培芝（2014）的論點並不適用於 2017 年大選，實際選舉結果是 LREM 第一、LR 次之、PS 第三、FI 與 PCF 為第四與第五，FN 則位居第六名。由此可見 FN 總統候選人的衣尾效應並沒有發揮，即使 Marine Le Pen 在第二輪總統選舉時獲得超過一千多萬名選民的支持，其政黨 FN 在國會選舉的選情並沒有因此獲得多少紅利，僅獲得 8 個席次；而在總統選舉得票率位居第三的 LR 則在國會選舉當中重新獲得其強度，以 136 席成為國會第二大黨。如此便得證，Cox（1997）及郝培芝（2014）的論點在 2017 年選舉中相左，而 Shugart and Carey（1992）的論點反而得以符合該次選舉的情況。如同與 2002 年選舉一樣，FN 雖然晉級第二輪決選，但其衣尾效應極低，甚至在原本國會中的一個席次在稍後的國會選舉時全軍覆沒。2002 年國會選舉，PS 得以重新獲得其強度，再度成為國會第二大黨，符合 Shugart and Carey（1992）的論點。

因此 Shugart and Carey（1992）的論點——總統大選對第三黨的國會選舉有利之論述，適用於法國「極端政黨為總統選舉中前兩大黨之一時」（即 2002 年與 2017 年選舉），被壓抑的第三黨才得以在國會選舉中重新獲得其強度；反之，若總統選舉前兩大黨均為傳統的左右派政黨或中間派政黨時，則再度回歸 Cox（1997）及郝培芝（2014）的論點——總統選舉對國會兩大黨有利，對第三黨的生存空間不利。

2017 年法國選舉是第五共和史上第一次傳統政黨 PS、右派戴高樂都無緣晉級總統第二輪決選，而之後的國會選舉則受到總統當選人之衣尾效應的完整發揮，使得傳統兩大政黨在國會選舉中席次都大幅度萎縮。與 1974 年 Giscard d'Estaing 依靠 Chirac 的支持獲勝不同，1970 年代法國的有效政黨數為 4.2-4.5 個政黨（郝培芝 2014, 30），Giscard d'Estaing 的 RI 在右派政黨之中的影響力並不強大，席次數與組織動員能力皆不可與戴高樂派相比。但隨著 2002 年以來蜜月期選舉時程造舊國會選舉棄權比例大

---

<sup>50</sup> 2017 國會選舉在法國國會 577 個席次中，只有 345 名國會議員參與連任，232 名國會議員則放棄連任。根據 The Local（2017a）報導，在這 345 名尋求連任的國會議員中，只有 140 名議員順利連任。

增，有效政黨數開始下降，進而演變成以兩黨制為主競爭模式，而 2017 年的兩大傳統政黨紛紛受到執政不佳與候選人形象等因素重創，再加上超過 200 名現任國會議員放棄連任，進而使得現任者的優勢排除，如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何 2017 年 Macron 的衣尾效應得以完全發揮，而 1974 年 Giscard d'Estaing 在勝選後卻不願意解散國會的原因。

稍後舉行的國會選舉給予選民對於總統權力大小再次複決的機會，Macron 挾帶勝選的氣勢，使得其衣尾效應得以完整發揮作用，取得國會多數的地位。除了 LR 及 PS 的席次都大幅度銳減外，其他小黨也有出色的成績，例如 Mélenchon 領導 FI；PCF 的席次數都有成長，甚至 FN 也獲得 8 個席次，是該黨歷年來最好的成績，但該 8 個選區都位於 FN 支持者的大本營選區（參見本章第二節），故 FN 在本次國會選舉與衣尾效應並無太大關連，FN 的勝選主要仍在於選區因素所至<sup>51</sup>。而傳統兩大黨的支持度開始下降，在本次選舉中表現差強人意。

選舉制度與選舉時程則更加強化 Macron 的聲望，一舉使得 LREM 成為國會最大黨。至於 LREM 是否能繼續成為國會多數，PS 的泡沫化是否會繼續延續，LR 在下次選舉能否重新獲得右派選民的支持，以及其他政黨如 FN 與 FI 能否獲得更多選民的支持都須依賴日後的觀察。政黨解組的原因在於原先傳統政黨所強調的意識形態開始不受到選民的關注，或至少不再是選民投票時最主要的考量，而使得傳統政黨的支持度下降，最終受到選民的淘汰。此次選舉僅為政黨「形式上」的解組，原因在於法國政治的意識形態光譜仍然以「左—右」為主，而傳統政黨因自身問題（如施政表現、候選人個人形象等）而失去選民的支持，因而成為意識型態不變、政黨組成改變的情況。若日後 PS 與 LR 持續萎縮，則 2017 年的選舉便得已被視為「關鍵性選舉」，當然這仍需要時間與吾人的觀察。

## 第二節、衣尾效應是否足以解釋 2017 年國民議會選舉？

成立僅一年的 LREM 能獲得國會多數席次是否完全建立在 Macron 的衣尾效應上，又或是衣尾效應僅僅只是幫助 LREM 成為國會最大黨的多重因素之一？Magni-

---

<sup>51</sup> 以全國選舉選情而言，除了 FN 勝選的 8 個選區之外，FN 在全國的得票率仍屬偏低，且選票多集中於 FN 的大本營第區，其他選區多以中間派 LREM 與右派 LR 的兩黨競爭為主。

Berton and Robert (2017, 489-491) 認為在蜜月期選舉時程之下，會增加選民的選舉疲勞，以至於在稍後的國會選舉中棄權比例大增，此外，國會選舉已經被視為是總統的第三輪選舉 (Dupoirier and Sauger 2010)。Evans and Ivaldi (2017, 327) 也觀察到許多並非支持 Macron 的選民在國會選舉時棄權不前往投票，也造就該次國會選舉成為第五共和史上投票率最低的紀錄，如此也與 Magni-Berton and Robert (2017, 489-491) 的觀點相同。Magni-Berton and Robert (2017, 502-503) 指出在蜜月期選舉時程下，願意參與國會選舉的選民大多是支持總統的選民以及中間游離選民，而多數的中間游離選民則偏好給予總統實權，此點也與 Gschwend and Leuffen (2003; 2005) 的論點無異。再加上 LREM 的中間派色彩，得以在意識形態光譜上符合多數中間選民的政治態度，自然容易吸引中間游離選民的選票轉移 (Magni-Berton and Robert 2017, 489-491)。除此之外，Evans and Ivaldi (2017, 324-325) 也認為 LREM 能獲得如此大的勝利原因之一也在於 2017 年選舉的政黨高度分裂與政黨意識形態的極端化有關，LREM 便得以運用中間派的色彩吸引更多中選民的支持。

法國的選舉制度—「兩輪絕對多數決」使得極端後選人難以獲勝，因此極端候選人幾乎不可能當選，也確保總統當選人擁有過半數以上的民意支持。而衣尾效應連帶造就其政黨在稍後舉行的國會選舉之聲望，不論總統當選人是來自左派、右派還是中間派，政黨具有悠久歷史或毫無任何執政經驗，總統當選人的政黨都可以強化在稍後的國會選舉中取得多數席位之機會。自 2002 年起新的選舉時程之下，總統衣尾效應規律地運作，我們可以歸納其主要原因為：1. 蜜月期選舉時程使選民選舉疲勞上升，造成棄權比例逐年增加；2. 會去投票的選民多以支持總統當選人的選民居多；3. 其餘去投票的中間選民較偏好一致政府 (Gschwend and Leuffen 2003; Gschwend and Leuffen 2005; Dupoirier and Sauger 2010; Evans and Ivaldi 2017; and Magni-Berton and Robert 2017; 郝培芝 2014)。

不同於美國每四年一次的大選年總統與眾議院同時程選舉，法國自 2002 年起蜜月期選舉時程造就國會選舉總統化的現象越來越突出。Campbell (1991) 認為同時程選舉會強化總統的衣尾效應學說受到美國近年來選舉結果的挑戰，最主要原因乃在於美國選民將總統與國會選舉分為兩個獨立且互不影響的選舉 (Burnham 1975)，且美國國會選舉具有現任者的優勢，Mayhew (1974, 577) 提出美國國會議員現任者的優勢

在於「政治資源」，其得以合法使用相關資金，諸如郵資補貼來宣傳自己的政績、參與國會委員會進行肉桶立法等，Fiorina（1977, 177-181）則認為現任者的優勢主要來自於「選區服務」來壟落選民，使得 1980 年代以來現任者的連任成功比例高於九成。但依照 Cosat（2012）的論點，法國國會議員的現者優勢主要來自於「選舉制度」與「選區劃分」所致，法國的兩輪絕對多數決制度使得當選者需要獲得 50% 以上的支持才得以當選，如此之下，具有利益交換的「侍從型政治」（clientelism）在國會選舉中出現，且緊密的選區劃分更加促使國會議員與選民之間的連結加深。

Cosat（2012）的論點由制度層面出發提供一解釋途徑，而面對法國國會議員現任者的優勢，Murray（2008）則從另一個層面切入觀察之，雖然該篇文章主旨在於探討法國國會議員性別不平等的現象，但 Murray（2008）在該文中也明確指出法國國會選舉存有現任者的優勢，造成現任者的優勢之主因與女性議員人數遠低於男性的主因同樣來自於「法國精英階層高度封閉」所致，他引用 Norris and Lovenduski（1995）描述法國選民進行決擇的特徵：選民傾向於依賴熟悉的面孔和傳統特徵進行選擇，如此使得傳統上就以白人、男性為多數的現任者取得最大的選舉優勢（Norris 1997, 6），另外 Murray（2008, 545-550）在該文章中也提出影響法國選民投票行為最大主因在於「左右派意識形態」，當大環境對左派不利時，左派現任者連任成功率將下降，反之右派現任者連任成功機率則增加，即使國會政黨輪替依序發生，但能當選的始終以白人、男性為多數的「政治老面孔」彼此輪替<sup>52</sup>，故現任者的優勢是存在於對大環境有利的政黨中。

Murray（2008）提供另一個切入了解法國國會選舉之現任者優勢的途徑，也就是選民「左右派意識形態」的投票行為以及「法國精英階層高度封閉」兩者讓現任者具有競選優勢。法國自 21 世紀以來的規律性蜜月期選舉時程，使得國會選舉從以地方事務為導向的選舉模式朝以國家事物為導向發展（Dolezb and Laurenta 2013），並且隨著選民參與國會選舉的意願大幅度下降（Magni-Berton and Robert 2017），Cosat（2012）的論點是否仍足以適用於被稱之為「總統第三輪選舉」的國會選舉中也是本

---

<sup>52</sup> Murray（2008）的論點在於若某次選舉對於左派不利，則會將影響左派國會現任者的選情，但若下屆選舉情勢轉變成對右派不利，則過去左派的前現任者會在度出來競選，並有很大機率會當選，如此也造就法國精英階層高度封閉。



文需要探討之處。法國國會選舉國家化程度開始上升，使得總統選舉之結果對其影響至關重要，這點便是法國總統的衣尾效應效力強度與美國總統最大差異之處，除前段提及之美國選民將總統選舉與國回選舉視為兩個獨立的選舉（Burnham 1975），使得美國總統的衣尾效應衰退，美國國會議員現任者的優勢也促使此現象，亦即選民以國會候選人作為主要考量，而非政府體制或總統權力大小（McAllister and Darcy 1992, 695-712）。

除了 Mayhew（1974）、Fiorina（1977）、Petrocik（1991）、McAllister and Darcy（1992）與 Flemming（1995）等學者將美國國會現任者的優勢聚焦於政治資源或選區服務的選民攏絡外，Cox（1996, 479）則提出另外一種觀點，Cox 認同政治資源與選區服務這些「直接因素」（direct effect）對現任者的優勢確實存在，但還有更重要的「間接因素」（indirect effect）造就美國國會議員居有高度的現任者優勢。Cox 指出「間接因素」來自於現任者所握有可觀的政治資源來進行選區服務與宣傳自己的政績等，如此造就反對黨有實力的挑戰者畏懼參選，有實力的候選人更情願到開放選區中參選，使得現任者選區的對手缺乏具有相同政治經驗或政治聲望的候選人來挑戰之，Cox（1996, 482）將此現象稱之為「威嚇因素」（scare-off effect），現任者的優勢應而更加受到強化。Cox（1996）對於美國國會選舉的洞見與 Francois（2006）對於法國國會選舉的端量大同小異，Francois 檢證法國政治學者 Yves Mény（1992）提出的「猴麵包樹假說」（baobab tree hypothesis）<sup>53</sup>，他發現當國會議員同時兼職其它地方官員的職務時，可以藉由自身職位之便來進行政治資源之集中，有利於其競選連任，因此也造成了有兼職身分的國會議員具有高度政治資源之聚集，以及其選區挑戰者的數量與質量較低兩大現象，如同 Cox（1996, 478）提出的威嚇因素般，在兼職行為非常普遍的法國政治生態中（Costa 2011, 3; Costa 2012, 296），現任者的優勢普遍存在，從此論述中也可以和 Murray（2008, 540）提及的「法國精英階層高度封閉」主張呼應之。

---

<sup>53</sup> 猴麵包樹假說（baobab tree hypothesis）由 Mény（1992）所提出，Mény 以猴麵包樹的雄偉而妨礙了其他植物在其周遭環境生長的自然現象作為比喻，如同法國國會議員得以藉由兼職地方官員的手段來增加自己的政治資源優勢與政治聲望，進而威嚇其他具有威脅性的國會議員候選人出現（Francois 2006, 269-270）。

不過在 21 世紀以來的蜜月期選舉時程，國會選舉的地位之轉變（Gschwend and Leuffen 2003; Gschwend and Leuffen 2005; Lazardeux 2009; Sauger 2009; Dupoirier and Sauger 2010; Costa 2012; Evans and Ivaldi 2017; Magni-Berton and Robert 2017; 郝培芝 2014），套用 Murray（2008）以及 Norris and Lovenduski（1995）對法國選民投票行為之觀察，「左右派意識形態」與「候選人政治知名度或政治經驗」成為選民決擇的最主要因素。在過去 PS 與 LR 壟斷多數席次的歷史脈絡下，總統衣尾效應自然在此傳統左右派大黨間輪替，國會選舉雖然受到該年度左右意識形態浪潮影響，然而受益者仍在政治老面孔之間輪迴。集合美國與法國兩者，我們得推論出總統衣尾效應之效力強度與國會選舉地位有密切相關，當國會選舉越獨立於總統選舉時，總統選舉的結果對於國會選舉之影響程度自然下降，相對的，當國會選舉與總統選舉之連結成度越高時，國會選舉就會容易演變成對總統選舉結果的再認可，而造成法國國民議會地位之轉變的主因不外乎係選舉時程的改革。

法國國會議員的兼職行為受到諸多批評，法國政府也開始著手進行改革，2001 年開始加強對兼職的限制，但仍然容許一般國會議員進行兼職，故「猴麵包樹假說」仍普遍存在（Francois 2006, 272-274）<sup>54</sup>。2017 年的新選舉法規規定新任國會議員全面禁止兼職（法國世界之聲 2017a），該項規定使 232 名國會議員放棄連任，以便得以繼續擔任地方官員等職務，而此舉是否連帶造成 Macron 的衣尾效應強大化，使得政治素人與無勝選經驗的候選人勝選機率增加，過去文獻均沒有深入探討現任者放棄連任與衣尾效應之關聯。再加上許多選民對國會選舉的冷漠與棄權，使得 LREM 得以成為國會最大黨（Evans and Ivaldi 2017）。

傳統政黨的現任議員宣布放棄連任則更加强了衣尾效應的作用，少了現任者的競爭，選民的評估便得以簡化成是否要給予總統實權的立場。該次國會選舉的投票率是第五共和以來最低的一次，第一輪選舉時投票率僅有 48.7%，而第二輪選舉時更再度下降至 42.64%，原因可以歸納為兩個：第一、以往會去參與國會選舉的選民大多來自

---

<sup>54</sup> 法國選舉法規對於兼職行為的限制最早可追溯至 1965 年，法律規定國會副主席或參議員不得累積超過兩項以下任務：歐洲議會議員，地區議員，部門議員，巴黎議員，市長 2 萬以上的市長，以及一個擁有 100,000 多名居民的市副市長。由此可見該項限制對於一般國會議員幾乎沒有任何影響，而針對一般國會議員的兼職限制到 1993 年才開始出現，根據該次法律修正案，國會議員最多可以兼直 3 個地方官員（Francois 2006, 272-274）。全面禁止國會議員之兼職要到 2017 年的新選舉法案才被落實。

傳統兩大政黨的支持者（郝培芝 2014），如今許多現任者放棄連任，過去國會議員以選民服務換取選票的侍從關係固然瓦解，自然減少了受惠於「侍從政治」關係下之選民投票的動機；第二、自蜜月期選舉時程以來，國會選舉的投票率逐漸下降，Magni-Berton and Robert（2017, 502-503）認為在緊湊的選舉時程下會增加選民的疲憊，尤其是在總統選舉中投給落選候選人的選民，他們更傾向在國會選舉中棄權，此論點與 Evans and Ivaldi（2017, 324-325）的說法不謀而合。除此之外，Magni-Berton and Robert（2017, 499）發現在總統選舉中支持新當選總統的選民，相較之下更加願意參與國會選舉，給予總統國會多數。如此一來，我們便得以得知會參與國會選舉的選民大多為願意支持總統政黨的選民，如此我們也得以解釋 LREM 何以獲得如此大的勝利。

即使 2017 年選舉與 2002 年的反極右大公投有幾分相似，但 LREM 缺乏 LR 等傳統政黨既有的社會網絡及動員的經驗，在盛行以選區服務來攏絡選區選民的法國國會文化下（Sauger 2009; Costa, Schnatterer, Brouard and Kerrouche 2011; and Costa 2012），LREM 要如何突破傳統政黨的反擊便被視為困難重重（BBC 2017b）。

面對無法與傳統政黨相比的組織動員能力，Macron 反而利用其劣勢來強化 LREM 的特殊性，如強調法國政治需要新的力量，給予政治新人機會等因應，而這些口號也完全符合 Macron 及 LREM 本身的形象（Marlowe 2017），並且公開向全國公民進行甄補，作為其國會候選人。LREM 在徵選候選人的過程中，以「由下而上」的方法做為政治甄補，並且塑造「政治交替」（renouvellement）的景象以及「換人做做看」的氛圍，而候選人必須符合 LREM 的條件：正直（probité）、政治多元性（pluralité politique）及有效能（efficacité）等（Libération 2017）。5 月 11 日，LREM 公佈其國會候選人名單，政治素人就佔了 52%，性別比例上則是男女各半（En Marche! 2017）。儘管 LREM 先前宣布在全法國 577 個選區都會參選，但最終仍在 149 的選區中從缺，Marlowe（2017）認為主要原因在於法國海外選區較難進行政治甄補，以及有許多 LR 的國會議員願意支持 Macron，卻不願意退出 LR，反而以「總統多數」的口號期許能同時吸引選票以及維持 LR 的政黨標籤。而面對前 PS 總理 Valls 欲以 LREM 候選人的身分在 Essonne 第 1 選區參選，LREM 則以 Valls 不符合政治更替的政策為由拒絕之，Lara Marlowe（2017）認為主要原因仍在於 Macron 擔憂 Valls 得以運用其政治

經歷來操控 LREM 的國會黨團，即便如此，LREM 也宣布不會在該選區中提出候選人與 Valls 競爭。

### (一)、正論：什麼樣的情況下 LREM 之衣尾效應會強化？

統整上述文獻，我們可以得知 2017 年選舉的特殊性，LREM 與 Macron 強調中間黨派色彩與親歐盟的政治立場，如此可推論在一般國會選區中，如人口組成較為單純或失業率較低的選區，LREM 的衣尾效應得以受到強化；不僅如此，LREM 的「政治素人」候選人與「無勝選經驗」的候選人在本次國會選舉中的劣勢不如以往。面對 232 名現任國會議員放棄連任下，「現任者的優勢」障礙自然排除。而我們該如何定義政治素人？根據 LREM 的定義為：來自公民社會及沒有參加過選舉 (En Marche! 2017)。而本文因考量研究限制與分析上的一致性，將候選人以「有無勝選經驗」為標準來推論其勝選機率<sup>55</sup>。在衣尾效應強度的分類上由強至弱以數字標示 4—1，4 為強度最強，1 為強度最弱。

本文假設勝選機率與衣尾效應效力可依其強度分為四類。第一類，在選區中，當 LREM 的候選人有勝選經驗時，便可得知確定不是政治素人，而有勝選經驗也代表著該候選人應具有一定的政治經驗與名聲等，例如從其他政黨轉投 LREM 的候選人，除了總統的衣尾效應之加持外，其他可能原因在於自身的名氣或政治經驗等。故在該選區中，當 LREM 的候選人有勝選經驗，以及沒有現任者參選的情況下，衣尾效應強度為 4；第二類，當 LREM 的候選人有勝選經驗，但有現任者參選的情況下，衣尾效應強度為 3。反之，當 LREM 的候選人沒有勝選經驗，以及沒有現任者參選的情況下，候選人便失去了過去的政績以及個人聲望來當作宣傳手段，若要勝選則必須更大幅度的仰賴總統與其政黨的標籤，衣尾效應的效力強度為 2，此類型則歸內為第三類；而

---

<sup>55</sup> 本文以「有無勝選經驗」而非「有無政治經驗」為標準之主因在於研究上的限制。基於法國政府對於國會候選人的背景、政治經驗與參選經歷的公開程度不足，本文乃採以有無勝選經驗為標準。若候選人有勝選經驗，代表其具有一定的政治經歷與政治知名度，才得以獲得選民支持，固以「有無勝選經驗」作為判別標準更為謹慎。而無勝選經驗之候選人可能過去曾參與過選舉但敗選，又可能曾從事過政治相關背景之工作，但這類候選人基於沒有勝選經驗，可推論其政治知名度或支持度比起有勝選經驗之候選人有不足之處。

第四類為 LREM 的候選人沒有勝選經驗，但有現任者參選的情況下，衣尾效應強度為 1<sup>5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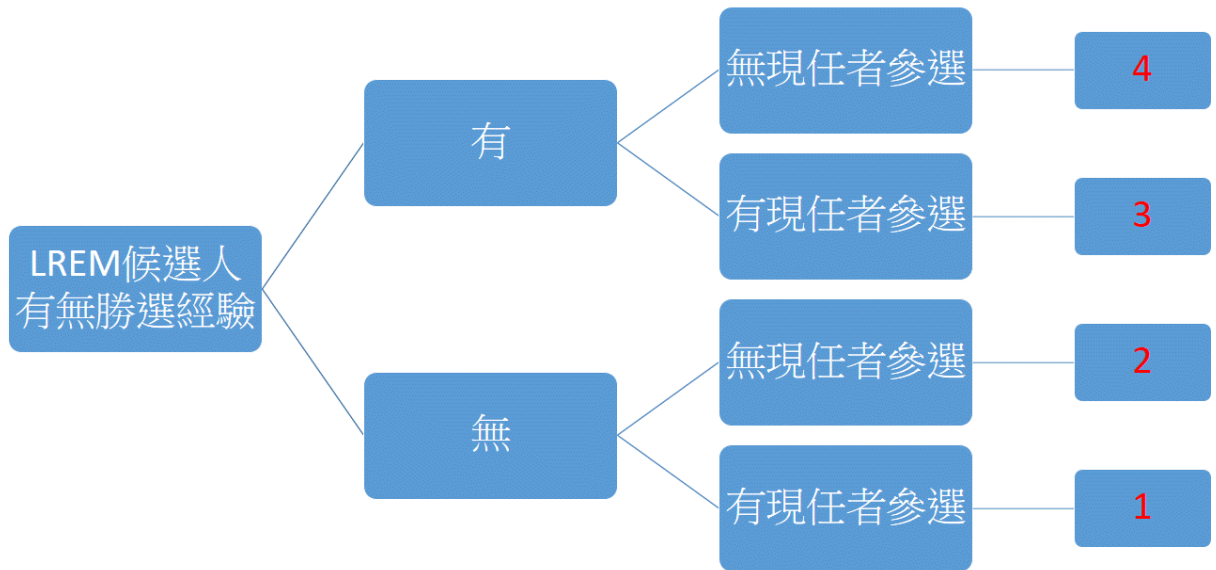


圖 2、衣尾效應強度分類之樹狀圖<sup>57</sup>。

資料及圖表來源：筆者自製。

## (二)、反論：什麼樣的情況下 LREM 之衣尾效應會弱化？

理論而言，衣尾效應具有全國性的影響力，統一適用於全法國 577 個國會選區，但實際而言，各個選區存有明顯的差異，如選區失業率的高低、選區人口組成或選區意識形態等個別選區特徵因素。若吾人單以理論層面進行檢證，將不利於理解與解釋政治現實層面與理論之間的矛盾之處，故對於特殊選區，本文另探討在何種情況下，

<sup>56</sup> 本文以 LREM 「無勝選經驗候選人」的勝選比例與他黨同類型的「無勝選經驗候選人」勝選比例作比較，進而證明衣尾效應在法國確實存在。採用「LREM 與他黨無勝選經驗候選人之勝選比例」作為檢證，而非所有候選人進行比較，其主因仍在於研究限制，因法國政府對於候選人背景資料的公開程度不足，本文乃以「無勝選經驗候選人」來檢證衣尾效應是否存在於法國。檢證結果證明衣尾效應確實存在，請參閱本文 67-68 頁。

<sup>57</sup> 衣尾效應在選區的效力強度由強至弱以 4—1 排列之。

LREM 的衣尾效應會弱化，如此便能更充分理解選舉結果與各選區特徵之間的關係，也得以更通盤了解法國的政治生態與政治現況。

2017 年的法國選舉被主流媒體比喻為「反歐盟、親歐盟」、「民族主義、共和主義」的抉擇 (BBC 2017j; The Guardian 2017b)，由此得知該次選舉主軸聚焦於歐盟議題，諸如歐盟一體化進程所導致的失業率上升與工廠外移、歐元議題以及由德國為首所倡導的撙節政策，以及近年來面對難民危機所衍伸出的政治及社會問題、來自非歐盟區的移民增加，而這些移民有以來自北非地區的穆斯林為大宗，而又以法國東南部 Côte d'Azur (蔚藍海岸) 等地區為移民的第一落腳處，這些地區也是 FN 的大本營；而在過去的西北部工業重鎮，如 Pas-de-Calais (加來海峽)、Nord (北部) 地區，在工業衰退與失業率上升後，FN 以反歐盟一體化、反撙節等口號在該地區獲得許多勞工階級的支持 (Shields 2013, 185-187; Mayer 2013, 164-168)，因此本文假設選區特徵與衣尾效應效力強度有密切關聯，其中又以失業率最為關鍵，故在失業率居高的地區，衣尾效應的效力強度將會弱化。

另外，法國直接治理的海外省 (overseas regions/ régions d'outre-mer) 與具有自治地位的海外自治領 (overseas collectivity/ collectivité d'outre-mer) 和接近獨立地位的特別自治領 (special collectivity/ collectivité sui generis)<sup>58</sup>，這些區域因和法國本土分離，在地緣政治等因素之下，以及 LREM 成立年僅一年的時間，是否能有足夠的能力在海外地區與當地政治人物競爭都是值得考量的<sup>59</sup>，因此本文假設，LREM 的衣尾效應效力強度在海外省及海外自治領與特別自治領將受到弱化。

---

<sup>58</sup> 依照法國第五共和憲法第一條之規定：「法蘭西共和國的組織是分散的」(l'organisation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st décentralisée)，而根據 2015 年通過的領土改革法案，可將法國分為法國本土 (13 個大區) 與具有相同地位的海外省 (5 個海外大區)；具有一定自治地位的海外自治領 (Saint-Martin, Saint-Barthélemy, Saint-Pierre and Miquelon, French Polynesia, Wallis and Futuna)；及具有更大自治權限和接近獨立地位的特別自治領 (New Caledonia)，資料來源：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2017。

<sup>59</sup> 如在 French Polynesia 自治領，不論是國民議會選區還是當地議會，皆由當地的 Tapura Huiraaatira 政黨獲得多數席位。該黨政策理念為強化與大洋洲鄰國的交流，但願意以海外自治領的身分留在法國。

### （三）、2017 年國民議會選舉結果與衣尾效應之檢證

依照上述衣尾效應強度之排序，本文將國會選區歸納為四類：第一、LREM 候選人有勝選經驗且選區現任者放棄連任（衣尾效應強度為 4 最強）；第二、LREM 候選人有勝選經驗但選區現任者競選連任（衣尾效應強度為 3 次強）；第三、LREM 候選人無勝選經驗且選區現任者放棄連任（衣尾效應強度為 2 次弱）；第四、LREM 候選人無勝選經驗但選區現任者競選連任（衣尾效應強度為 1 最弱）。另外針對選區現任者從其他政黨（如 PS 等等）轉投 LREM 的選區納為特殊個案處理。

#### 1. LREM 國會選舉衣尾效應效力檢證

##### （1）第一類選區

在 LREM 與 MoDem 有提名候選人的 538 個選區中<sup>60</sup>，屬於第一類的選區共有 58 個。而本文假設 LREM 在第一類選區中的衣尾效應效力強度為 4，主要原因不外乎在於候選人本身具有的政治經驗與知名度，在選舉階段自然有助於其宣傳，再加上 Macron 與 LREM 的勝選氣勢，使得勝選機率上升。根據統計結果後得出的數據，在 58 個選區中共有 54 個選區勝選，第一類選區整體勝選比例為 93.1%。而衣尾效應效力應為最強的第一類選區敗選原因為何？這四個選區分別為 Saône-et-Loire 第二選區、Vosges 第三選區、Territoire de Belfort 第一選區與海外省 Guadeloupe 第二選區。為解釋衣尾效應效力應為最強的選區卻失靈，本文將針對這四個選區的選區特徵作分析。

首先 Guadeloupe 為海外省，屬於本文假設的衣尾效應弱化地區。Vosges 與 Territoire de Belfort 地區則為 LR 支持者的重鎮，雖然 Vosges 第三選區當選人 Christophe Naegelen 並非為 LR 提名，但卻受到前任者 François Vannson（LR）的支持因而當選（Vosges Television 2017）<sup>61</sup>；而 Territoire de Belfort 第一選區也受到前任者（LR）的支持，最終 LR 候選人 Ian Boucard 以 1.5% 的差距贏得 LREM 的候選人。但

---

<sup>60</sup> 為避免混淆與統一名詞，本文以下將 MoDem 候選人統一以 LREM 候選人稱呼之，主要原因也在於該次選舉 MoDem 與 LREM 組成聯盟，並以總統多數黨為口號參與國會選舉。

<sup>61</sup> LR 在選舉前撤回在 Vosges 第三選區的候選人 Patrick Lagarde，原因在於該候選人的極端政治立場與 LR 不合。而前任者 François Vannson 則轉而支持與 LR 立場接近的獨立候選人 Christophe Naegelen（Vosges Television 2017）。

在 Saône-et-Loire 第二選區，總統的衣尾效應卻失靈了，該選區並非為 LR 的傳統支持重鎮，因此本文將聚焦於候選人背景上。LR 的候選人為 Josiane Corneloup（女性，58 歲），LREM 的候選人為 Vincent Chauvet（男性，30 歲），雖然兩者皆有政治經驗，當選過地方官員，但以 Vincent Chauvet 的政治經歷觀察之，在 2014 年當選為 Autun 副市長，Autun 為 Saône-et-Loire 大區的小鎮，人口僅一萬多人；反觀其對手 Josiane Corneloup 在 1986 年就當選為市議員，隨後便選舉為 Saône-et-Loire 大區的省議員（Conseiller départemental），其職掌不是地方市長可以相比的，由此便可推論 LREM 在該選區衣尾效應失靈的主要原因可能在於候選人背景之上，但面對更有政治經歷的候選人，LREM 也僅輸了 2.08% 的得票率。

現任者放棄連任下使得 LREM 的當選率超過九成，從表 2 中可得知，過去支持 PS 的選區在現任者放棄連任下，高達 77% 的選區轉支持 LREM，而過去支持 LR 的選區則有 64% 轉而支持 LREM。過去支持傳統左右派政黨的選區，在沒有現任者參選連任的情況下，多半都轉而支持 LREM 的候選人，且比例都高過於支持選區原政黨的候選人，特別是 PS，僅有 5% 的原 PS 選區繼續支持 PS 的候選人。故現任者放棄連任的情況下，確實增加總統的衣尾效應之效力，使 LREM 當選率上升。

	原現任者	PS (112 席)	LR (75 席)
2017 年改選			
LREM		<b>77%</b>	<b>64%</b>
PS		5%	0%
LR		6%	33%
FN		3%	0%
FI		6%	0%



Others	3%	3%
--------	----	----

表 2、原現任者放棄競選連任後，第一類選區 LREM 的選情。單位：選區。

資料來源：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2017)。表格來源：筆者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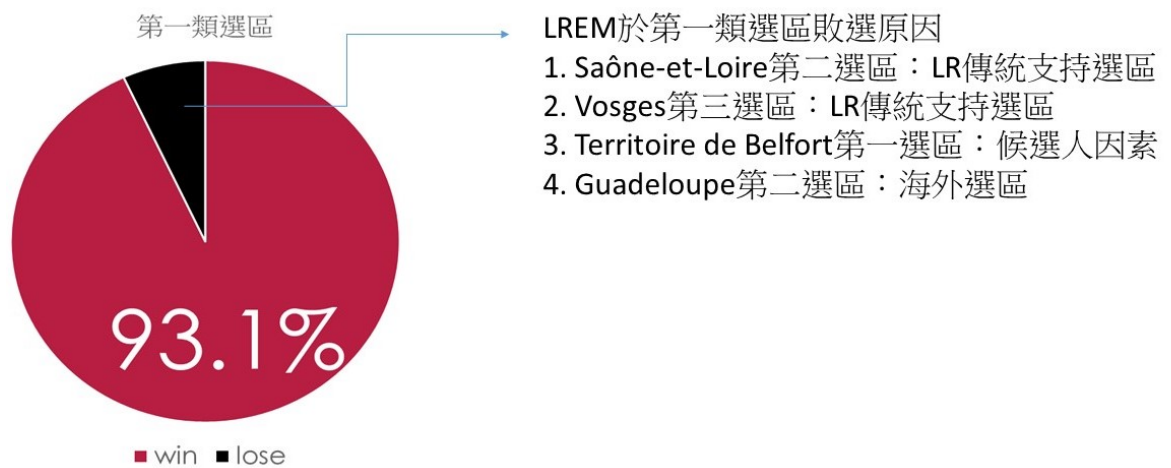


圖 3、LREM 第一類選區選舉結果。

資料來源：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2017)。圖表來源：筆者自製。

### (2) 第二類選區

而屬於衣尾效應強度次之的第二類選區共有 73 個，LREM 候選人在其中 60 個選區勝選，勝選比例為 82.2%。在具有現任者優勢的情況下，可想而知雖然 LREM 候選人具有政治經驗，但其多半仍為地方型政治人物，諸如市議員或地方市長等，與國會選區的現任者相比自然會較為劣勢，因此第二類選區的勝選率比起第一類選區而言稍低。即便如此，LREM 候選人仍以超過八成的勝選比例擊敗具有現任者競選的選區，由此可見，衣尾效應的加持作用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第二類選區中的 13 個 LREM 敗選選區，其中 5 個為現任者連任成功，剩下 8 個選區中，有 3 個為法國海外省，屬於本文假設之衣尾效應效力弱化地區，剩餘 5 個選區

現任者全為 PS 黨籍，但 PS 現任者全數落選，這也代表著 PS 的選情告急，但為什麼這些選區選民不願意選擇 LREM？深入調查發現這些選區的國會選舉結果與第一輪總統大選投票結果有密切關聯，如當總統選舉中 Mélenchon 的選票較高時，國會選舉結果很大機率將由左派政黨 FI 或 PCF 勝選，如 Seine Saunt Denis 與 Seine Maritime 第區，這兩個選區為極左派政黨支持者的本營，長年由 PCF 執政，在本次國會選舉中也自然繼續支持極左派政黨 FI 或 PCF。另外需注意的是這 13 個 LREM 敗選選區，LREM 候選人都得以晉級第二輪決選，且競爭對手也同樣為具有政治經驗的有勝選經驗候選人。

在現任者敗選的部分，又以 PS 黨籍的現任者佔最大多數，55% 的 PS 現任者挑戰連任失敗，從此之中再度可推測 LREM 是否得以取代 PS 成為法國未來的主要政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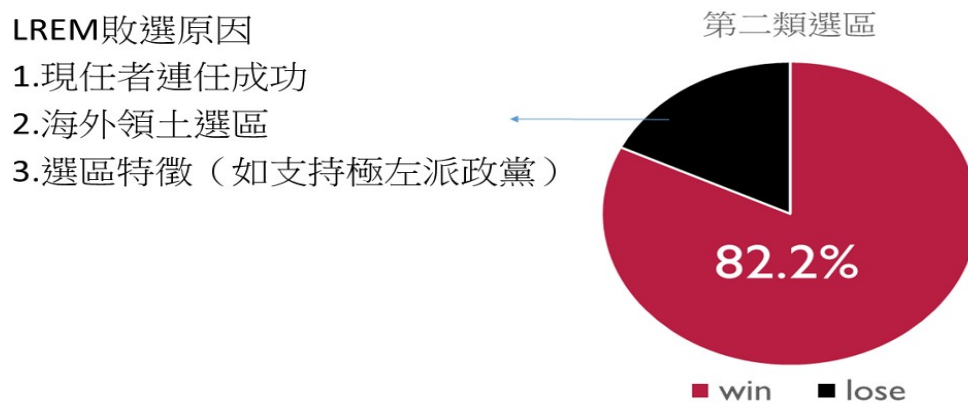


圖 4、LREM 第二類選區選舉結果。

資料來源：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2017）。圖表來源：筆者自製。

### 敗選現任者黨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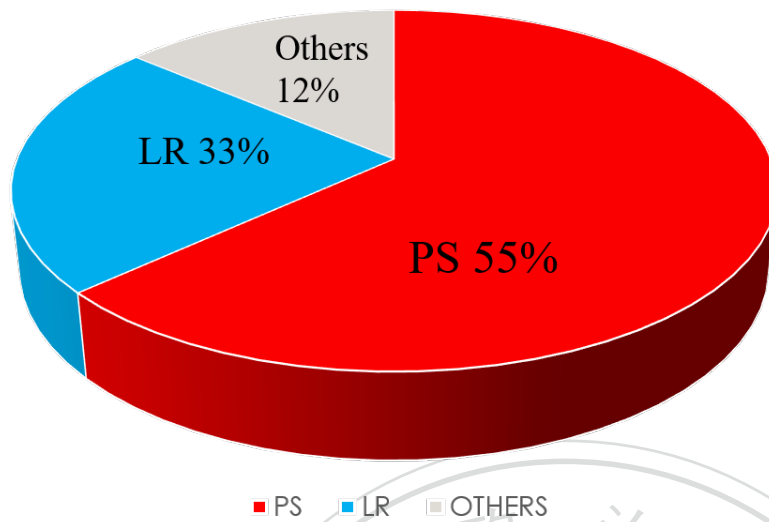


圖 5、第二類選區中，它黨現任者尋求連任失敗比例。

資料來源：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2017)。圖表來源：筆者自製。

### (3) 第三類選區

而第三類選區為 LREM 候選人係無勝選經驗候選人，但選區現任者放棄競選連任。雖然無勝選經驗候選人的個人聲望較低，也缺乏相關政治民選背景得以向選民宣傳，但面對現任者放棄競選連任的情況，現任者的優勢自然被排除掉了，因此勝選比例雖不如第一、二類選區，仍受到 Macron 勝選氣勢之加持，故衣尾效應強度為 2。第三類選區共有 159 個，其中 LREM 獲得 106 席，勝選比例為 66.7%。在這 106 個勝選選區中，63 個選區主要競爭對手同為無勝選經驗候選人，43 個選區則為主要競爭對手具有政治經驗的有勝選經驗候選人；在 LREM 敗選的 53 個選區中，勝選的競爭對手有 43 個為具有政治經驗的有勝選經驗候選人，10 個為無勝選經驗候選人，而這些無勝選經驗的候選人分別來自於本文假設的 LREM 衣尾效應弱化選區，及右派傳統票倉選區。

## LREM敗選原因

1. 82%它黨有勝選經驗候選人：  
選舉優勢
2. 18%他黨無勝選經驗候選人：  
選區支持極左派政黨、右派政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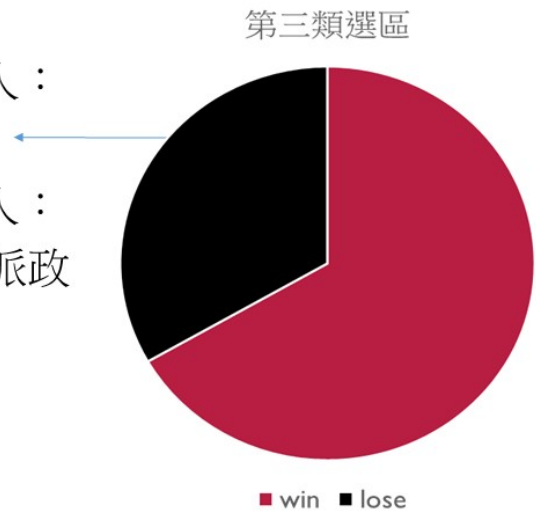


圖 6、LREM 第三類選區選舉結果。

資料來源：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2017)。圖表來源：筆者自製。

### (4) 第四類選區

第四類選區則為 LREM 候選人係無勝選經驗候選人，且選區現任者參與競選連任。LREM 的候選人雖然得以 Macron 做為拉抬自己選情的方法，但前章所提及之現任者的優勢普遍存在於國會選舉中，因此在現任者的優勢之下，再加上候選人本身缺乏政治民選經驗與個人政治聲望，故本文假設第四類選區勝選比率應為最低，也是衣尾效應效力最低的選區。此類型選區共有 220 個，其中 LREM 獲勝的選區共有 104 個，勝選比例為 47.3%。在 LREM 敗選的 116 個選區中，由現任者連任成功的選區為 91 個，另外 25 個選區中當選者為無勝選經驗候選人的選區僅有 6 個，這 6 個選區如同前段所述，與第一輪總統選舉結果與選區特徵密切相關，且全由極端政黨 FN 與 FI 獲勝。

總體而言，當現任者為 PS 黨籍時，LREM 的無勝選經驗候選人勝選比例為 54.8%，而當現任者為 LR 黨籍時，LREM 無勝選經驗候選人勝選比例則為 28.9%。由此可見該次選舉對於 PS 極度不利，最終的選舉結果，PS 由 271 席之國會最大黨的地位迅速瓦解到僅剩 30 席，也不難理解為什麼 BBC (2017k) 以「法國社會黨是否凋零了？」(Is France's Socialist Party dead?) 為題，詳述 2017 年 PS 的潰敗，並緬懷過去 Mitterrand 將 PS 帶向巔峰，及本次選舉 PS 內部的分裂和失敗主義之瀰漫形成鮮明對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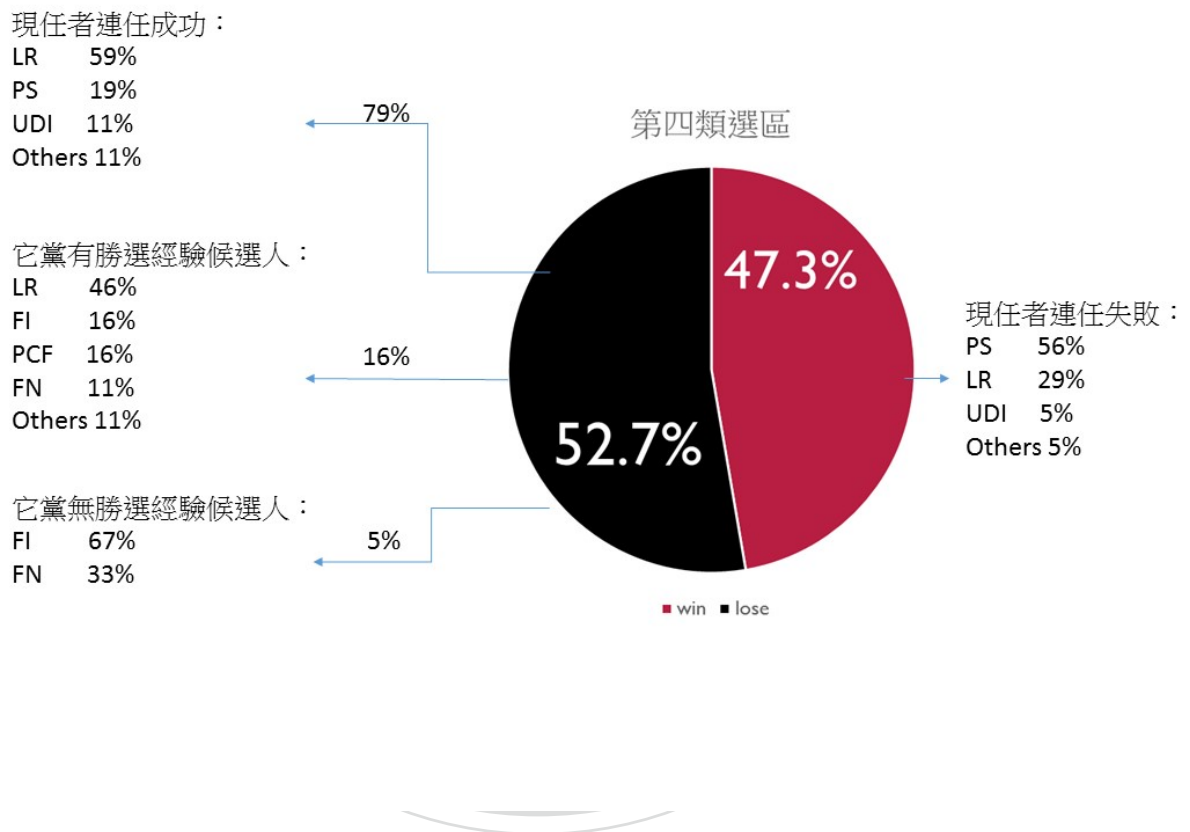


圖 7、LREM 第四類選區選舉結果。

資料來源：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2017)。圖表來源：筆者自製。

### (5) 傳統左右派政黨選情

2017 年的選舉對於 PS 國會現任者極度不利，因受到選民回溯性投票所至，共有 159 名 PS 現任者尋求競選連任，但其中僅有 49 名現任者得以晉級第二輪決選，23 名

現任者連任成功，勝選比例僅有 14.4%。透過統計結果可得知，PS 現任者在該次選舉受到選民回溯性投票的懲罰，使得 PS 現任者優勢不如以往。而如同 Shugart and Carey (1992) 的論點般，總統大選中受到打壓的 LR 在國會選舉中也恢復該黨的強度，在 119 名 LR 現任者尋求連任下，共有 109 個現任者得以晉級第二輪決選，其中 63 名現任者連任成功，連任成功比例為 52.9%，遠高於 PS。如同 Murray (2008) 所述，左右意識形態是影響法國選民投票行為的主因，而在 2017 年對 PS 選情不利的情況下，PS 現任者的優勢受到壓縮，且在蜜月期選舉時程以及低投票率之下，Macron 的衣尾效應完全發揮，使 LREM 成為最大受益者。而傳統右派大黨 LR 在缺乏總統大位的光環下，自然暗淡許多，但即便衣尾效應確實有利於 LREM，法國第五共和以來的左右派意識形態仍然存在，LR 持續成為中間右派選民的主要政黨，吾人也可從此得知 LR 現任者的優勢何以大於 PS，不至於完全潰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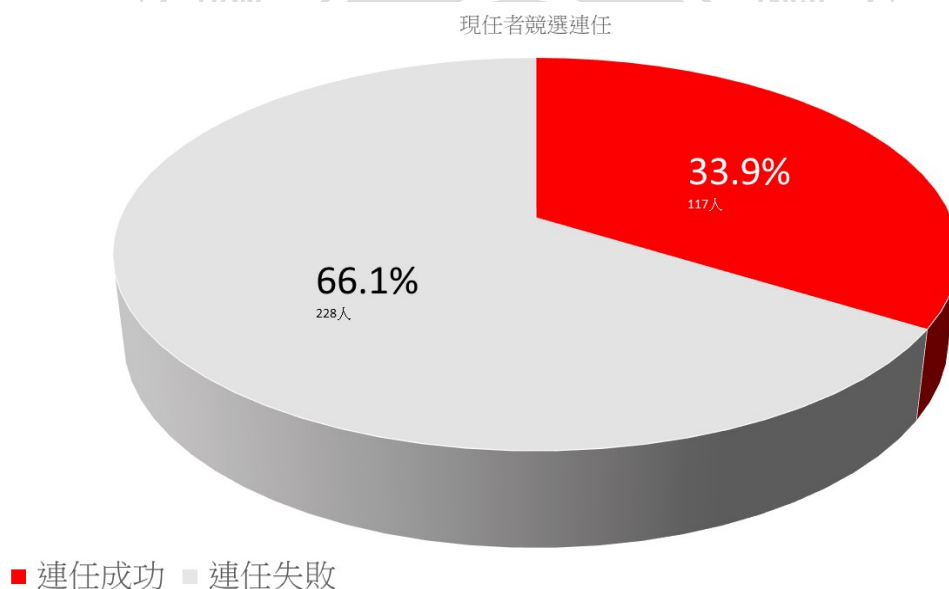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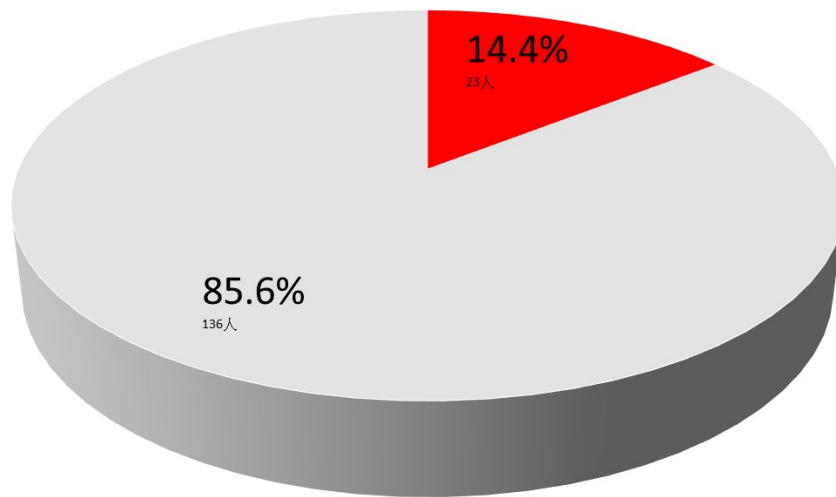


圖 8、2017 年國會選舉現任者選舉結果（不含脫黨轉投 LREM 的 25 名現任者）。

資料來源：Ministre de l'Intérieur (2017)。圖表來源：筆者自製。

PS現任者選舉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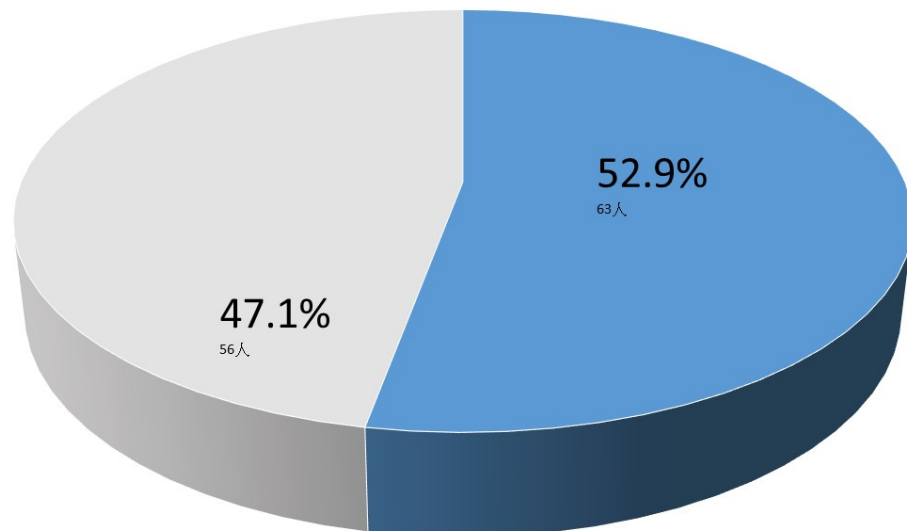


■ 連任成功 ■ 連任失敗

圖 9、2017 年國會選舉 PS 現任者選舉結果。

資料來源：Ministre de l'Intérieur (2017)。圖表來源：筆者自製。

LR現任者選舉結果



■ 連任成功 ■ 連任失敗

圖 10、2017 年國會選舉 LR 現任者選舉結果。

資料來源：Ministre de l'Intérieur (2017)。圖表來源：筆者自製。

## (6) LREM 有勝選經驗候選人之選情

LREM 為 2016 年才成立的新興政黨，黨內「有勝選經驗」（LREM 第一及第二類選區候選人）的候選人全來自其它政黨脫黨轉入 LREM 的政治人物，其中又以 PS 脫黨者占最大多數。有勝選經驗的候選人代表擁有一定的民意基礎與政治背景，再加上衣尾效應之加持，使得當選率大幅升高，但仍受到選區現任者是否參選連任影響。總體而言，當選區現任者放棄連任時，其當選率大幅提高，此論點已於前段所提及，而候選人過去的黨籍背景是否對本次選舉有所影響？獨立候選人與左右派黨籍候選人是否有明顯差異？。

本文發現，過去為無黨籍的獨立選選人表現較差，而這些候選人的共通點在於多屬於地方型政治人物<sup>62</sup>。他們的政治經驗可能僅在於小鎮市長、小鎮市議員等職位，面對現任者競選連任，或者更具有政治聲望的候選人參選時，選情變受到更大的挑戰；另外，選區意識形態也有所關聯，如在總統大選中支持極左派或極右派的選區，在國會選舉時也更傾向支持極端政黨，此點將在下段詳述之。

### 2. LREM 衣尾效應弱化的選區與海外居民選舉概況

本文假設衣尾效應弱化的選區為失業率高或者屬於法國海外領地的選區，根據 Statista (2017) 的數據檢視，2017 年第一季失業率最高的地區為 Hauts-de-France（上法蘭西大區）與 Occitanie（奧克西塔尼大區），這些地區極端政黨的勝選比例大幅上升，如 FN 獲勝的 8 個選區全來自這兩個大區，其中又以位於 Hauts-de-France 的 Pas-de-Calais 選區更為 FN 的大本營，Marine Le Pen 也以黨主席的身分在該區勝選，另外位於 Occitanie 的 Gard、Hérault 與 Pyrénées-Orientales 選區 FN 也獲得優異的表現；而另外一個極端政黨 FI 極左派，也在 Hauts-de-France 與 Occitanie 這兩個大區獲得優異的成績。由此可見，失業率的高低確實會影響 LREM 的衣尾效應之效力，此外也符合 Shields (2013, 185-187) 的看法，在工業蕭條與失業率上升後，極端主義的訴求開始取代過去中庸的政治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在 FN 獲勝的 8 個候選人，只有 2 位 FN 候選

---

<sup>62</sup> 過去為無黨籍的候選人，當選率僅有七成左右；相比來自 PS、LR 及 UDI 等政黨的脫黨者平均當選率超過八成而言，有明顯的差異。另，雖 PS 脫黨者表現略差於 LR 與 UDI，但又因這些選區多半支持右派政黨，至選情對於有 PS 背景的候選人較為不利。



人屬於無勝選經驗候選人，而與之競爭的 8 個 LREM 候選人全屬於無勝選經驗候選人；同樣在 FI 獲勝的 17 個選區中，10 個候選人為無勝選經驗候選人、7 個為有勝選經驗候選人，與之競爭的 16 個 LREM 候選人均為無勝選經驗候選人（LREM 在其中一個選區中沒有提名），如此情況下候選人無法憑藉自身的政治經歷背景或聲望來增加選票，因此選民在投票時便越可以依照自己的偏好及意識型態進行投票，不受候選人個人政治經驗背景因素影響。

而在海外地區的部分，分別為海外大區 Guadeloupe、Martinique、French Guiana、Réunion 與 Mayotte；海外自治領 French Polynesia、Saint-Pierre-et-Miquelon、Wallis and Futuna、Saint Martin 與 Saint-Barthélemy；以及接近獨立地位的 New Caledonia 特別自治領。這些海外領共有 27 個選區，LREM 只在其中 15 個選區提名候選人，並在 3 個選區中獲勝，如同 Marlowe（2017）的觀點，LREM 難以在海外地區落實其政治甄補的理念，有很大原因來自於 LREM 為年僅一年的新興政黨，且還需依靠其友黨 MoDem 的協助，共同提名候選人。許多海外地區存有地方政黨，如在 Martinique 地區的 Martinique Progressive Party、Martinican Independence Movement，Guadeloupe 地區的 Guianese Socialist Party，New Caledonia 地區的 Caledonia Together，與 French Polynesia 地區的 Tapura Huiraaaira 和 Tavini Huiraaaira/ People's Servant 黨，這些政黨具有地緣政治上的優勢，都在國會選舉中取得優異的成績。接近獨立地位的 New Caledonia 由 Caledonia Together 獲得該地區所有席次，而 LREM 並沒有在 New Caledonia 提名任何候選人，由此便可推之 LREM 的衣尾效應在海外地區確實受到阻礙，除了 LREM 的黨齡與實力外，也有很大原因來自於地方政黨在當地具有地緣政治之優勢所致。

但在法國海外居民選區卻展現出完全不同的結果。與我國的選舉制度不同，法國施行海外投票制度多年，以 2017 年大選為例，法國在海外設立了 866 個投票站，以利海外法國人進行投票（法國世界之聲 2017b）。依照地理位置將全球劃分為 11 個海外選區<sup>63</sup>，與國內選舉相同採取單一選區兩輪多數決制度，但這些海外居民選區的投票

---

<sup>63</sup> 法國 11 個海外居民選區為：1.北美洲選區、2.中南美洲選區、3.北歐暨英國選區、4.荷蘭、比利時暨盧森堡選區、5.伊比利半島及摩納哥選區、6.瑞士暨列支敦斯登選區、7.中東歐選區、8.南歐暨西亞選區、9.北非選區、10.非洲大陸及中東選區、11.亞太選區。

率極低，而因安全因素，2017 年取消海外居民選區電子投票方式並以郵寄投票取代後（Leloup 2017）<sup>64</sup>，投票率再度下降。LREM 在這 11 個選區取得了 10 個席次<sup>65</sup>，唯一敗選的海外第 8 選區由現任者 UDI 黨的 Meyer Habib 連任成功，LREM 在海外居民選區的平均得票率為 66.6%，但該次選舉海外居民選區的投票率僅有 11.1%，如此也符合 Goguel（1981）、Evans and Ivaldi（2017）與 Magni-Berton and Robert（2017）的論點，蜜月期選舉時投票率大幅度下降，且會繼續參與國會選舉的選民又以支持總統當選人政黨的選民為多數<sup>66</sup>。當然海外居民選區與法國本土選區/海外領地選區存有不同之處，但吾人可以推知當選區範圍越大、選民結構越複雜且選區背景越多元時，國會議員越無法與選民建立緊密關係，也無法以侍從政治來攏絡選民，且在蜜月期選舉時程之下，國會選舉似乎更大程度演變為總統的第三輪選舉。

### 3. 它黨現任者脫黨轉投 LREM

2017 年國會選舉中，總共有 25 名現任國會議員放棄原來的黨籍加入 LREM，以該黨的旗幟參選連任。這 25 名候選人多半來自於 PS 或其他左派政黨，如 Radical Party of the Left/ Parti radical de gauche（PRG，左派激進黨）、Front démocrate（FD，民主陣線）和 Ecologist Party/ Parti écologiste（PE，生態黨）。

法國國會選舉存有現任者的優勢（Cosat 2012），但從 2017 年大選中得知現任者的優勢在該政黨表現不佳或聲望低迷時，優勢將大幅度下滑。而在國會選舉中棄權與參與投票的選民又大大影響了選舉結果，如 Evans and Ivaldi（2017）與 Magni-Berton and Robert（2017）的論點，蜜月期選舉時程造成的投票率大幅度下降，會去投票的選民多半以支持總統政黨的選民為多數。在國會選舉被比喻為第三輪選舉的今天，現任者的優勢是否會持續存在，值得我們觀察。不過在該次選舉中脫黨轉而投效 LREM 的 25 名現任者則是全數當選，現任者的優勢加上總統政黨勝選的氣勢之雙重影響下，即

---

<sup>64</sup> 自 2012 年大選開始，法國准許海外居民以電子投票的方式參與選舉，但 2017 年時任外僑事務部長 Matthias Fekl 卻因網路安全問題，正式宣布暫停網路投票( du niveau de menace extrêmement élevé de cyberattaques qui pourrait affecter le déroulement du vote électronique)，改以郵寄投票取代之（Leloup 2017）。

<sup>65</sup> 海外居民第 9 選區議員 M'jid EL GUERRAB 在發生暴力事件醜聞後辭去 LREM 的黨籍。

<sup>66</sup> 2017 年總統選舉海外居民選區投票率為 44.28%（第一輪）與 45.84%（第二輪）。資料來源：Ministre de l'Intérieur（2017）。

便主要競爭對手具有政治經驗與在職優勢仍然無法取得勝利，如此可得知，當現任者與總統同黨時，該現任者的優勢將被極大化。雖然現任者的優勢仍然存在，只不過在投票率每況愈下以及選舉國家化程度上升的法國國會選舉中，優勢似乎僅對贏得總統選舉的政黨較為有利。故藉由本次選舉結果之觀察，法國國會議員現任者的優勢與在現任者與總統當選人同黨時才會更加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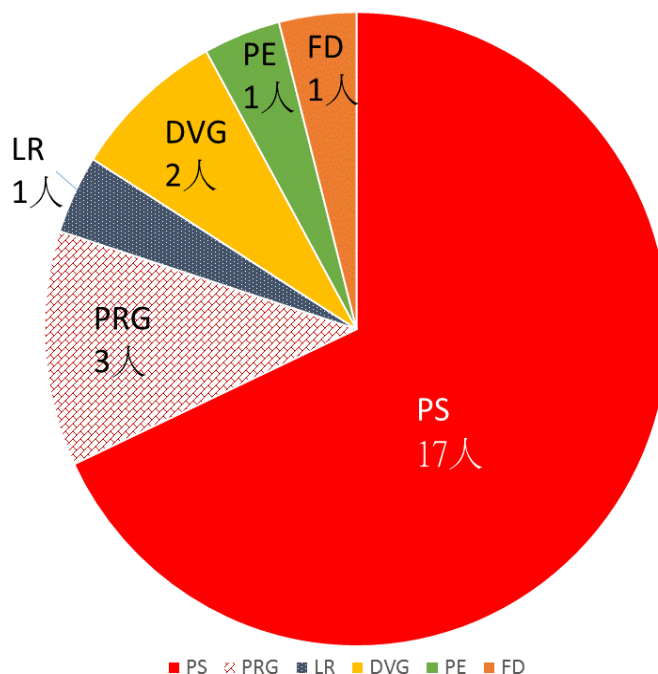


圖 11、他黨現任者轉投 LREM 統計。

資料來源：Ministre de l'Intérieur (2017)。圖表來源：筆者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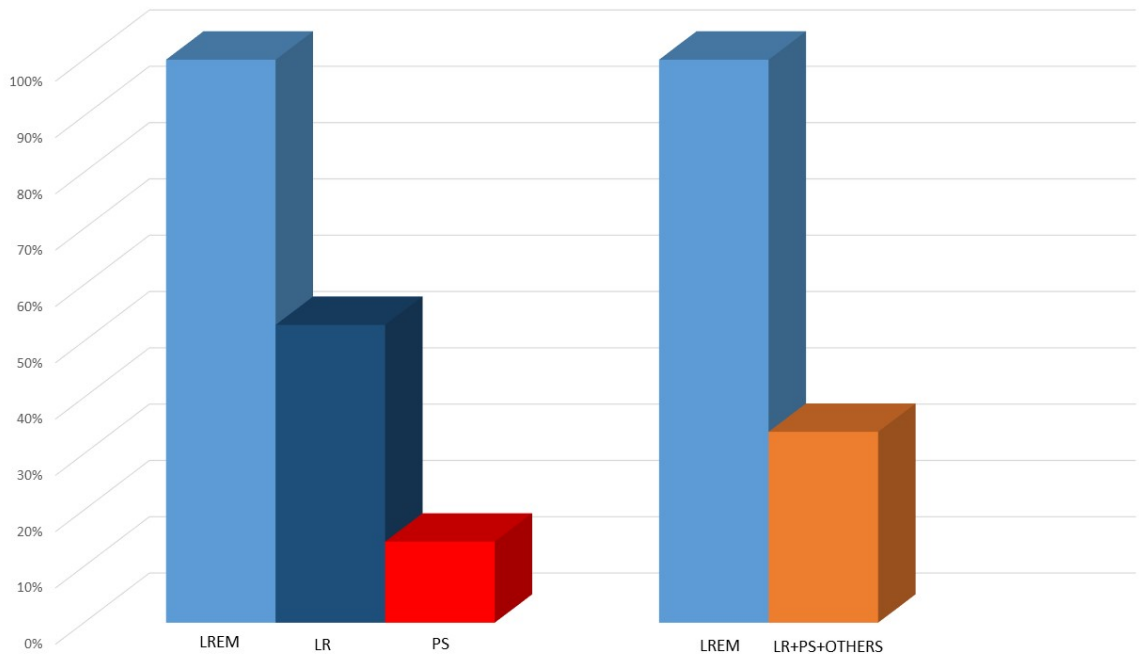


圖 12、各政黨現任者選情結果統計。

資料來源：Ministre de l'Intérieur (2017)。圖表來源：筆者自製。

#### 4. LREM 的成功是否可歸功於衣尾效應所至

LREM 的「無勝選經驗」候選人在本次國會選舉中佔該黨候選人的半數以上，而選舉結果確實與具有勝選經驗的政治老手相比之下遜色不少，也可得知選情對無勝選經驗候選人不有利的現實。但 LREM 無勝選經驗候選人當選比例仍以近 60% 遠高於其他政黨，總和其他政黨無勝選經驗候選人當選比例僅有 8.8%，可見總統當選人之衣尾效應對於國會選情的確具有拉抬的作用。另，蜜月期選舉下的國會選舉地位之轉變已受到多位學者的探討 (Gschwend and Leuffen 2003, 20; Gschwend and Leuffen 2005, 702; Russoa, Dolezb and Laurenta 2013, 361)，而吾人又該如何檢測蜜月期選舉下總統的衣尾效應如實存在？本次選舉提供一個檢證的機會。超過半數的 LREM 候選人不具有勝選經驗，由於少了候選人個人背景因素，在這些選區中，投票行為得以更進一步簡化為是否要給予總統一個國會多數，或對總統的第三輪再認可選舉，因此吾人透過觀察 LREM 與它黨的無勝選經驗候選人選情相比，便得以觀察衣尾效應對國會選舉的加持作用。

LREM 的無勝選經驗候選人當選比例接近 60% 居冠，大幅領先其他政黨，PS 甚至沒有任何一位無勝選經驗候選人得以在本次選舉中當選，而傳統右派大黨也以不到 10% 的比例遠落後 LREM。而 FN 的無勝選經驗候選人勝選比例能突破 20% 主要仍在於選區因素，FN 無勝選經驗候選人全來自於 FN 的大本營選區，如 Pas-de-Calais 與 Nord 地區，這些選區除了在總統大選中支持 Marine Le Pen，也自然在國會選舉中繼續支持 FN，但在其他選區中 FN 的表現極差，可見其極端的政治立場仍無法被多數法國選民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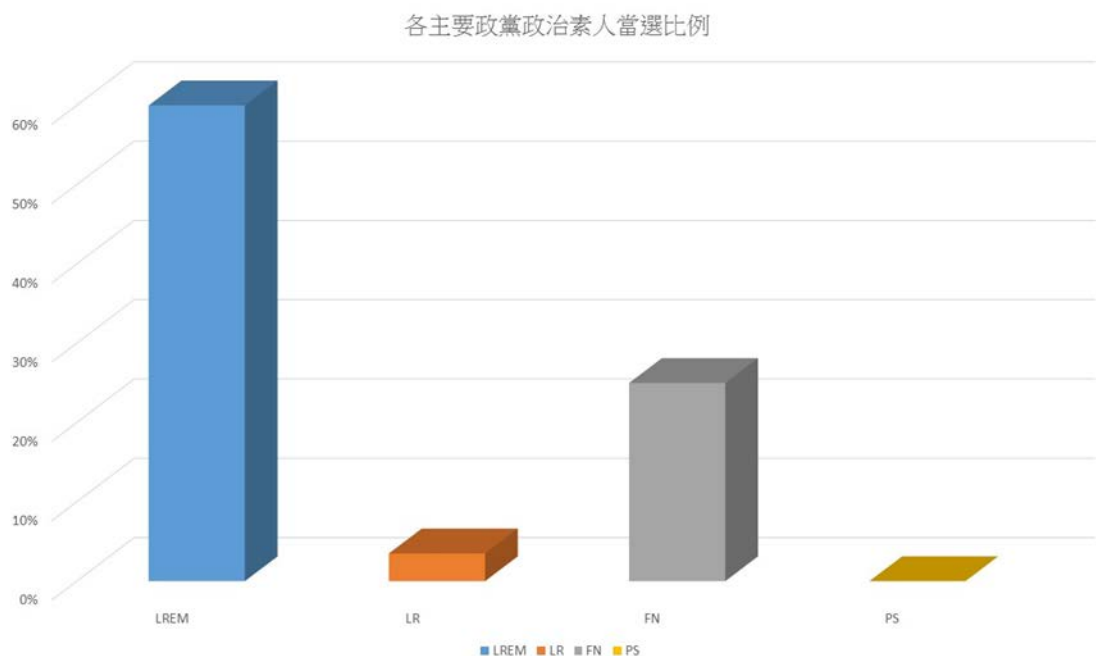


圖 13、各主要政黨無勝選經驗候選人當選比例。

資料來源：Ministre de l'Intérieur (2017)。圖表來源：筆者自製。

## 第肆章 結論

法國特殊的第五共和憲政制度使得政府組成的方式比起總統制而言來得多元，但左右共制卻被批評為權責難以歸屬以及與第五共和憲政文化不符等問題，而第五共和受到戴高樂主義的影響，不僅選民普遍期待總統作為政治界的中心人物，主流政黨也將總統大位視為最主要的政治目標。但總統若要能有效施政必須獲得國會多數的支持，過去因為總統與國會任期不一致，使得總統選舉和國會選舉時成交錯進行，遇到期中選舉時，選民可能因總統施政表現不佳等因素在國會選舉時投給反對黨，因此形成總統—國會不同黨的局面，依照憲政慣例進行左右共治。但左右共治在進入 21 世紀之後出現機率大幅度下降，原因在於透過修憲將總統任期修改至與國會任期一致（五年一屆），以先總統—後國會的蜜月期選舉時程，使得總統當選的政黨得以挾著總統的聲望贏得國會選舉。

而法國的選舉制度使得過去得以獲得總統大位的不外乎就是右派戴高樂（過去的 UMP 與現改稱 LR 的右派人士）及左派 PS，即使自由派總統 Giscard d'Estaing 得以當選也是靠右派聯盟共同的支持才得以些微差距勝選。2017 年的選舉是法國第五共和以來最獨特的一次選舉，不僅傳統政黨在總統選舉時首次雙雙落敗，國會選舉也失去許多席次，造成「形式上」的政黨解組。而一個中間派的新總統在缺少傳統政黨的組織動員能力下，是否能讓其所創的新政黨獲得國會多數席次便成為主要的焦點。本文認為法國選民普遍支持一個具有效率的一致政府，在蜜月期選舉時程下，給予選民複決的權力，即使這位總統並非來自傳統的左派及右派，政黨在國會中沒有任何席次，多數選民在稍後的國會選舉時都會支持總統的政黨，給予總統全權執政，因此也得以推論只要蜜月期選舉時程不被改變的情況下，以總統作為領導中心的「一致政府」將在法國「規律地」運作，左右共治出現的機率微乎其微。

而過去學者認為法國的先總統、後國會的蜜月期選舉時程不利於第三黨生存（Cox 1997；郝培芝 2014），但在 2017 年的選舉也可以見到該論述遭到挑戰的情況，結果如同 Shugart and Carey（1992）所說的，蜜月期選舉時程使總統選舉中的第二黨之衣尾效應下降，對國會選情不利，而在總統選舉中被壓抑的第三黨反而再度獲得強

度，2017 年選舉使得總統選舉中的第二大黨則成為國會選舉的輸家。但本文特別強調，此原因在於 2017 年得以晉級第二輪決選的政黨為中間派與極右派政黨，與過往的右派戴高樂與 PS 的情況有所出入，在兩輪絕對多數決之下，極端政黨仍然無法依靠在總統選舉中的氣勢來獲得國會更多的席次。LREM 除了依靠總統當選人的衣尾效應在國會獲得 350 個席次外，另外該年選舉也面臨新選舉法案禁止國會議員兼任地方官員的實施，造成數百名國會議員宣布放棄連任，此舉是否會使得原本具有現任者優勢的國會選舉成為開放選區之選舉，如同美國的例子，衣尾效應在開放選區中有關鍵的影響力？更何況法國第五共和是以總統為政治中心，LREM 在缺乏與傳統政黨所具有的由下而上的組織網絡與現任者優勢，是否會受到將國會選舉視為反擊的 LR 之攻擊，還是能將總統的衣尾效應完整發揮，再度創造府會一致的政治局面？

本文以內容分析法，將全法國 577 個國會選區納為分析單位，依據選區候選人的特徵分為兩個主要變數：「LREM 候選人是否有勝選經驗」與「選區是否有現任者參選連任」，並將國會選區依照衣尾效應的強度比例分為四個類形，另外也考量到其他影響選舉的關鍵因素，如候選人性別、年齡與職業背景等等，但在統計量化結果後發現上述因素對選舉結果影響甚微，主要仍再於候選人本身是否為現任者、政黨標籤、政治經驗以及選區意識形態偏好等。選舉結果與本文的四個選區分類假設相符，衣尾效應效力最強的第一類選區，LREM 當選比例為 93.1%，並針對第一類選區衣尾效應失效的 4 個選區做個案研究，這 4 個選區因現任者參選、地理位置以及選區意識形態偏好等因素，使得衣尾效應強度受到弱化；而在衣尾效應效力最低的第四類選區中，LREM 當選比例為 47.3%，但以具有現任者挑戰的情況中已經算不錯的成績了。

選區分類	LREM 候選人是 否有勝選經驗	選區現任者是 否參與競選連 任	衣尾效應效力 強度預期（4 為最強）	衣尾效應效力 實際結果（當 選比例）
第一類	有	否	4	4（93.1%）
第二類	有	是	3	3（82.2%）
第三類	無	否	2	2（66.7%）
第四類	無	是	1	1（47.3%）

表 3、衣尾效應效力強度之預期與實際結果。

資料與表格來源：筆者自製。

此外，2017 年大選中不難觀察到極端勢力在法國崛起，如 FN 與 FI 等極右與極左派政黨，其中又以 FN 的極端立場—反移民、反歐盟、反全球化等最突出。FN 的大本營位於北非移民眾多的法國東南部蔚藍海岸一帶，以及飽受工業蕭條與工廠外移且失業率高升的西北部地區，這些地區不僅在總選大選中支持 Marine Le Pen，在國會選舉中也支持其政黨 FN，這樣的國會選舉結果與 Emanuele（2018）所述的鄉村法國支持 FN 有些差異，可見在國會選舉地位被改變之後，國會選舉確實演變為對總統選舉的再認可。整體而言，總統選舉中失意的政黨仍然在國會選舉中受到壓抑。另外法國除了本土地區之外，仍有許多過去的殖民地，現今以海外省、海外自治領與特別自治領的名義由在法國國土內，這些地區與法國本土相比存有文化上與歷史上的不同，受到地緣政治影響，許多海外領地都具有強調自身地位的政黨存在，若仍將這些地區統一納入分析，將無法有效了解為什麼 LREM 在海外地區的衣尾效應極低，故本文將上述背景的選區做分類，納為衣尾效應弱化選區，也得證 LREM 確實在失業率高的選區以及海外選區得票率較低，可見這兩個變數對於衣尾效應的強度確實有明顯的影響。



Macron 與 LREM 的勝選讓吾人得知衣尾效應確實在法國存在，且影響力更是逐年升高，衣尾效應在蜜月期選舉時程之下，除了總統可以挾著勝選的氣勢拉抬國會選舉外，如此緊湊的選舉時程更使許多選民棄權，而誰去投票與誰棄權便成為決定總統權力大小的重要因素。Evans and Ivaldi (2017) 與 Magni-Berton and Robert (2017) 認為國會投票率逐年下降主因就在於如此緊湊的選舉時程，選舉疲勞等因素使多數選民選擇棄權，而會去投票的選民則多半以支持總統的政黨為多數，如此也使得總統的衣尾效應受到強化。本文也發現過去存在的「現任者的優勢」在本次選舉中雖仍然存在，但現任者連任成功比例為 33.9% 並非特別突出，且 PS 黨籍的現任者優勢下降許多，主要原因不外乎是受到 Hollande 領導的 PS 政府在過去五年的執政不佳使民心轉變。與之相對的右派傳統大黨 LR，即便遭受 Fillon 的領乾薪醜聞風暴影響其總統選舉選情，但在國會現任者參選的結果得知，多數的 LR 現任者仍可連任成功，而成功比率也僅有 52.9%，和脫離他黨轉投 LREM 的現任者當選比率 100% 有著極大的差異。

另外值得注意的現象在於 LREM 是屬於新興政黨，在舊國會中並沒有任何席次，蜜月期選舉時程下，國會儼然成為總統的第三輪選舉，假設府會一致的政治局面受到法國多數選民偏好，國會選舉就會傾向支持總統的政黨，在 LREM 的勝選氣勢下使得舊國會以 PS 與 LR 為多數的現任者優勢下降，過去現任者的優勢如此明顯在於國會議職都是由 PS 與 LR 所占多數，且總統當選人也都來自這兩大陣營，有著衣尾效應之加持，對現任者而言更是如虎添翼。本次選舉現任者的優勢下降之因可歸納為兩點：1. 舊國會由 LR 與 PS 占多數，而 LR 與 PS 均在總統大選中失意；2. 總統當選人之政黨在舊國會沒有任何席次，以至於現任者缺少總統當選人的衣尾效應作為加持。當然該理論仍須藉由下次總統選舉選舉結果與國會選舉結果來檢證之。

而本次選舉 PS 瓦解程度被 BBC (2017k) 比喻為該黨有史以來最嚴拒的挑戰，依照國會選舉的分析結果得知，過去支持 PS 的選區在本次選舉中傾向支持 LREM 的國會候選人。如同 1981 年與 1988 年大選，Mitterrand 創造蜜月期選舉時程下犧牲其他左派政黨的選票，進而壯大 PS 的實力，開創 PS 的黃金年代。2017 年大選 LREM 在蜜月期選舉時程下也囊括多數過去以 PS 為主的選區，在總統大選中更是吸引多數 PS 的支持者轉投票給 Macron，至於 LREM 能否完全取代 PS 造就法國政黨解組與重組仍需時間觀察。根據本文的研究結果發現，法國總統的衣尾效應確實在蜜月期選舉時程下可

以完全發揮，但國會候選人本身的政治經驗與政治聲望仍作為影響選民投票的主要因素，衣尾效應則可視為總統當選人替同黨候選人選情的「加持作用」，當候選人本身具有政治經驗即聲望時，當選機率將大幅度上升；當候選人沒有勝選經驗時，雖然當選機率不如政壇老手，但仍有顯著的加持作用<sup>67</sup>。蜜月期選舉時程更是使衣尾效應有效發揮的最主要因素，如同多位政治學者所述般，國會選舉在法國以逐漸演變為總統的第三輪選舉，左右共治在出現的機率大幅度下降，即使新興政黨也得以憑藉其總統當選人的衣尾效應獲得國會多數，給予總統有力的支持，確保總統持續作為第五共和最主要的實際領導中心。



---

<sup>67</sup> 請參閱第參章第二節，LREM 無勝選經驗候選人當選比率（47.3%）與其他政黨無勝選經驗候選人當選比例（8.8%）之懸殊差異，由此可得知總統衣尾效應確實具有關鍵影響力。

## 參考文獻

### 期刊論文、專書與專書論文、學位論文

- Abramson, Paul R. 1983. *Political Attitudes in America: Formation and Change*. San Francisco, CA :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Press.
- Alan I. Abramowitz. 1986. "The president's party in midterm elections: Going from bad to wors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0(3): 562-576.
- Almond, Gabriel A. and Sidney Verba. 1963. *The Civic Cul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ahro, H., Bayerlein, Bernhard H., Vesper, Ernst. 1998. "Duverger's concept: Semi-presidential government revisited."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34(2): 201-224.
- Bean, Louis H. 1948. *How to predict elections*. New York, NY: Alfred Knopf.
- Becker, Jean-Jacques. 2002. *Nouvelle Histoir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 Crises et alternances (1974-2000)*, t. 19, Paris: Seuil.
- Brouard, S., Costa, O., Kerrouche, E., & Schnatterer, T. 2013. "Why do French MPs Focus More on Constituency Work than on Parliamentary Work?". *Journal of Legislative Studies*, 19(2): 141-159.
- Burnham, Walter Dean. 1975. "Insulation and Responsiveness in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90(3): 411-435.
- Cain, Bruce E., John A. Ferejohn, and Morris P. Fiorina. 1987. *Personal Vote: Constituency Service and Electoral Independe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 Calabresi, Steven G. and Lindgren James. 2006. "The President: Lightning Rod or King." *Yale Law Journal*, 115: 2611-2622.
- Calvert, Randall L. and Ferejohn, John A. 1983. "Coattail Voting in Recent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7(2): 407-419.
- Campbell, Angus, Gerald Gurin, and Warren E. Miller. 1954. *The Voter Decides*.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 Campbell, James E. 1986. "Predicting seat gains from presidential coattail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0(1): 165-183.
- Campbell, James E. 1991. "The Presidential Surge and its Midterm Decline in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1868-1988."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n behalf of the Souther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53(2): 477-87.
- Campbell, James E. 1993. "Surge and Decline: The National Evidence" *Washington,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 24: 397-418.
- Carstairs, Andrew McLaren. 1980. *A Short History of Electoral Systems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 Caramani, D. (1996) The nationalisation of electoral politics: Conceptual reconstruction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19(2): 205–224.
- Cole, Alistair. 2002. A Strange Affair: The 2002 Presidential and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in France.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37(3): 317-342
- Cole, Alistair. 2017. *French Politics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Costa, Olivier. 2012. “Far away, so close: Parliament and citizens in France.” *The Journal of Legislative Studies*, 18(3-4): 294-313.
- Costa, Olivier., Schnatterer, Tinette., Brouard, Sylvain., and Kerrouche, Eric., 2011. “French MPs: Nation’s Voice or Local Interest Broke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sup>e</sup>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Associations francophones de Science politique, Bruxelles.
- Cox, Gary W., and Kernell, Samuel. 1991. “Introduction: Governing a Divided Era.” In *The Politics of Divided Government*, eds. Gary W. Cox and Samuel Kernell.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Cox, Gary W., and Katz, Jonathan N. 1996. “Why did the incumbency advantage in U.S. House elections grow?”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0(2): 478-497
- De Sio, Lorenzo., Paparo, Aldo. 2018. “Conflict mobilization for Le Pen, problem-solving for Macron: voting models reveal two opposite visions of France.” *The year of challengers? Issues, public opinion, and election Western Europe in 2017*. Roma: Centro Italiano Studi Elettorali: 97-104.
- Dupoirier, E. and N. Sauger. 2010. “Four Rounds in a Row: Interactive Effects among Legislative and Presidential Election Outcomes in France.” *French Politics* 8, 1: 21-41.
- Duhamel, Olivier. 2003. *Le pouvoir politique en France*. 5<sup>ème</sup> ed., Paris: PUF.
- Evans, Jocelyn and Ivaldi Gilles. 2017. “An atypical ‘honeymoon’ election? Contextual and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in the 2017 French legislative elections.” *French Politics*, 15(3): 322–339.
- Emanuele, Vincenzo. 2018. “The hidden cleavage of the French election: Macron, Le Pen and the urban-rural conflict” *The year of challengers? Issues, public opinion, and election Western Europe in 2017*. Roma: Centro Italiano Studi Elettorali: 91-96.
- Emanuele, Vincenzo., De Sio, Lorenzo., and Michel, Elie. 2018. “A shared agenda, with a right-wing slant: public opinion priorities towards the French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year of challengers? Issues, public opinion, and elections in Western Europe in 2017*. Roma: Centro Italiano Studi Elettorali: 63-68.
- Fauvelle-Aymar, Christine, Lewis-Beck, Michael S., and Nadeau, Richard. 2011. “French Electoral Reform and the Abstention Rate”. *Parliamentary Affairs*, 64(1): 45–60.
- Ferejohn, John A. and Calvert, Randall L. 1984. “Presidential Coattail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8(1): 127-146.
- Fiorina, Morris P. 1977. "The Case of the Vanishing Marginals: The Bureaucracy Did 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177-81
- Flemming, Gregory N. 1995. “Presidential Coattails in Open-Seat Elections.”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20(2): 197-211.

- Francois, Abel. 2006. "Testing the 'Baobab Tree' Hypothesis: The Cumul des Mandats as a Way of Obtaining More Political Resources and Limiting Electoral Competition." *French Politics*, 4: 269-291.
- Gaffney, John. 2010.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France: From Charles de Gaulle to Nicolas Sarkozy. (French Politics, Society and Cultur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Gschwend, Thomas and Leuffen, Dirk. 2003. "When Voters Choose Regimes: The Issue of Cohabitation in the French Elections of 2002." Paper presented at *Mannheimer Zentrum für Europäische Sozialforschung* Conference, Mannheim, Germany.
- Gschwend, Thomas and Leuffen, Dirk. 2005. "Divided we stand—unified we govern? Cohabitation and regime voting in the 2002 French elec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5(4): 691-712.
- Hanson, Stephen E. 2010a. *Post-Imperial Democracies: Ideology and Party Formation in Third Republic France, Weimar Germany, and Post-Soviet Rus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nson, Stephen E. 2010b. "The Founding of the French Third Republic."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3(8/9) 1023–1058
- Jacobson, Gary C. 1990. *The Electoral Origins of Divided Government*. Boulder: Westview.
- Jacobson, Gary C. 1991. "Explaining Divided Government: Why Can't the Republicans Win the House?"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4(4): 640-43.
- Jacobson, Gary C. 1992. *The Politics of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3rd ed. Boston, MA: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 Krasner, Stephen D. 1984. "Approaches to the state: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and historical dynam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16(2): 223-246.
- Lazardeux, Sébastien G. 2009. "The French National Assembly's Oversight of the Executive: Changing Role, Partisanship and Intra-Majority Conflict." *West European Politics*, 32(2): 287-309.
- Lipset, S. M, Rokkan, S. 1967.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Luttbeg, Norman R. and Michael M. Gant. 1995. *American Electoral Behavior: 1952-1992*. 2nd Edition. Itasca, IL: F. E. Peacock Publisher, Inc.
- Lynch, Katherine A. 1988. "Family, Class, and Ideology in Early Industrial France: Social Policy and the Working-Class Family, 1825–1848."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Madej, Małgorzata. 2008. "Cohabitation: The Parliamentary Aspect of The French Semi presidential System." *Polish Political Science*, 37: 184-207.
- Maggini, Nicola., De Sio, Lorenzo., and Michel, Elie. 2018. "Ideology or 'cherry-picking'? Te issue opportunity structure for candidates in France." *The year of challengers? Issues, public opinion, and elections in Western Europe in 2017*. Roma: Centro Italiano Studi Elettorali: 79-76.
- Magni-Berton, Raul and Robert, Max-Valentin. 2017. "Maximizing presidential coattails: the impact of the electoral calendar o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French Politics*, 15(4): 488–504.

- Malézieux, M. 1959. "The Fifth Republic."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8(2): 218–227.
- Mayer, Nonna. 2013. "From Jean-Marie to Marine Le Pen: Electoral Change on the Far Right." *Parliamentary Affairs*, 60(1): 160-178.
- Mayhew, David R. 1991. *Divided We Govern: Party Control, Lawmaking, and Investigations, 1946-1990*.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Mayhew, David. 1974. *Congress: The Electoral Connec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McAllister, Ian and Darcy, Robert. 1992. "Sources of Split-Ticket Voting in the 1988 American Elections." *Political Studies*, 40: 695-712.
- Michel, Elie. 2018a. "French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Macron's successful bet" *The year of challengers? Issues, public opinion, and elections in Western Europe in 2017*. Roma: Centro Italiano Studi Elettorali: 113-114.
- Michel, Elie. 2018b. "French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 expected surprise." *The year of challengers? Issues, public opinion, and elections in Western Europe in 2017*. Roma: Centro Italiano Studi Elettorali: 87-90.
- Michel, Elie. 2018c. "Macron with a comfortable majority undermined by record low Turnout." *The year of challengers? Issues, public opinion, and elections in Western Europe in 2017*. Roma: Centro Italiano Studi Elettorali: 115-120.
- Mondak, Jeffery J. 1990. "Determinants of coattail voting." *Political Behavior*, 12(3): 265-288.
- Mueller, John E. 1970. "Presidential Popularity from Truman to Johns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8: 18-34.
- Murray, Rainbow. 2008. "The Power of Sex and Incumbency: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Electoral Performance in France." *Party Politics*, 14(5): 539-554.
- Norris, Pippa and Joni Lovenduski. 1995. *Political Recruitment: Gender, Race and Class in the British Parlia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orris, Pippa. 2004. *Electoral Engineering: Voting Rules and Political Behavi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paro, Aldo. 2018. "Where does Macron's success come from? A look at electoral shifts with an eye on the legislative elections." *The year of challengers? Issues, public opinion, and elections in Western Europe in 2017*. Roma: Centro Italiano Studi Elettorali: 105-112.
- Paparo, Aldo., De Sio, Lorenzo., and Michel, Elie. 2018. "Who will solve France's problems? Candidate credibility on issues with top priority" *The year of challengers? Issues, public opinion, and elections in Western Europe in 2017*. Roma: Centro Italiano Studi Elettorali: 69-78.
- Russo, Luana., Dolez, Bernard. and Laurent, Annie. 2013. "Presidential and legislative elections: How the type of election impacts the degree of nationalization - The case of France (1965-2012)." *French Politics*, 11(4): 356-372.

- Petrocik, John R. (1991) "Divided Government: Is It All in the Campaigns?" In *The Politics of Divided Government*, ed. Gary W. Cox and Samuel Kernell.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Pp. 13-38.
- Sartori, Giovanni. 1976.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auger, Nicolas. 2009. "Party discipline and coalition management in the French parliament." *West European Politics*, 32(2): 310-326.
- Shields, James. 2013. "Marine Le Pen and the 'New' FN: A Change of Style or of Substance?" *Parliamentary Affairs*, 66(1): 179-196.
- Shirer, William L. 1969. *The Collapse of the Third Republic: An Inquiry into the Fall of France in 1940*.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Shugart, Matthew and Carey, John. 1992. *Presidents and Assembl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iaroff, Alan. 2003. "Comparative presidencies: The inadequacy of the presidential, semi-presidential and parliamentary distinc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2(3): 287-312.
- Slater, Malcolm. 1985. *Contemporary Language Studies*. London: Palgrave.
- Stimson, James A. 1976. "Public Support for American Presidents: A Cycle Model."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0: 1-21.
- Waldman, David., Bass, Bernard M., and Yammarino, Francis J. 1990. "Adding to contingent-reward behavior: The augmenting effect of charismatic leadership." *Group & Organizational Studies*, 15(4): 381-394.
- Weber, Eugen. 1988. "Religion and Supersti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The Historical Journal*, 399-42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王振寰，1998，〈地方派系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國策專刊》，1: 6-8。
- 王業立，2011，《比較選舉制度》，台北：五南。
- 王維芳，2002，〈“半總統制”下的政治穩定：以中華民國為例〉，《遠景基金會季刊》，3(3): 47 - 74。
- 王蓓潔，2017，〈初探地方議會選舉政黨化傾向—以 2010 年、2014 年直轄市議員選舉為例〉，《國會季刊》，45(1): 51-69。
- 江大樹，1994，〈「雙首長制」憲政架構解析—中法相關經驗的比較〉，《理論與政策》，8(2): 29-45。
- 吳文程，2014，〈解嚴後臺灣政黨的競爭策略：Downs 理論的再檢視〉，《東吳政治學報》，32(3): 1-49。
- 吳重禮，1998，〈美國「分立性政府」與「一致性政府」體制運作之比較與評析〉，《政治科學論叢》，9: 61-90。
- 吳重禮，2005，〈憲政設計、政黨政治與權力分立：兼論美國分立政府的運作經驗〉，《問題與研究》，45(3): 133-166。

- 呂世昌，2008，〈法國第四共和的選舉制度及其政治效應〉，《中正學報》，8: 113-140。
- 呂炳寬、徐正戎，2005，〈選舉時程的憲政影響：從法國經驗談起〉，2005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 施奕任，2009，〈2005年臺灣憲政改革之制度分析〉，《孫學研究》，7: 145-173。
- 林長志、黃紀，2007，〈不同層級選舉中之一致與分裂投票：2005年台北縣之分析〉，《問題與研究》，46(1): 1-32。
- 胡祖慶，2008，〈戴高樂和右派結盟之研究〉，《全球政治評論》，22: 65-80 胡祖慶，2014，〈府院關係本質對於政黨輪替的影響：以法國第五共和為例〉，《全球政治評論》，45: 47-64。
- 徐正戎，2002，《法國總統權限之研究》，台北：元照。
- 徐永明，2002，〈單一選區兩票制政治衝擊的模擬〉，《新世紀智庫論壇》，17: 6-16。
- 郝培芝，2010，〈法國半總統制的演化：法國2008年修憲的憲政影響分析〉，《問題與研究》，49(2): 65 - 98。
- 郝培芝，2014，〈蜜月期選舉時程與衣尾效應：法國半總統制下總統與國會選舉之分析〉，《東吳政治學報》，32(2): 1-64。
- 張台麟，2005，〈九〇年代以來法國政黨的結盟與重組〉，《問題與研究》，44(1): 21-44。
- 張台麟，2013，《法國政府與政治》，台北：五南。
- 張峻豪，2011，〈半總統制運作類型的跨國研究〉，《問題與研究》，50(2): 107-142。
- 盛杏媛，2003，〈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在立法過程中的影響力：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的比較〉，《台灣政治學刊》，7(2): 51-105。
- 盛杏媛、黃士豪，2006，〈臺灣民眾為什麼討厭立法院？〉，《臺灣民主季刊》，3(3): 85-128。
- 盛杏媛，2010，〈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穩定與變遷：定群追蹤資料的應用〉，《選舉研究》，17(3): 1-33。
- 盛治仁、白瑋華，2008，〈陳水扁總統首任施政評價影響因素探討〉，《東吳政治學報》26(1): 1-50
- 許增如，1999，〈一九九六年美國大選中的分裂投票行為：兩個議題模式的探討〉，《歐美研究》，29(1): 83-126。
- 陳宏銘、蔡榮祥，2008，〈選舉時程對政府組成型態的牽引力：半總統制經驗之探討〉，《東吳政治學報》，26(2): 117 - 180。
- 陳明通、楊喜慧，2016，〈2014臺灣地方選舉[柯文哲現象]的外溢效果：民進黨新竹市長候選人林智堅的個案分析〉，《選舉研究》，23(1): 起訖頁？。



- 游盈隆，2004，〈對第六屆立委選舉的幾個觀察與反省〉，《臺灣民主季刊》，1(4): 161 - 167。
- 黃秀端，1997，〈政治文化：過去、現在與未來〉，《東吳政治學報》，8: 47-85。
- 歐書函，2015，〈權力運作和施政表現：以法國總統歐蘭德為例〉，嘉義：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學位論文。
- 蔡相廷，2010，〈歷史制度主義的興起與研究取向－政治學研究途徑的探討〉，《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人文社會類》，41(2): 39-76。

### 媒體報導

- Bonnefous, Bastien & Pietralunga, Cédric. 2017. “De « mouvement » à « parti », La République en marche se prépare à une mue délicate”. [https://www.lemonde.fr/la-republique-en-marche/article/2017/09/06/de-mouvement-a-parti-la-republique-en-marche-se-prepare-a-une-mue-delicate\\_5181710\\_5126036.html](https://www.lemonde.fr/la-republique-en-marche/article/2017/09/06/de-mouvement-a-parti-la-republique-en-marche-se-prepare-a-une-mue-delicate_5181710_5126036.html) (Accessed on Jul. 25, 2018).
- Chrisafis, Angelique. 2017. “French presidential election: how the candidates compare.”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apr/04/french-presidential-election-how-the-candidates-compare>. (Accessed on May. 3, 2018).
- Goguel, François. 1981. ““Encore un regard sur les elections legislatives de juin 1981” *Le Monde en* (June 2). (Accessed on Oct. 30, 2017).
- John, Tara. 2017. “Your Complete Guide to the French Presidential Elections.” <http://time.com/4720432/french-presidential-elections/> (Accessed on May. 3, 2018).
- Leloup, Damien. 2017. “Législatives : les Français de l'étranger privés de vote électronique pour des raisons de sécurité” *Le Monde en* (March 3). (Accessed on Apr. 25, 2018).
- Marlowe, Lara. 2017. “Candidates line up to be part of Macron's En Marche! Movement.” *The Irish Times* (May 11). <https://www.irishtimes.com/news/world/europe/candidates-line-up-to-be-part-of-macron-s-en-marche-movement-1.3080145>. (Accessed on Nov. 2, 2017).
- Murphy, Clare. 2002. “Reluctant landslide seen for Chirac.” *BBC* (May 4). <http://news.bbc.co.uk/2/hi/europe/1968565.stm>. (Accessed on Oct. 2, 2017).
- Sandford, Alasdair. 2017. “What are Marine Le Pen's policies?” Euronews. <http://www.euronews.com/2017/02/09/what-do-we-know-about-marine-le-pen-s-policies>. (Accessed on Oct. 10, 2017).
- Wilgos, Galaad. 2017. “Pourquoi tout le monde crée des mouvements et plus personne ne crée de partis.” *Slate*. <http://www.slate.fr/story/145944/partis-mouvements> (Accessed on Jul. 25, 2018).

- AP News. 2018. "France's Macron asks Catholics to voice euthanasia concerns."  
[https://apnews.com/092112b077344850947109f7e3838fc4/France's-Macron-asks-Catholics-to-voice-euthanasia-concerns?utm\\_source=Pew+Research+Center&utm\\_campaign=be0498ba64-EMAIL\\_CAMPAIGN\\_2018\\_04\\_10&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3e953b9b70-be0498ba64-400098637](https://apnews.com/092112b077344850947109f7e3838fc4/France's-Macron-asks-Catholics-to-voice-euthanasia-concerns?utm_source=Pew+Research+Center&utm_campaign=be0498ba64-EMAIL_CAMPAIGN_2018_04_10&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3e953b9b70-be0498ba64-400098637) (Accessed on May. 13, 2018).
- BBC. 2002. "Q&A: French parliamentary election."  
<http://news.bbc.co.uk/2/hi/europe/2024894.stm>. (Accessed on Oct. 13, 2017).
- BBC. 2010. "Marine Le Pen in bid to head France's National Front."  
<http://news.bbc.co.uk/2/hi/europe/8617647.stm>. (Accessed on Oct. 17, 2017).
- BBS. 2016. "French economy minister Emmanuel Macron resigns."  
<https://www.bbc.com/news/av/world-37225807/french-economy-minister-emmanuel-macron-resigns>. (Accessed on Jul. 15, 2018).
- BBC. 2017a. "France election: Macron party set for big parliamentary win."  
<http://www.bbc.com/news/world-europe-40242531>. (Accessed on Nov. 4, 2017).
- BBC. 2017b. "Still one election to go." <http://www.bbc.co.uk/programmes/p0529tq6>.  
(Accessed on Nov. 4, 2017).
- BBC. 2017c. "Emmanuel Macron: What are the French president's policies?"  
<http://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9845905>. (Accessed on Nov. 4, 2017).
- BBC. 2017d. "Fillon payment inquiry: What you need to know"  
<http://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8840647>. (Accessed on Nov. 5, 2017).
- BBC. 2017e. "France elections: What makes Marine Le Pen far right?"  
<http://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8321401>. (Accessed on Nov. 5, 2017).
- BBC. 2017f. "French election 2017: Why is it important?"  
<http://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9130072>. (Accessed on Nov. 5, 2017).
- BBC. 2017g. "Marine Le Pen: Taking France's National Front out of the shadows"  
<http://www.bbc.com/news/world-europe-12202197>. (Accessed on Nov. 6, 2017).
- BBC. 2017h. "Five reasons why Macron won the French election"  
<http://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9791036>. (Accessed on Nov. 6, 2017).
- BBC. 2017i. "Emmanuel Macron: French president-elect to fight 'forces of division'"  
<http://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9841707>. (Accessed on Nov. 6, 2017).
- BBC. 2017j. "French election 2017: Who are the final candidates?"

- <http://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8220690>. (Accessed on Apr. 14, 2018)
- BBC. 2017k. “Is France's Socialist Party dead?”  
<http://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9900003>. (Accessed on Apr. 14, 2018)
- Financial Times. 2016. “France: Hollande’s travaux.” <https://www.ft.com/content/0b105f28-bf61-11e5-846f-79b0e3d20eaf>. (Accessed on Apr. 14, 2018)
- Financial Times. 2017. “French election results: Macron’s victory in charts”  
<https://www.ft.com/content/62d782d6-31a7-11e7-9555-23ef563ecf9a>. (Accessed on Sep. 19, 2017).
- Foreign Policy. 2017. “The Radical Centrism of Emmanuel Macron”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7/04/24/the-radical-centrism-of-emmanuel-macron/>.  
(Accessed on Sep. 19, 2017).
- France 24. 2017. “Former Socialist PM Valls to seek parliamentary seat for Macron's party.”  
<http://www.france24.com/en/20170509-france-socialist-pm-valls-run-parliamentary-candidate-macron-political-movement>. (Accessed on Oct. 10, 2017).
- Liberation. 2017. “Macron lance un appel à ses «marcheurs» pour les investitures aux législatives.” [http://www.liberation.fr/politiques/2017/01/19/macron-lance-un-appel-a-ses-marcheurs-pour-les-investitures-aux-legislatives\\_1542650](http://www.liberation.fr/politiques/2017/01/19/macron-lance-un-appel-a-ses-marcheurs-pour-les-investitures-aux-legislatives_1542650). (Accessed on Sep. 17, 2017).
- Life site news. 2017. “France elects pro-abortion, pro-LGBT Macron as president”  
<https://www.lifesitenews.com/news/france-elects-pro-abortion-pro-lgbt-macron-as-president> (Accessed on Dec. 9, 2017).
- Politico. 2017. “Macron’s centrist party dealt a blow in Senate vote”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mmanuel-macron-lrem-election-centrist-party-dealt-a-blow-in-senate-vote/>. (Accessed on Sep. 20, 2017).
- Reuters. 2017a. “Factbox: Jean-Luc Melenchon's presidential election policie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france-election-programme-melenchon-f-idUSKBN17G1A2>. (Accessed on Sep. 19, 2017).
- Reuters. 2017b. “Factbox: Francois Fillon's presidential election policie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france-election-programme-fillon-fact/factbox-francois-fillons-presidential-election-policies-idUSKBN17G19Y?il=0>. (Accessed on Sep. 19, 2017).

- Reuters. 2017c. "Probe into France's Fillon widened to include suits gift - judicial source."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france-election-fillon/probe-into-frances-fillon-widened-to-include-suits-gift-judicial-source-idUSKBN16N2NX?il=0>. (Accessed on Sep. 20, 2017).
- The Guardian. 2016a. "How François Fillon became the French right's new hope."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nov/23/francois-fillon-french-right-favourite-election> (Accessed on Oct. 4, 2017).
- The Guardian. 2016b. "Resignation of French minister Macron fuels presidential bid rumours."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aug/30/frances-economy-minister-emmanuel-macron-resigns>. (Accessed on Jul. 15, 2018)
- The Guardian. 2017a. "French Socialists choose leftwing rebel Benoît Hamon for Élysée fight."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jan/29/french-socialists-leftwing-rebel-benoit-hamon-elysee-manuel-valls-francois-hollande-presidency>. (Accessed on Oct. 5, 2017).
- The Guardian. 2017b. "Emmanuel Macron vows unity after winning French presidential electio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may/07/emmanuel-macron-wins-french-presidency-marine-le-pen> (Accessed on Apr.14, 2018).
- The Local. 2017a. "A look inside France's new, younger and less male dominated parliament." <https://www.thelocal.fr/20170619/inside-frances-new-parliament-key-changes>. (Accessed on Sep. 19, 2017).
- The Local. 2017b. "French candidates aim to ride Macron wave to parliament." <https://www.thelocal.fr/20170605/french-candidates-aim-to-ride-macron-wave-to-parliamen>. (Accessed on Sep. 19, 2017).
- The Telegraph, 2017, "Emmanuel Macron unveils parliamentary candidates - half political newcomers, half women."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2017/05/11/emmanuel-macron-unveils-parliamentary-candidates-half-political/>. (Accessed on Sep. 19, 2017).
- The Telegraph, 2017, "French election results: How the Parliament looks as Macron's party claims an astounding majority."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2017/06/19/french-election-results-new-parliament-looks-macrons-new-party/>. (Accessed on Nov. 11, 2017).

- The Telegraph. 2017. “Who is left-wing firebrand Jean-Luc Mélenchon and what are his policies?”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0/left-wing-firebrand-jean-lucmelenchon-policies/>. (Accessed on Oct. 10, 2017).
- The Washington Post. 2017. “Senate Republicans are scraping together votes to debate the health-care bill.” [www.washingtonpost.com/graphics/2017/politics/ahca-senate-whip-count/?utm\\_term=.16be51ead269](http://www.washingtonpost.com/graphics/2017/politics/ahca-senate-whip-count/?utm_term=.16be51ead269). (Accessed on Sep. 30, 2017).
- Uspa News. 2017. “En marche the Movement of Emmanuel Macron change the name and evolve a party.” <http://www.uspa24.com/bericht-11159/en-marche-the-movement-of-emmanuel-macron-change-the-name-und-evolve-a-party.html>. (Accessed on Jul. 15, 2018).
- Vosges Television. 2017. “Législatives : Patrick Lagarde (LR-UDI) retire sa candidature sur la 3ème circo.” <https://www.vosgestelevision.tv/Info-en-plus/Legislatives-Patrick-Lagarde-LR-UDI-retire-sa-A0NyvEcPIY.html>. (Accessed on Apr. 14, 2018).
- Vox. 2017. “The French election, explained in 9 maps and charts” <https://www.vox.com/world/2017/4/25/15409924/french-election-charts> (Accessed on Apr. 29, 2018).
- 王思為，2016，〈法國總統交接之憲政慣例〉，《民報》，  
<http://www.peoplenews.tw/news/f8431ca1-2f4d-4fcf-8db3-fd67dcef513b>，查閱時間：2018/4/21。
- BBC，2016，〈薩科齊應就 2012 選舉開支接受審判〉，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6/09/160905\\_sarkozy\\_trial\\_recommendaion](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6/09/160905_sarkozy_trial_recommendaion)，查閱時間：2017/11/2。
- 大紀元，2017，〈Macron 派國會選舉大勝 留心雙面刃〉，  
<http://www.epochtimes.com/b5/17/6/19/n9280540.htm>，查閱時間：2017/10/2。
- 今日新聞，2017，〈乾薪門醜聞費雍公開道歉 堅不退出總統大選〉，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70207/2396038>，查閱時間：2017/10/2。
- 東森新聞，2016，〈涉違反選舉開支法 重創法國前總統薩科齊明年選情〉，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60217/648799.htm>，查閱時間：2017/11/12。
- 法國世界之聲，2017a，〈法國立法選舉指南〉，[trad.cn.rfi.fr/法國/20170606-法國立法選舉指南](http://trad.cn.rfi.fr/法國/20170606-法國立法選舉指南)，查閱時間：2017/10/2。

法國世界之聲，2017b，〈看法國海外選民如何進行投票〉，[trad.cn.rfi.fr/法國/20170423-看法國海外選民如何進行投票](http://trad.cn.rfi.fr/法國/20170423-看法國海外選民如何進行投票)，查閱時間：2018/4/25。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報導(中文)，2017，〈法國為何難掀起“團結一致反極右”的氣勢？〉，[trad.cn.rfi.fr/政治/20170427-法國為何難掀起“團結一致反極右”的氣勢？](http://trad.cn.rfi.fr/政治/20170427-法國為何難掀起“團結一致反極右”的氣勢？)，查閱時間：2017/10/4。

### 網路資料

Assemblée nationale. 2017. “Histoire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http://www2.assemblee-nationale.fr/decouvrir-l-assemblee/histoire>. (Accessed on Nov. 20, 2017).

En Marche! 2017. “Comment nos candidats aux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ont-ils été choisis ?” <https://en-marche.fr/articles/actualites/elections-legislatives>. (Accessed on Nov. 20, 2017).

En Marche! 2017. “Liste des investis aux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https://en-marche.fr/articles/communiqués/communiqué-liste-investis>. (Accessed on Nov. 20, 2017).

Freedom House. 2017. “Freedom in the World 2017.”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freedom-world-2017>. (Accessed on Sep. 30, 2017).

Gouvernement.fr. 2018. “Former Prime Ministers of the Fifth Republic.” <https://www.gouvernement.fr/en/former-prime-ministers-of-the-fifth-republic>. (Accessed on Jul. 15, 2018).

HuffPost Pollster. 2017. “France Presidential Election.” <http://elections.huffingtonpost.com/pollster/france-presidential-election-round-1>. (Accessed on Oct. 2, 2017).

Ifop-Fiducial. 2017. “France Presidential Election - Macron 25%, Le Pen 23% (Ifop-Fiducial 4/18-4/21).” <http://elections.huffingtonpost.com/pollster/polls/ifop-fiducial-27528>. (Accessed on Oct. 4, 2017).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2017. “Elections” <https://www.interieur.gouv.fr/Elections>. (Accessed on Oct. 4, 2017).

Opinion way. 2017. “PrésiTrack le suivi quotidien de la Présidentielle 2017.” <http://opinionlab.opinion-way.com/dokumenty/PrésiTRACK-OpinionWay-Orpi-Resultatsdelasemainedu17au21avril.pdf>. (Accessed on Mar. 29, 2018).

Statista. 2017. “Unemployment rate in France during the first quarter of 2017, by region.”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760769/unemployment-rate-by-region-france/>.

(Accessed on Apr. 5, 2018).

